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動 運 女 婦

著 凱 倫 愛
譯 文 苑 林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Ellen Key 著
林苑文 譯

漢譯
世界
名
著

婦

女

運

動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34490·2)

漢譯世界著名婦女運動一冊

The Woman Movement

每冊定價國幣捌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原 著 者 Ellen Key

譯 述 者 林 苑 文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集

群

愛倫凱小傳 譯自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愛倫凱（一八四九——一九二六），瑞典的婦女運動者，是一個顯著的國會議員的女兒，在一個深具教育興趣及自由思想的環境中生長。在三十一歲時，牠開始教學，後在瑞京斯德歌摩爾演講文學、藝術及社會問題。在事業開始時，她對於研究婦女問題便很有興趣。與她同時代的婦女運動者都特別注重女子在各種活動上與男子平等及有權得到同樣的酬報等問題。愛倫凱則對於女子之不加區別地競爭她視為男子的工作表示惋惜，並闡明她一向所提倡的女子是最適合於作母親的主張。這似乎是落伍的思想使她受一般婦女運動者的反對。在一九〇〇年左右的時候，她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去專心從事於闡明及傳播她的見解。

為男子及女子獲得同樣的教育、經濟的及政治的機會，是愛氏的計劃中之一個必需的目標，可不是它的最終目的。為了她自己及她做母親的使命，女子須有機會作完全的發展。一夫一妻

的婚姻是一種最合意的結合，可是有愛沒有結婚比結婚沒有愛好。愛氏對於性的關係之有判斷力的，坦白的分析及她對改良之無畏的指導結果受一般人的誹謗，可是她的理論時常被視為理想的。在更改十九世紀對於性的虛偽的及矯枉過正的態度這方面，她是一個重要的力量，而在西方各處，她的理想成爲婦女運動的精神上的興奮劑。許多她的特殊目的，如母道的保險，生產前後須充份的免除勞動，保護及重視母親與小孩，或已完成，或完成的可能性已比她熱心從事工作以前的可能性大。

愛倫凱是一個熱心的平和主義者，并深切地贊助勞工運動。她的「兒童的時代」(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一書——在這裏面她曾發表她的早期訓練是將來公民資格的基礎這種見解——使她成爲一個教育理論的重要權威。她相信教育是一種鼓勵個人主義與休戚相關主義的組合之力量。

序

十五世紀便開始有的論及婦女的權利與價值的文章，近來已大大的增加，這種文章的全集需要整個圖書館來貯藏。這些文章裏面代表各種各類，由統計表以至滑稽的文章。不單兩性，就是差不多生命的各階段也都與之有關。潛心攻讀這種文章，尤其關於它的富於想像與雅趣的及爭論的部份，我們可以找到豐富的材料去啓發出版者限定我工作的那個範圍：因婦女運動而生的新精神的狀態的表示，變遷，及相互的結果。因此我們得放下歷史的、科學的、政治的、經濟的、法律上的、社會學的、及神學的觀點。然而甚至對於我的工作，只限於心理方面的工作、時間、精力、及傾向都使我不能專心攻讀這種文章。所以我得限制我自己陳述大部份個人的觀察。

五十多年以前我便閱讀（Hertha）瑞典第一本「女權主義的」（論及婦女問題的）小說，及傾聽許多關於這本小說的爭論。我曾以愈來愈熱切的個人的興趣來注意婦女運動的工作

——尤爲重要的是，婦女運動會引起的新的心理狀態，派別及活動的方式；我也曾考慮到因這個運動而生的對於個人及社會之新的可能性及新的困難。

這本小書的有限的篇幅，使我不能用與前代作比較——可以啓發若干精神的改變及新的構造之比較——的方法來證實我的主張。我之以現在與以往的比較，只到我自己的記憶所及爲止。并且這些比較所講及關於以往的，大都是瑞典的情況；而我對於現在的印象，則從歐洲各處採集得來。不過我想我可以把兩者摘要爲一幅廣博的圖畫。因爲雖然前一代的瑞典婦女佔有現在仍爲許多國家的婦女所力爭的權利，最近十年來婦女運動前進之迅速，已使大多數情況變爲相等。誠然，有些白髮的婦女運動的擁護者看到她們的要求在這個新世紀陸續見諸實行——這些要求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在許多國家甚至在七十及八十年代，甚且爲這些擁護者自己所公開地及私自地嘲笑。在十年前仍未爲婦女解放所影響的人民中，例如在中國及土耳其人民中，婦女運動現在也已在進展。它達到的地步是這樣，就是即使婦女運動因國家的性質與法律之特徵而在每個國家內所繪畫的曲線不同，這個運動在各處都抱同樣的主張，必定跟從同樣的主要的方向，

并——遲早——一定得到同樣效果。

Hertha 這本包含瑞典婦女運動的主義的書爲婦女要求「自由與前途，及一個爲她的精神生活之家庭；」希望婦女能「保持她們自己本來的性質，不爲人所呆板地模造，不被人以線索帶引，一如她們沒有自己的靈魂來引導她們的路途一樣。」「婦女的靈魂須有養氣并須與男子共享生命的寶藏。」這是令人悲痛的，如果「女子的精神上的才能須成爲一塊休耕的田地，」如果法律「不許她自由去尋求幸福。」這本書要求女子有一種特權，就是「在一種高尚自覺的興奮中的女子該能知道她現在能做什麼及能獲得什麼；」她應該有自由去「登上她們的青春的力及自覺力所指示她的高峯；」她當完全自立并對男子能運用一種高舉的與使高尚的影響，對這個男子她說：「我的一切都將是你的，因此各人的一部份都加倍了。」

即使各種工作都讓她們參與，「上帝對她們的本性的規律將時常指導大多數的女子到家庭去，親近家庭的生活，做母親及負起養育小孩的責任——以較高尙的自覺力來負起這個責任。

婦女將做公民這個義意是指她們將成爲讓心靈的生活佔優勢的人。」

這幅將來的圖畫——在許多方面已經實現——之草成是在女子仍被逼去嘗「生活的空虛是最難堪的」這種滋味，在每個女子的遭遇都是「她的途路是黑暗的，她的將來是幽暗的，她的命運是狹窄的」的時候。

然而因爲「現實」是被大衆認爲「該是如此的，」「無論它是怎樣，也是對的，」這幅圖畫的作者便被稱爲「危險的，」「社會之分解者，」「狂妄的，」「可笑的，」布累麥小姐 (Mademoiselle Bremer) 的名字當時所獲的音調與夫累得力卡布累麥 (Fredrika Bremer) 的名字現在所獲的音調是完全不同的；它引起兩性間的爭鬪；它被人憎恨，被人嘲笑。

我想勸現在的年青女子讀 Hertha 這本書如此；她們會得到婦女運動在最近半世紀所進展的軌範，同時對於現在婦女運動在希求進展中所遇到的反對之性質，她們也會得到一個清楚的觀察。

露理斯序

無可疑的，所謂「婦女運動」現在已達到它的發展中的一個危急之秋。在這個時候，這個運動的一個最進步的領袖對它目前的問題及它目前的困難作一番討論，是合時及最值得我們嚴重地注意的。

早期的婦女運動的宣傳者，在一世紀或較久以前，正確地視婦女運動為一個最大的與廣博的，影響整個生活的運動。她們渴望為女子取得與男子同樣的機會來作自由的人的發展，可是無論關於教育、職業、婚姻、財產、或政治的選舉權，她們都不特別注重取消任何一個或一羣無能力的人。她們都是具有廣闊的及完善的智識的人；她們從未想到任何一個孤獨的改革，對於一切她們所想改正的弊端只是一種微賤的萬靈藥而已；她們盼望一個沿着整條路線的緩慢的改革。她們以為這樣的改革不特為女子，且為一般人類擴大及致富整個人類生活的範圍。誠然，這就是一種

現仍鼓勵着那個運動的最聰明及最有先見之明的擁護者之精神，我們只需提及橄欖什賴納 Olive Schreiner 的「婦人與勞動」Woman and Labour。

然而，當真正的實際的改革時期開始時，很明顯的，相當的集中的注意力是需要的。很合理的，教育尋常是集中注意力的第一個目標，漸漸的，沒有任何過度的衝突，少女的教育在可能的範圍內已被提高到與男孩子差不多的教育的程度了。婦女運動這第一個大階段難免引入第二階段。這第二階段要求現在已受教育的女子參進以前為男子獨佔的職業——以前只有男子受過從事這些職業的訓練。這第二階段現在大部份已完成了，目前在文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守舊的及動作遲緩的地方如英國，很少職業是女子得不到與男子同樣練習的機會的。然而，與這個運動相伴的——在比較很早以前便開始的，並且與任何自覺的運動完全分離的——有一種趨向，就是變更法律使之對於女子及她們個人的權利，尤其關於婚姻及財產的權利，更為有利。這些法律的改革是由男子的，議員完全為男子所選舉的，議會所實行，而且它們的大部份都是不用任何女子的強烈的壓力便見諸實行的。雖然，女權運動者很久便要求女子應有份制定統治女子的法律，而在

這個階段，在上世紀中葉的時候，他們開始急迫地提出女子的議會選舉權這個要求。困難自然比提高女子的教育程度，甚或比以一向爲男子所獨佔的職業開放給女子的困難還要大得多。在新的國家裏面，有時在小而老的國家裏面，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可是在大的及老的國家，具有固定的及複雜的組織之國家內，依照新的要求來整頓舊的組織，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困難完全不是在掌權的男政客之不願意；反之，這是一件往往被忽略的事實，尤其在英國，大部份著名的政治家及一般的議會議員都贊成女子以選舉權，以比例法算起來這種人也許比社會其他任何一種贊成這個要求的人數還要多得多。除了因前時的組織的方法而生的阻滯以外，那就是主要的困難。男性的選舉人及她們的女界都不具有任何獲得女子選舉權的專註的希望。

這種結果使婦女運動分出兩個不同的方向。在一方面，那些承認一切進化都是遲緩的人，願意忍耐地等待着女子可以得到政治的選舉權這個必來的時光，同時爲達女子的主張而在其他同樣重要的，有時且是更重要的，事業中工作。在另一方面，一小部份有活動力的，有時甚且是強暴

的，女子在這個運動內把注意力集中於選舉權上。這種分歧的起原，甚至在三十年前便可以見到，當我們看見科布小姐 (Miss Cobbe) 宣稱女子的選舉權是「婦女運動的一切發展的完成及最高峯」，而斯坦吞夫人 (Mrs. Cady Stanton) 則——也許是較聰明的——說選舉權只是一個發展的門廊而已。有些人認識會選舉權為唯一重要的，直接的及值得因之而犧牲一切的事情，甚至因之而阻止及驅回婦女在一切其他方面的進展也是值得的事情，有些人則以為選舉權無論怎樣需要也仍只是一種目的，婦女運動比任何政治的改革都要廣闊得多，深奧得多。這兩種意見的分別，近年來已變本加厲，有時甚且成爲一種尖銳的對峙。

就在這個階段，愛倫凱以她的「婦女運動」一書放在我們的前面。這本書在一九〇九年第一次用瑞典文刊印出來，而現在則以英文來獻於讀者之前。照愛倫凱對於婦女運動的看法，則它當然包含替女子爭選舉權的人所力爭的一切事情；她不明白——如她所陳述的——爲什麼一張投票紙必定比一張食單更會使女子的手污穢。然而她與那些善意的可是無知的狂熱者，幻想選舉權是女權運動的開始及終點的狂熱者，是大不相同的；而對於以爲選舉權的重要性非常大，

就是因之而引起暴動與搶劫，引起一般人類的一種性的戰爭及權力的爭奪——不單爲男子也爲女子的——事物擲諸泥中也是對的這種人，愛氏是不大同情的。愛氏以爲婦女運動包含選舉權這種要求，可是它只把選舉權看作達到更廣闊的及更基本的目的之一個合理的條件而已。她以爲自我發展的能力之增加比要求權利的才能之增加更會使婦女運動進步，女子的價值，或男子的價值，最後是以他們之爲人，不是以他們所獲得的東西而定。她視女子的工作爲建設的，而非破壞的；她們是將來人類的建築師，她同時以爲這種工作是一種只有與男子并肩而立纔可以實行的工作，不是因爲男子的工作與女子的工作是，或應該是，同樣的，是因爲男女兩性互相補充及幫助，予一性以較大的力量及自由，等於增強及解放他性。

對於各點，我們固然不會完全與愛氏同意，我們也不會常常贊同她對於這個巨大的運動——她是這個運動的一個著名的先鋒——的解釋。她的同情心的廣闊有時會引起一種難實行的折衷論，而在棄絕狹窄的及碎瑣的目的中，她會過熱心地要求相反的思想之一種不可能的調和。可是如果這是一種錯誤，這也是一種正當的錯誤。她並沒有把這本書作爲婦女運動的前進的防

禦者之一種宣言書，只作為半世紀以來曾在世界許多地方考慮，摸索，研究，及觀察這個運動的一個女子之感想而已。然而找一本比這本書對於女權運動的要求之論述更合理及更和平的書是不容易的。

龔理斯 (Havelock Ellis)

倫敦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

目次

緒言	一
第一章	婦女運動表面的結果	二一
第二章	婦女運動對於內心的影響	五五
第三章	婦女運動對於獨身婦女的影響	六七
第四章	婦女運動對於女兒們的影響	八五
第五章	婦女運動對於一般男女的影響	一〇七
第六章	婦女運動對於婚姻的影響	一三五
第七章	婦女運動對於母道的影響	一六五

婦女運動

緒言

歷史上第一個「婦女運動」要算是夏娃竊取智慧菓子的舉動了——這個舉動的意義，實爲後世婦女運動的象徵。因爲要越過已定的範圍這種願望是時刻的成爲婦女自覺的及不自覺的追求之動機。對於這種逾規越範的行爲，代代都稱之爲「人類的墮落」，「原始的罪惡」，一種違反上帝的意旨的罪惡，一種違反永遠規定爲婦女的本性之罪惡。

然而在原始的時候便有越過當時爲女性而設且爲一般人所擁護的範圍之婦女。她們已證明這種規定的限制并不常常與一般人所承認的婦女的「本性」符合。時而一個婦女也會表現過一個統治者的「男性」的特質，或做「男性」的事業；時而她以「男性」的學問或藝術而著

名，或違反法律與習慣而談戀愛。簡言之，一個思想健全，心魂堅強的婦女總會時刻表現出她個人能力發展的可能。可是在這種努力中，她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及自己的意志；因為她既不爲當代精神所鼓勵，更不爲一般民衆所推戴。非凡的女子有時被她同時代及後代的人讚美爲「自然的奇蹟」；有時也被引證爲「警戒的實例」。所有這些與世界的婦女運動有關的例子——一個桎梏爲女子的意志力或創造才能，精神或良心所打破這類的事實——都可以稱爲「有史以前的」婦女運動的一部份。這種求個人自由的運動是散渙的，並不含有意識的宗旨。婦女爲爭得人類自由而不惜犧牲女人的「本性」，在決鬪場及斷頭臺上流血，上火葬的柴堆，及被絞等事蹟都長久地默默無聞。這些女英雄很少能馬上改變男子——甚至女子——對於女人的觀念。然而這些行爲正如許多香氣之經數百年始消散一樣，它們的間接的效果經數百年仍然存在。

然而整個「有史以前的」婦女運動中最有意義的是許多婦女的精神只能從有力的寧靜的日常生活中表露出來，而它卻仍舊可以生長。（作爲女子受男子奴役的理由，原始的分工制仍偶被人引徵。）這種分工使男子擔任打杖及狩獵的工作，同時也給了他增長勇氣，力量，及果敢的

機會，而女子則仍是「充勞役用的獸。」可是我們忘記了這種使女子擔任手工及家政的工作安排使她成爲——也許比男子還大的——文化的保存者，並使她的心力發展得也許比男子還要廣闊。

甚至這種分工停止以後，在許多重要及困難的主婦的工作中，她們仍有許多心靈上的發展之機會——現在無數鄉村的家庭仍有這種機會。可是工業的勞役卻恰把婦女這種機會掠奪殆盡。

對於無數無名的婦女，她們所做成的物質文明使她們的心力年復一年地增加的婦女，我們固然不要忘記。可是同時我們也須念及那些無聞的美貌如花，溫柔清靜的婦女，她們的精神是向着光明的。

阿夫羅代提 (Aphrodite) 及 雅典娜 (Athena) 的像還不如古塚及 塔那格拉 (Tanagra) 的圖像之能顯示我們希臘女人之和諧的優美的形體。最能清楚地顯示古代婦人之盼望光明及生活的意志的也不是顯赫的婦人，而卻是無名的女子。

許多希臘婦人是哲學家的門徒，有些甚至是他們的鼓勵者。這些婦人多半是妓女，她們從當時合法的已婚婦人的奴隸狀況「解放」出來，並表明婦人已在渴望參與男子的事業及吸收他們的文化。歷史所保存的關於古代母親及妻子的言行表出她們間或也有「男性的」偉大的魄力及公德心的。由彼提阿斯 (Pythias) 與西布爾斯 (Sibylla)，未斯多爾 (Vestala) 與法拉爾斯 (Valias) 諸人也可以證明女人的精力在耶穌紀元很久以前已是活動的及爲人所公認的。甚至在純粹原始的民族中，我們也曾找出——現在也可以找出——握有權力的婦人的位置不特與男子平等且有高於男子者的事實。一方面，如果男子要妻子忠實——而他們自己則有苟合的絕對自由——這種嚴厲的自古即有的要求是表示妻子爲丈夫的財產的話，那末在他方面，這種觀念也是提高及琢磨女子的精神生活的一個方法。因爲她須要自制的原故，她對於她所屬於的男子的專一心也變深了。只從法律方面去估量任何一種婦女的真正地位是最膚淺不過的。這正如一個數世紀以後的人，根據現有的可鄙的婚姻法而判定現代歐洲婦人的地位一樣。那些忘記了法律與習慣之懸隔的人，宣稱結婚的專誠，對於家庭的神聖職務之尊敬，對於婦人的靈魂

的欽佩是因基督教的影響而後纔有的。

耶穌在他的教義中提高人類每個人的價值一事，對於解放婦女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教義說：無論任何人，無論那個人的外表是怎樣，在上帝的仁愛中，每個靈魂都有永久的價值。尤為重要的是，耶穌因有這種見地的原故，待每個婦人，甚至待罪人，也以仁慈及尊敬的态度。因為對於耶穌的真理的解釋愈來愈不一致，人們逼得假定——有如未羅尼卡（Veronia）的手巾之保存着耶穌外表的痕蹟一樣——最古的基督教團體的生活方式保存着基督教義的印跡。根據這些教義，在這些團體內，女子與男子可以并肩而立地相信同一宗教，抱同一的希望，同樣的運用愛情，及受同一的痛苦。那裏無所謂男女，大家都在祈望耶穌迅速再次降臨，建立上帝的天國。

然而這裏希望愈見消沈，異端的猶太之婦女觀又愈為顯著了。誠然，對於婚姻的某種義務與權利，教會曾設法使男女平等；它曾設法維持男女兩方對於結婚神聖的觀念；它曾設法防衛婦孺受專制。不錯，教會曾努力反對未成熟的縱慾，推重獨身生活為最高靈性的表現一舉，也是用來反對縱慾方法之一。

然而，在他方面，這個教會的教義則又成爲提高婦女地位最大的障礙，因爲它減少了人們對女性的使命之敬重心。以防止淫蕩及繁殖種族爲目的之婚姻與純潔的童貞比較起來，前者是被教會視爲卑下的。這種思想愈被稱揚，婦女愈被賤視，並被目的尋求高一等的神聖生活的男子之最可悲的誘物。男子以爲，在上帝面前男與女是真正平等的；可是就人的關係及人的性質而言，則是不平等的；男子循着這個思想，甚至有在教會的集會時，辯論婦女是否有靈魂這個問題。

可是當教會尊敬純潔的童貞而以耶穌的母親爲對象時，它卻無意的讚美了在最高尙職位的女子——即幸福或痛苦的母親。在聖像及大教堂的祭壇之下，人們禮拜像聖瑪琍亞那樣的最純潔與最高貴的母道。那些特別爲教會所稱揚的美德，不特瑪琍亞，就是一般女子也備有的。一切這些印象會使女子生出一種靈性的境界。在這個境界內，充滿了宗教狂的心，爲了心理上的要求，也一定會專意在人間表現這同樣的純潔的母道。普通這種專誠只是一種恍惚的景仰，就像是遙遙的崇拜一種理想，奇蹟與詩藝一樣。有時這種狂喜使男與女成爲具有偉大的愛之靈肉一致的結合。即使無以上兩種情形，對於勇士及抒情詩家的崇拜也增加了男子對於女子及女子對她自

己的敬重。因爲男子須常在軍中的原故，他們很少能得到那些神父所能得到的學問。而在閨禁內的妻子及女兒們則是從神父處求得學識的，這一點又助長了男子對女子的敬重心。女子這種優越的地方對於禮貌，習慣，及當時一般教化都有良好的影響。一個抒情詩家的詩常因一班女聽衆的讚許而得以聞名。當我們在邁恩茲（Mainz）見到亨利克夫勞恩羅布（Heinrich Frauenlob）的墓碑時，那些充滿精神的壯麗的詩句，碑基的小小的凸形彫刻，使我們領悟到婦女們送他到墳墓時是如何的悲傷。她們的同情心使他成爲她們的歌詠者。而他的同情心則顯示於當代及女子她們的自我。女子的愛的理想，由詩詞與求愛行動的傳達，也成了多數有教育的男子的理想。由此我們可以見到在當時這種潮流中，婦女已半自覺地爲她們的感情生活及她們的教育所影響。當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常常是好幾年的工夫——妻子便施行她做采邑的女地主的權威。這種權威的使用加增了她向左右散播她已得的較優美的教育之能力及機會。然而當采邑的地主回來復握權威的時候，她們的妻子在垂着大彎形的眼臉定神閱讀武俠的豔事奇蹟，或在用長且纖細的手指移動棋子或彈豎琴，或粉頸低垂在顧繡架或花邊枕上製成驚人的手工之際，奇異的思

想間或會現於她們的腦海中。也許在那刹那間就有一種以為男女關係會發生變化的預感在激動着。這種思想也必生於地主之家，當男子一一的潛取了手工業時。這種手工業在以前是女兒們從父親處學得來的職業，她們甚至參加他們的行會。難道尼姑的面紗能阻止了那飽經世故而以尼庵為避難所的婦人生出以上這種思想嗎？在尼庵內，終身不離宗教及尼庵生活的婦女的聰明才智可以極平靜地得到解放。可是如果一個尼姑的靈魂是比平常人偉大及充實的話，她也許會專心於默想，看她已否實行一切上帝委託於她的意旨了。然而更值我們注意的是，自那時起，許多尼庵以外的在世間的婦女——因宗教的鼓勵而用她們的天資於偉大的事業的婦女——已有力量地影響當時的思想與事物，及至死後稱聖時，她們仍能影響許多人的心靈。例如我們的柏治她 (Birgitta)，她就取得「婦女權利」的一大部份。

婦女的心力無中世紀時候如是之大，在文藝復興的初期它便已產生出許多婦女運動的男女作家。在文藝復興的極盛時代，許多女子所寫的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都已刊印出來。這種文章以後續有加增。有名的男子着重女子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甚至於有些人在十六世紀的時

候便宣稱女子在各方面都是極端優越的。男的及女的婦女運動者都來為婦女要求自由，教育，及各種權利的增進。這種文章並不在乎改變某幾種現狀，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以古代有名的婦女做例子，去說明她們之得到個人的權利及社會幸福而不受障礙，雖然為許多人所不贊同——這些女子在文藝復興，及在宗教改革時，對於古代文化，學問工作，政治的或宗教的事業，智力的或美學的工作之供獻皆能與男子並駕齊驅。

當時的理想，即特殊個性充分發展的人格影響於女子一生的行為和它對於男子的影響是完全相同的。兩性都認某一種原本的單獨的個性比其類似的個性為可貴。兩性都有權選擇與自己的本性和諧的，且為精神上或官感上，思想上或感覺上所渴望的個性。根據這種觀念，女子一方面設法獲得女性最美最優之點，同時栽培自然給予她們的「男性的勇氣或才能」，除純粹的女子的性質以外，男子所最重視的是這種品性。

然而此時，對於文化有重大意義的，不是女子的工作，乃是她在人類工作中所反射出來的精華。古代的時候，女子表現出男性的偉大的精神及公德心來；在中世紀時，她表現出與男子相同的

成聖的及博愛的天才來；在文藝復興時，她把她的個性溶化於藝術的工作中，表現出與男子同樣的能力來。如果盛行於文藝復興時代的男女平等的精神繼續進展下去，則「婦女運動」將永不會發動起來了。因爲它的目的——現仍在追求中的目的——那時便會變成文藝復興之花的自然事實，一一地按時收穫了。

可是這朵花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直接影響是非常輕微的——我們愈向北行，它的影響愈變得輕微。反之，在反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戰爭及新正教興起的時代，婦女的地位一落千丈。

由於基督教對於修道院生活的判斷及對於婚姻的贊助而得以成就的「拯救肉體」的主張與那注重形體的美及權利的深刻的感覺是毫不符合的；而受了生活的陶醉的文藝復興卻因這種感覺而變爲藝術復興時代。馬丁路得之有婚姻才許有性生活這個觀念是太實利主義化了。它把爲中世紀及文藝復興的文化及優越感情所提高的婦女地位再次降低。

居於管家婦的地位，女子是仍有權威的。有理性的，有常識的婚姻是與路得的真正主張最相合的婚姻，也是最普遍的婚姻。女子對於她的丈夫負生百子千孫的責任。她的靈魂的滋料是由教

會供給的，如果一個女子偶然想在世間利用她的精神上的才能，她需要有力的保護，否則她便會有被指爲女巫而被焚的危險。

雖有以上各種情形，在這個時候仍有不少女子獲得她們所渴求的智識學問。她們能保存她們的魄力，在荒蕪的沙漠中尋得學問的源泉。學問的分科愈多——尤其臘丁文成爲有學問者的文字以後——婦女愈難尋求爲一般女性所不能達到的學問的源泉。因爲女兒們愈來愈難受到古代教育，甚至書寫及看書也被認爲有拋離美德的誘力。（註一）

在宗教改革派的受迫害時期，婦女之熱誠地依附新教及盡心盡力地爲新教而受苦，在戰爭時期婦女之很聰明很能幹地管理家務及土地等事實，當時沒有絲毫使女子之社會的及婚姻的地位改變。男子是女子的至尊的主人，因此他就比較接近上帝一點。依照主教的話，在婚配範圍以內，女子是男子的『奴隸』。在婚姻以外，她是魔鬼的工具。婦女的精力當時無論是如何的受壓逼，它仍可以存在並賜給兒子們。這種有力的可是沒有用過的賜予，在兒子們身上便變爲天才。這種精力還賜給女兒們，她們秘密地從它那裏取得她們精力的營養物，她更把這種反叛的精神繼續

的傳給她們的女兒或孫女。

在正教及專制主義時代告終時，基督新教的基本主義——個性主義——復盛行一時。在英國，密爾頓（Milton）所寫關於離婚權利的文章，及得福（Dofol）所寫關於婦女有權發展及利用她的智力的文章，都是這種反動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其他要求增加婦女教育機會者，在德國有科莫尼阿斯（Comenius），在法國有方隆（Fenelon）。久被壓逼的婦女，並非在德國首先獲得文化上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發生於婦女從未完全失去影響的地方。在開明時代的法國，為婦女所創設的名流會形成了當時歐洲的精神。各種書信及自傳都充分地說明婦女對於政治、文學、禮儀、習慣，及嗜好的好的及壞的影響。婦女間接地改變了政治的、哲學的，及科學的體裁。因為她們要求討論每個問題須以使她們易於了解及適合她們為原則，當時有許多著作是以使婦女易於明瞭及理解為目的者。

因為一經婦女的贊許便可以成名的原故，男子們都渴望成就她們所提出的要求。婦女把男子的思想向各界散播。她散播的方法，一半是由於買許多他們的著作分派各處，一半是借重於社

交生活，婦女在調和文化價值的重要工作這方面的成就從未有如那時之完善。發展到極完善的談話的技術，其傳達思想有如毬子戲一樣的靈活。它能代替了今日報紙之功用，而在實際上報紙的功用還更爲文緻與有力。政治領袖，藝術及文學的品評，閒談，當代人物的「畫像陳列室」——這一切一切都是由於聰明的會話推斷而成。婦女因她們會話的技術而成爲——次於爲這個或那個名流會的首要人物之哲學家及政治家——當代智識界的領袖；他們創造「開明的見解」，她們最後參與革命運動。這些名流會的女主人很少有感到婦女解放之需要者；因爲受教育，發展她們的能力，及運用她們的才幹的機會，她們要多少便有多少。這些婦女的求知的好奇心及對於文化事業的興趣感化了各界婦女，一七八六年在巴黎創立的女子學會（*Woman's Lyceum*）便是這種普遍覺悟的一個結果。數年以後，這個學會的學生中有變爲革命的熱烈擁護者。

在開明時代，德國婦女中也有對文學及科學發生興趣的；有些有特殊天才且同時能運用她們的天才的。可是大多數的女子及男子都是在所謂「學院」及「會社」那些拙劣的社會團體中作他們「有學問的娛樂」；在開明時代，除了幾個統治者以外，沒有一處的女子在歐洲所生的

影響能與法國的女子相比的。

在十七八世紀之重視雅緻及豪俠，重視理性及精神的風氣中，來了一個大的革新，第二次的文藝復興——情感復甦的運動；這種運動首先發生於宗教中的虔誠教派的運動。後來盧梭因對於宗教，自然，愛，及母道的主張而成爲情感的解放者。與他一起的有英國的多感的詩人及情感奔放至哥德而稱極盛的德國詩。文學，戲劇，及藝術漸漸爲人所注意，因此，婦女也得到多一點機會來認識，了解，及愛好當時的最高貴的文化。

因這種情感復甦的運動，個人的自由與性格，一再地成爲人生極可貴的東西。希望表示她們的情感的女子漸漸地多起來，她們覺得不特在訓練她們的天然本性這方面，就是在私人生活及社會生活中表示她們的天然本性那方面，女子也埋藏着許多未滿足的要求。男子繼續的與女子在學問上交換意見，給予及接受；女子的本性便被很了解地尊敬着。

情感既然足以決定思想——因爲思想往往趨向於情感認爲可以得到幸福之路——所以，在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時候，自由的思想遂成爲激動了許多婦女的靈魂的理想。「個人的解放」

成了故事中的故事，自文藝復興至宗教改革之力爭良心解放，求學自由，研究自由，及思想自由。最後他們還爲求憲法上之保障公民自由而奮鬥。在美國，遠在一七七六年時婦女們便提出女子有選舉權的要求，因爲她們曾很熱烈及很堅決地參加力爭自由的運動。在法國她們以同樣的熱情，來參與力爭「人權」的運動。然而這兩次的運動的結果都使她們很傷心地發現「公民」及「人」這些名詞都只是指男子而言。在法國革命時，女子之宣稱「婦女權利」，女子之熱烈地討論這些問題及教育與其他重要的問題，正與當時試行第四等人的權利一樣不發生若何影響。這些慘遭壓迫的婦女及工人運動支配了十九世紀，現正在二十世紀伊始的時候，我們從各方面觀察都可以相信它必定勝利。

十七及十八世紀的時候，男女作家在幾個不同的國家內證明及確定女子的「人」的價值及權利。間接地，她們受了早代偉大婦女們的鼓勵；直接地，她們受了十八世紀的婦女們在政治上及文化上活動之影響。特別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時，那些彼此素無影響的作家所陳的理論尤堪注意——瑞典人托理爾德（Thord）在「女界天然的高貴」(The Natural Nobility of

Womankind) 一文中所陳述的意見；德人，希培爾 (Hippel)；法人，空多塞 (Condereet)；英國女子，窩爾斯吞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他們都認男女的性別不足為女子在家庭及社會與男子平等之障礙；她應與男子有同樣的機會受教育及自由行動。男作家着重女子個人的「人的權利」及對於社會的利益；而女作家則着重母親有受教育的需要與權利，俾能更妥善的養育及保護她的小孩。然而所有這四種思想底子裏頭都與進化論的大哲學家後來所陳述的觀點不謀而合。進化論的大哲學家的觀點是：「平等自由是社會平衡的基本條件，亦即人類幸福的基本條件。」這就是說，每個人——無性與性，人與人之別——必須有發展及運用他自己的能力之權利與機會。因為現在無人能擔保有一種人才的估價足以辯護社會之應限制它的某一分子發展他的才能，雖然這些才能，也許以後會向一個方向發展到為社會所不能不限制其運用之田地。

斯賓賽 (Spencer) 以演繹法達到了浪漫主義者早就以直覺的方法所達到的要求。浪漫主義以為一個被估量為不平常的人也一定是不易了解的人，因為他對一般人只表現其外表；他的

最深的靈魂只有對着與他相合的人才表露出來。甚至在家庭範圍之內，他個人的性情也往往看不出來的。在一個大部份包含着未受教育的人的社會裏，如果權利只讓與某一種人，某一性，或某一階級，而不讓與其他人，則它對於個人是要如何的虐待呢！

根據這種觀點，浪漫主義者也為女子確立了個人主義的合理的結論。他們指出性的特徵發達到極點時，不是絕對男性的也不是絕對女性的；每個性別須有自己發展高貴的人類之普遍性及個人的特性。在這一點上，偉大的女人與浪漫主義者共享了好的命運。她們因此也可充分地及完全地與她們的丈夫共享求智的生活。愛遂成為兩個靈性之合一。愛的浪漫的理想在 *La Nouvelle Héloïse* 一書，在哥德給沙爾羅特封斯泰恩 (*Madame de Staël*) 的書信，在累舍爾 (*Rechel*) 及在斯塔埃爾小姐 (*Mme de Staël*) 一書中表明出來。這種理想在十九世紀的上半葉從許多偉大的女子也表示出來；例如，喬治桑特 (*George Sand*)，伊麗沙伯巴累特白浪寧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卡密拉科雷特 (*Camilla Collette*)，雪萊 (*Shelley*) 與瑞典的詩人阿母克維斯特 (*Olmqvist*)，斯弄阿特密爾 (*Stuart Mill*) 與羅伯特白浪寧 (*Robert*

(Browning) 及一些法國與德國的詩人與思想家都有這種理想。幾百年以來它已成爲大多數女子及不少有情感的男子的理想。

既然只有兩個表裏都是自由的人才可以有真正的心靈的結合，解放女子的要求便成爲「浪漫的愛」的結果了。

浪漫主義的愛曾被諷刺爲只代表月亮，狂歡，短詩，及妻子的交易品。然而它實含有從愛情中求得靈魂的完整之希望。這就是求愛的理想的一個新形式。靈魂之完整既然是指靈魂的一切力量之可以自由地及充分地互相了解及提高，因此充滿靈性的愛的第一個必要條件便是女子的思想與情感，她的幻想與意志，她的希求權力的心與她的良心都須從桎梏裏解放出來，俾得以受精練及穩固。第二個條件是男子的內心與精神生活，須從社會賦給男性且爲男性所保持着的特權與成見所造成的退化的結果中解放出來。

一個夫婦間及母子間的關係的新理想；女性之要求自由培養她的能力及自主的權利；工廠制度開始一一地霸佔了家庭工業以後，女子之需要新事業來運用她的能力——這一切都是中

等階級的婦女運動之基本理由。中等階級的婦女——爲了女子的過剩，爲了經濟狀況的變化愈來愈大而結婚的數目也因此及其他原因而減少的原故——其中的一大部分逼得自謀生計。所以經濟的原因對於婦女運動——不單對於勞工階級也是對於中等階級——是一個最普遍的、最有力的影響，雖然以前所舉的理由是最主要的及最深的原因。

從此這個意識到它的使命的婦女運動便展開了。

可是如果沒有以上所言的「無名的」而且爲時短速的運動在先，如果在黎明的時候沒無名的女子，肩荷雙柄壺——她們可以在任何生命的源泉盛水的雙柄壺——開始不斷地前進，這個運動便會成爲一個沒有源泉的水流了。在這些無名女子消失於世間以前，她們每人都像一個古代的水神一樣，把她的壺向人間傾倒，使宇宙間爲交錯的小河小川所橫互。所有這些小河小川——甚至由一條最間接之路——都增大了現在稱爲婦女運動之巨大的河流。

(註一)一九〇九年的夏天，我坐在一個瑞典人的家內，在這個家庭裏面，做祖母的，因爲她那個時代不贊成女子讀書作文的原故，從沒有學過作文，可是她孫女則在大聲地誦讀她的學士論文。甚至現在，我們也可以從田畝間及牧師館裏面聽到那些忠實地摹倣宗教改革時代的習慣及見解。



第一章 婦女運動表面的結果

已覺到自己的使命的婦女運動之歷史，並不在本書範圍以內。可是爲了供後來評判的一個根據，對於婦女運動在爭男女在普遍教育，職業教育，工作，及在家庭與公民的地位各方面平等之努力中所收之效果，作一簡短的回顧，是有必要的。這幾種平等的要求，在一八四八年便見諸美國女子的「宣言」內之一個有力的及控告男子的訴訟中。然而，一九〇五年，德國婦女爲全德婦女大同盟所定的方針，及各國對於婦女會議所定的保守的及急進的決議，都表明歐洲各國連美國在大體上也仍是與一八四八年女子所表示的願望相距極遠的。

只要婦女的「我們一生無他求，只工作及責任而已」這個謙卑的表示決定了，婦女的要求已經算是很充分的被接受了。婦女運動及僱主的利己觀念使女子得以參與好幾種新的工作，用不着說那些五十年前已經爲中等階級婦女的唯一職業——教師，女伴，及女助手。婦女運動及男

子之漸漸地承認女子需要普遍教育與職業上之資格，使社會設立了許多教育機關。然而關於工作權利這一點，女子所獲是微小的，如果權利被解釋爲「一種機會，給予一個願意做而且是最適合於這種工作的人的機會。」例如，好幾國的女子現在有與男子同樣的權利去投考，可是就一般情形而論，她們卻沒有權去參與這些考試所給予男子的工作。女子比較容易加入的職業——即醫生——在歐洲及美洲的婦女中已經非常發達。房子不租給第一個女醫生，因爲她的職業是被認爲不適宜於女子的，這種事實現在已目之如小說一樣了。現在各處都有女看護，女體操教員，女牙醫，女藥劑師，及產婆。美國甚至有許多女牧師，然而第一個女牧師則只徒有其名而已。這句話好像是言過其實，而實際則確是如此。美國亦曾委任女判官。就我所知的，歐洲沒有女判官，也沒有女傳道者。然而一個女牧師——尤其對於婦女及小孩——往往勝於男牧師；對於婦孺們，在明察及了解方面，一個女判官也常常勝過一個男的。律師的職業，許多國也許婦女參加，可是歐洲婦女之操這種職業者仍是極少。雖然如此，操律師，警官，及獄官職業的婦女對於女子，小孩，及少年男女的幫助是特別大的。然而無論在那方面，當那活活的肉體須受法律條文的壓抑的時候，人類多少總

須受到虐待的。既然富有情感的男子法學家也會因這種激刺而感到痛苦，婦女在法律這方面本可以對人類有極大之幫助，而所以不大願意操此業者，大概亦由於女性的易於感動之原故罷。

女子之專心於與母道最有密切關係的事業——教師——爲數最多。不幸的是她們之所以選擇這種職業，是爲了它的聲望而不是由於內心的呼籲。現在有整千百萬的婦女都在可能範圍內的各種學校——由幼稚園至訓練學校，由嬰孩學至男女專學校——當教師。甚至在大學裏面——雖然歐洲是很少如此的——婦女在學術上也佔有講學的地位。在民衆教育這方面，婦女都非常擁躍地當講師，圖書館館員，夜學主任，及類似的工作。

十年十年的看上去，女子由於她的能力而得到的權利是繼續的增加的——尤其在某幾種現在沒有女子的能力便好似不行的——雖然仍有一部份行的——職業內，更是如此。我所指的是與監獄的管理及感化院有關的團體及機關，對於貧病者的照料；衛生及工廠的調查等事業。在這裏婦女運動慢慢的，可是很確定地替社會的母親準備好了一個與社會的父親並肩而立的地位。在這些區域內，社會的父親往往是非常粗笨或十分軟弱無力的。女子單獨地或與男子共同組

織牛奶分派所與託兒所，家政學校，學校食品部，民衆食堂，百病醫院，療養院與休養院，假期遊息區，兒童收容所等。各種女工寄宿舍，養老院，救濟所，婦孺保護所，工作介紹所，法律諮詢處，及其他社會的救濟事業，如果不是直接的也是間接的與婦女運動有關。偉大的女遊說家曾鼓動起千萬婦女去活動，例如，哈利俄特俾徹斯托 (Harriot Beecher Stowe) 之反對黑奴運動，約瑟芬巴特勒 (Josephine Butler) 之反對娼妓，夫郎塞斯威拉德 (Frances Willard) 之反對縱飲，及柏塔封蘇特納 (Bertha von Suttner) 之反對戰爭。

雖然這些團體及機關之組織曾費了鉅大的時間，精力，及金錢，這種社會的救濟工作對於社會的創傷只不過是如熱心救濟他人身體之苦痛的人之油與酒而已。苟那些賊手仍把母親及小孩拖進工廠去；苟軍費仍比教育費多，苟城市裏面許多人民的起居狀況仍然壞到連鄉村的家禽也不如；苟酒及梅毒仍在污害青年人——則女子之熱誠仍是無能爲力的。

這種信念使婦女逼得把她們的社會服務工作的方針，由一種不智的基督徒的同情，改變爲一種有組織的賑濟，爲的是預防及防止貧困，並使人民易於自助。可是在她們這種新的慈善事業

中，許多中等階級的婦女已感到一個根據社會主義的要求的社會改造之需要。更多的婦女加入參政運動。她們之所以參與這種運動最大的原因不是爲了個人的權利，是由於她們對休戚相關的社會事業之一種失望。因爲沒有參政權（這點是她們每天都經驗到的）她們的救濟的工作是與種在沼澤裏的種子一樣的。

社會救濟事業的一個副產物，是許多獨身的女子以自動的社會服務工作爲職業，且往往以有酬金的社會服務工作爲生計；在這兩種事業中服務，女性的許多特質都可以有貢獻的。

不錯，就是以上所講的各種工作，往往使現代的女子嘗試到生命的各方面——最優美的與最文雅的以至最粗魯的與最艱苦的。這些工作使女子處在人類最例外的也是最普遍的矛盾中——在那裏，女子並無別的新貢獻，只是母性的表現而已。這就是指慈愛，忍耐，樂助，容納各種興趣，易於體諒他人的情感——我們總稱之爲「機敏」——等性格。如果一個女子天生沒有爲母的性格，或已無半點爲母的性格，那她便回過頭來泛泛地專心於職業，形式，枯燥無味的工作；那末一切關於婦女參與醫業或法律界或政府工作或社會工作對於社會的重要等理論，都仍只是空論。

而已。在這類事業中，一個好的男子比一個刻苦的女子有貢獻得多。且女子的手會因此而粗糙，女子的眼睛會因而冷酷無情，女子的靈魂因而卑下或殘酷——這許多痛苦的與被壓抑的，憂傷的與罪惡的，細小的與無保護的事情她們都早已嘗受過了。如果女子想保持她做他人的痛苦的撫慰者，他人的保護者，及爲他人謀幸福這種高超的性格，那末她便不特須獲得若干普通人類的性格——男子往往比她高超的性格；她還須小心地保獲及栽培那些建立家庭及養育小孩的最優越的能力——這些能力是由佔人類半數的女性經千百年的活動得來的。

婦女運動雖曾多方面地增加及擴充了女子的社會救濟工作，可是她仍未把以前教會的女執事及更早以前的尼姑們所做的工作，介紹給婦女們。婦女運動的新穎的結果是獨身的有教育的女子之委身於女教師，看護，產婆，及親屬探訪等事業者愈來愈多；同時這些以前爲女子所十分疏忽地參與的職業，現在也需要多一點特別的訓練了。

正當中等階級婦女對於新工作的需要的時候，商業的發展也達到特別速度，由這種迅速的

發展，又引起新勞力的需要。女性的誠實，整齊，及盡職等品性——呵，還有她的對於酬報的適度的要求——使國家的及私人的僱主都很順利地傾向於僱用許多女工在各種商業內工作：在郵局，鐵路局，電報局，電話局，及在銀行，會計處，代理處或商店等地當秘書，速記員，及書記。如果遇到妻室或女兒在這類工作中當丈夫或父親的助手時，她們便發生個人的興趣。在這種形式之下，女子的工作對於國家的財富是如何的重要。這點，特別可以從法國的女子看出來。然而這是一個常例，工作中沒有真正的愉快能使在這些職業工作到白頭，甚且得到養老金的婦女樂渡時光。在這些辦公室中，我們可以見到低頭在公事檯上工作的壯健的面貌——一地消失過去。

雖然她的擇業的自由慢慢地多，雖然婦女成功的事業的好例子也有不少，勇氣或財源的缺乏，往往阻礙歐洲婦女從事照相，旅店或公寓管理，成衣等較獨立一點的經營。在美洲則不然，沒有一種男子的職業——由屠夫及劊子手以至不動產的投機者及證券交易所做買賣等職業——不為女子所實驗過的。

上一代的婦女只要獲得「工作及責任」，無論它是如何的單調與使人懨倦，她們也表示感

謝的。然而現代婦女對於獲得適意的工作的願望則僥倖得以加增。半是單獨半是合作的，婦女已開始從事應用藝術，手工作，耕作，或與耕作有關的工作。既然性質相符的專門訓練學校很迅速的興起以應尋找職業這種覺悟的希求，我們可以期望着這些現仍極少的冒險的精神得收良好的效果。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在女子往往單靠她們個人的效能及「農夫慣爲之工作」便可以成功的農業中，專門的學識是成功的重要條件。

因為我對於美國的認識只是從他人處得來的原故，關於商業的生涯及現代生產的方法對於女子的精神生活之影響一點，我是沒有資格來下最後的批評的。因經營商業之成功而致富的婦女，其受這種商業生涯的反基督教的精神之影響，似與男子相同。最近美國有一班男女企圖作十四日的經營，一如基督尙生也會如此者。大多數經營商業的人之態度是，他們須不再步基督的後塵——否則須辭去他們的職位。因為美國對於女僱主的體恤，而許多這些經驗又必一定是在女性監督之下完成的原故，這種經驗，對於我們對前述的傾向下批評一舉，不無幫助。

提倡婦女權利者主張男子的各種工作公開地讓女子參加，不特如此，他們且極力證明這些

工作對於女子與男子都是同樣的合適的——不幸這種主張的結果致婦女運動使許多婦女的才能用於錯誤之途，並把許多婦女的勞力濫用於無益的或煩擾的事業中。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婦女運動卻曾是如何的提高了婦女工作，因為它提高婦女在許多工作中的程度，及增加一切女子的責任心！它曾是如何的加增了工作的榮譽與組織的能力，發展了判斷心，激動了意志力，助長了勇氣！它曾喚醒了無數在夢寐中的人才，予無數被束縛着的才能以行動的自由。因此它把無數以前是社會裏最無用而使社會負擔之上流婦女，從消費者的地位一變而為社會的生產份子；使她們由仰給他人者變為自給者，對生命懨懨的心情變為愉快的心情。

.....

下流社會的婦女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勞動婦女之拋棄耕作，家庭手工，及家務而到工廠去的人數加增，下流社會的婦女運動也跟着擴大，並加增其重要性。

這種婦女運動也分兩個方向活動。舊的方針是「男女完全平等」。「在未來的國家」內，兩性對工作將負同樣的責任及受同樣的保障，而小孩則由國立機關養育。

這種運動的另一個傾向，是在把妻子還諸丈夫，母親還諸小孩，因而把家庭還給一切人。舊派或右派的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者，及剛纔所講的社會主義的舊方針都仍以舊自由主義的理論來維持女工的「個人自由」，反對一切保護的「例外的法律」。在力爭保護母性的奮鬥中，上流社會的比較急進派——這裏是指着那些比較社會化的人——和社會主義之漸趨不武斷的傾向是並肩而進，她們的數目也與日俱增。

在社會主義的婦女運動中，兩種求得自由的努力混合在一起——男工的及婦女的努力。這兩種努力在法國革命時曾被壓制過，然而不久以後便復興，且成爲這個新世紀的兩種巨大的力量。婦女問題之所以與勞工問題纏結在一起，是因爲社會主義者目婦女問題爲純粹的經濟問題；然而就歷史上而言，很明顯的，婦女問題實在是起於人權及婦女價值的提倡，而且是發生於任何大工業之產生以前。在家庭以外的男子是個生產者與供給者，而女子則是個在家庭以內管理及鍛煉原料的人，經濟方面的婦女問題是不會發生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則這種情形卻產生了婦女權利的問題。如果因爲女子在家裏的工作是有價值的及做得很用心的，所以便不應得到相當的

權利，這種話，好些作家在十八世紀時已認之爲可笑的。恰好因爲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設法在舊社會的範圍內維持及保障婦女的權利與自由的原故，這個運動遂成爲，而且必長久地成爲，女子反對男子之鬭爭。在他方面，社會主義的婦女運動卻只是「男女反對舊社會並希求一個新局面的聯合鬭爭。」這種鬭爭不是性與性的，卻是階級與階級的鬭爭。每種婦女運動都有一部份是對的。而每種婦女運動都誤解了其他婦女運動的一部份。只是最近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婦女運動爲了達到若干共同的目的纔趨於一致；例如，爲了上述的對於母親的保護，及特別爲了選舉權。這種同一的趨向曾消滅了兩方面的成見。兩方面都開始了解對方運動的權力及目的。

社會主義與婦女運動是兩個有力的流河，它們拖走了一大部份它們所接觸的固定的組織。然而如果我們真能以公平的態度去看它們，我們須不要忘記在這個路程中會有新境地發生的。社會主義的婦女與男子如真實的同志一樣，並駕齊驅地當演講者，遊說者，記者，特別團體的團員等。她們的休戚相關的精神是中等階級婦女所應做法者。在實行方面，男同志並不常常證實

平等的原則，因為甚至在社會主義者的眼中，也是有男子而後有同志的；可是在理論方面，他是大概擁護平等的原則的。

女權主義會因社會主義而深入民間。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需要一世紀的時間纔可以有成效的事情，社會主義只要費幾十年的時光便有收穫。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的右派對於社會主義者之恐怕最足以表明她們的盲目的成見。而最足以說明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現在女權主義的那一個階段者，莫如它之不顧由於工廠女工的「自由工作」而生的慘酷的實在情形，而固執地依附「個人自由的原則」之態度。

我在這裏只簡短地回索工廠工人階級中的經濟的婦女運動之進程。當機器改變了整個生產的方法，許多婦女在家再找不到充份的工作，同時結婚的機會又因婦女的過多及其他原故而減少。因此，中等階級的婦女便各處找尋新的工作。同時大的工業也各處找尋更多的「工作的手」。因為利用機器時女性的手與男性的手是一樣有用的——用一副新的機器，一個女子可以替代三十個男子——因為女子的工價還可以便宜些的原故，婦女開始從家庭跑進工廠去，這種現象

的結果正是我們現在所經驗着的。

當母親不在家的時候，家內的結合的，管理的，親熱的力量便感缺乏，而家庭也會敗壞及瓦解；小孩們被忽略，丈夫感到痛苦；小孩們都流離在街上，而丈夫們則縱飲於酒店裏。還有婦女們往往為獲得不足裹腹的薪水而工作，結果所得的還不足以補償母親的離家與無能之損失。在中等階級裏面，女兒及妻子們都是完全的或一半的由家庭供給她們得到小小的薪金便可以滿足，因而遂成為那些完全自給的男子及女子們的競爭者。同樣的理由，在這些工業內工作的妻子們又變為男子們的競爭者，小孩們變為婦女們的競爭者，已婚的婦女變為未婚的競爭者。

久隱居家庭範圍以內的婦女對社會的休戚相關的情感是發生得非常慢的。因此，足以防止以上所言之競爭之組織，只在最近十年纔在各處的勞動婦女中有巨大的進展，在中等階級的職業中，這種組織是完全缺乏的。在勞動婦女中，組織之緩慢是自然的事，因為她們的地位愈窮困則愈難有所組織。可是在中等階級的婦女中，組織之所以遲慢，一部份是由於她們的個人主義，一部份由於她們反對社會主義，一部份由於她們缺乏休戚相關的情感。

爲了自己的家庭或應用藝術事業之利益及快樂而設的家庭工作，已成爲「吸取工人膏血之制度」的一個方法，這種制度的事實是現代勞動生活的最黑暗的地方。只是這類事實便足以證明富人的奢侈生活，對於勞動婦女沒有多大好處。奢侈生活的本身也往往證明了這個斷言。除了職業上的工作以外，則在人的家庭工作的婦女及在工廠工作的婦女尚有照料小孩及管理家庭的責任。無論這種責任是如何的缺少，它仍索取了一大部她們的已感欠缺的閒暇時光；做母親的愈是溫柔及爲良心所驅使則愈感到疲憊，而在守夜，光線的缺乏及飢餓把她們摧殘以後，社會便一定更快地目她們爲衰弱的或貧乏的人。這些往往從小即在工廠過活的婦女之生活，愈來愈使她們不適合於料理家務。以家事學校及照料兒童的教導來補救這種弊端又有何益？因爲如果一個婦女缺乏時間及力量，家庭對於她的權利便已消失了。

對於那些產後三四天便須回到機器傍邊工作的婦女，對於那些逼得把小孩關放在家裏，使受一切可以想像的意外之婦女，我們能希望什麼？不願意做母親而成爲母親的婦女，因爲工作狀況之不良而使小孩變成癩癩的，軟骨的，白癡的；她因爲困惱與無知的原故，以披蘭地酒使小孩止

哭因而致小孩患肝肺衰弱的病；而自己則身心衰萎，頻於滅亡。對於這種母親，我們還能希望什麼？

婦女運動者慣於憤恨從前以火葬來處罰印度寡婦這個習慣，然而將它與歐洲使之成爲制度的，且久爲婦女運動所忽視的女奴制度比較起來，則這個習慣只不過是一種無知的遊戲而已。

除了這種普通的事實——在做勞苦的農役的婦女方面，事實也是一樣——以外，還有許多與損害健康的職位有關的完全新的弊端——例如那些在內工作的工人會爲鉛，水銀，磷，或烟草所毒害的職業；（註一）或那些工人在裏面因吸入織布機或紡績機的塵土，呼吸煤氣與炭烟，及受到熱，烟與潮濕的原故，而得到肺病及其他病之職業；至於那鑛工及船上裝卸貨物的工人所遇到的身體上及精神上的災害則更不用提了。然而最慘的事情還是由婦女快要做母親的時候起，始胎兒不是爲墮胎——有意的或職業使然的——所殺滅；便是它生出來即已死亡或患病或殘廢；抑或是它在生出來的第一個星期內即死亡或在人工的養育之下而變成衰弱——例如在英國，八個小孩中只有一個是由母親哺乳的。做母親不是不能便是不願意哺乳小孩。除了勞工狀況以外，燒酒是間接殘殺嬰兒的最大的毒品。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由受僱於工廠的女子轉到奴僕階級，我們便可以知道女子最苦的賤役莫過於受僱於酒巴，咖啡館，及類似的組織的少女。這種工作所惹起的身心的影響可以從以下這個事實見之：在英國，一半數自殺的女子是這類三十歲以下的女招待。家庭女僕睡在放衣物小室內及做超過現行工廠的工作時間之工作；女店員，尤其賣煙店的女店員，每天做最長時間的工作而得到最微賤的不堪裹腹的薪金；一切這類的事實——人人皆知——都是從事這些職業的人之所以易於轉入最卑賤的職業——娼妓——的基本理由。為該家的主人所污辱的，在家庭當女僕的少女，餓得半死的工作過度的女店員，夜市的女煙草店員，及其他許多從事類似的工作的女子，都成了淫穢的侵犯之犧牲品。在這裏我們所遇到的「婦女問題」是由於兩種基礎的天性的聯合而把婦女束縛起來的。對於這種婦女的束縛，婦女運動還未找到解放的方法。而各方面反對這個問題的方法也已證明無效。因為只有社會及性道德發生急進的改變，這種弊端纔能有法補救。

無論誰看到以上所述的種種事實——這僅是輕輕的描寫——必定會對於女子反對保護

婦女的法律的舉動發生驚奇差幸這些防礙進步的解放的婦女——英國及其他國——對社會并不發生若何影響，因此在這些國家裏還照樣的開始禁止婦女做某幾種夜工，限制她們的工作時間，除去某幾種職業，及爲剛生產小孩的婦人定了一個休養的時期。這種進步雖仍是種非常輕小的，然而而是跟着正當方向走的。同時，女工的組織進步了，賴各處的工會及罷工的力量，她們爭得優一點的工金，短一點的工作時間，及好一點的勞動狀況。苟上級的婦女運動對於下級的婦女運動無休戚相關的情感，女工之不敢暴露事實及僱主之巧妙地隱藏這些事實，工廠的女視察員是很難有所得的。可是如果上流的婦女開始以組織完備的合作事業——尤其復興藝術的手工，使母親可以在家庭內，在良的勞動狀況之下做有利益的工作——的方法來與驅使奴隸的，吸收工人膏血的制度之僱主競爭；如果她們抵制一切使婦女做工超過相當規定的時間，而給婦女以標準以下的薪金之鋪店；則婦女運動會促進若干工業的改革，正如許多私立女子學校的女教師之促進公立學校的改革一樣；她們坦白地接納了由女性發端的改良方法。

已結婚的婦人與男子同爲家庭的供給者，且往往取男子供給者的地位而代之，然而仍時常屈服於男子權勢之下——這種情形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婦女奴隸制度之最壞的方式。婦女運動確有意造成在各方面都合潮流的，不受丈夫監督的妻子。然而在婦女運動範圍以內，所有一切的行爲及主張都仍未盡合人意。母親在家庭以外工作這種事情的本身便是一種罪惡。婦女運動曾設法改變那些最足以損害母親及小孩的環境。可是婦女運動的一大部份人仍固執地主張母親做有直接酬報的工作，致於因母親的做工而使家庭失其存在這種結果，則組織照料小孩、管理家事等社會機關以補之。

在這方面，則有以下各種理論；只有能完全自給，專心於她的工作，不爲對丈夫及小孩的責任所困累的女子，纔可以自由；只有有互相對社會負起工作的責任，只有兩性得到完全的個人自由，現在男女工作的衝突，個人幸福與公衆利益的衝突最後纔可以停止。

像人類情感生活的巨大河流之每次開導或排水一樣，這種計劃是直接的與決定的。只被求論理的熱望所支配的男性的的頭腦可以想出這種計劃，是我們所容易了解的；可是如果我們聽

見它是一羣婦女所提倡的，我們便可以明白那些可憐的婦人是如何的爲供給家庭，生產小孩，養育小孩，及管理家務這四面的負擔所困累，以致她們微笑地贊成前述的關於將來的計劃了。

然而此外還有其他可能的將來的理想。只要出產物品不復爲私人資本主義的利益，而爲社會政治的利益所判定時，這種理想便可以實現。到那時女子便可以在那些使他們可以盡量發展其生產力而極少損失其時間及精力之實業內工作；最要緊的是那些工業的工作并不需要長久的籌備，而熟練的技術也不會因工作的間斷而受影響的。在這些年頭以前，女子的職業是母道，過了這些年頭以後，女子仍永遠可以得到經濟的工金作酬報；反之，在這些年頭則母道便是職業，她可以從國家得到酬報。只需女子及男子都願意有一個新的局面，將來我們便可以達到以下的狀況：

一個一切社會政治的計劃都以青年的福利爲中心而決定之社會。

小孩的父母都是合於及準備着做有價值的父母的，他們因此可以爲他們的小孩創造適合的與完美的生活的環境。

母親們只有在以「自由之身做社會最重要的工作」——生產及養育小孩——的情形之下回到丈夫、小孩及家庭那裏去。

父親們以工作餘時來與母親們共負教育兒童的責任，并與她們及小孩共享家庭生活及其他。

這種將來的國家的理想，在我的幻想中，有如一個有偉大海景的意大利花園一樣。反之另外一種將來的理想，在我心目中，有如一個煤礦，在這裏面一切精神的與社會的植物都成爲化石，所以它只能做機器的原動力，

.....

最足以證明發展的能力的反動力之多及隱奧的，莫如我們根據婦女運動的基本思想——女子個人能力的自由發展——下極端的結論，而認無組織的，無機能的社會主義之將來的理想——剛提及的——爲婦女運動的合邏輯的結果。

這是歷史上不變的事實，在婦女的權利及自由運動最有成效的美國，許多中等階級的婦女

曾斷然的下這些極端的解放的結論。這種理想在心理上既是如此之合邏輯，所以當簡單的精神生活及民衆的生活的需求仍是形成將來的理想之最重要份子時，社會主義的婦女也從她們不同的觀點達到類似的理想。幸而在婦女中——如在一般民衆中——仍有不少「新的區域」在這裏面，新的精神的狀況將會萌芽，而在相當時候，新的理想也將會開花的。各種類的人，間或能忘記他們在人類中的重要。然而全部份的人類，從未喪失過自衛及求種族最高的發展之本能。我日後將會再討論這個問題的心理一方面。我在這裏只把它當爲將來的社會計劃略論之而已。

.....

婦女運動會爲婦女們開闢了一種事業的新園田，就是科學的園田。在文藝復興時，有幾位意大利婦女就已經應任過高等學校的講座，在十七及十八世紀時，有幾位婦女認真地專心於經典的研究或正當的科學，但這些事實，都只是些例外而已。而自有婦女運動一來，即因在學術上有大貢獻而聞名的婦女，也仍是例外的。可是在好些地方，當她們的丈夫或其他男子的助手的婦女，現時在各種事業內做了好的科學的工作。許多婦女在創造方面也極活動，可是至今尚沒有一個女

子的名字曾與一個創造新紀元的發明有關連。

尤其在需要組織能力的事內，婦女仍未能著名；她們既沒有創造一首偉大的樂譜也沒創立垂久的建築物，既沒有創作一個古代的戲劇也沒有創作一首詠史詩。在另一方面，以前認為不大適合於婦女的純正的科學如數學、天文學、及物理學等，現在婦女卻因它們而著名。這可以作為對婦女的智識生活下鹵莽的結論者的一個警戒。非等到數代的婦女——與男子有同樣權利去受教育，受到家庭及社會對男子的同樣的鼓勵——運用她們的發現才能，及發明與創造的才能以後，我們不能真實的知道現在婦女在這方面的次等於男子，是不是自然的一種規定；是她的天才無機會表露呢，抑或如我所相信的，它原本是有另外一種與男子不同的天才呢。

在藝術方面，有幾種工作是不需待婦女運動把它們公諸婦女的：戲劇的藝術、音樂、及跳舞。然而，婦女運動之增加對女子一切好工作的敬重，及提高一般婦女教育的要求，卻間接的變換了婦女在以上所言之幾種藝術的地位。婦女運動對現代有些藝術也會有直接的影響。挨拉諾娜杜塞 (Eleanora Duse) 告訴我，她所抱最大的願望，是代表及演出新婦女，雖然現代的戲劇家很少

能給她以她所希望的材料，使她能從材料所產生的人物中，表露出新婦女的心靈，及提高男子與女子本身對於女子的理想。

在跳舞方面，尤其在美國，婦女在它的形態方面是個創造者，因而也是婦女的新精神生活之表露者，因為這種新精神生活是由這些跳舞的形態得以表露出來的。由發格納的歌劇（*Wagner's Operas*）及故事詩的歌唱，大女歌唱家曾吐露了女子靈魂的最初的渴望，這種渴望現在遂形成了新婦女。經過鋼琴大家及梵亞鈴大家的演奏，沒有一首古代的樂譜不有同樣的顯示的。婦女運動的最優美的效果——只是些既不能列舉也不能討論的情感之影子而已——會由詩節、動作、音韻、拍子，由聲音的音質，手的姿勢，目的顧盼，梵亞鈴的音調達到我們現代。這種效果是用不着經過男女先去競爭孰先孰後而後纔能獲得的。在其他範圍以內，對於為婦女所創造的藝術之感受性仍往往為這種競爭所遲鈍。在以上所舉的事業內，遠在覺到自己的使命的婦女運動開始以前，婦女不用爭論便使舉世深信男女間的完全平等。所有這些以一種或他種美獲勝的婦女們，對於婦女運動的貢獻比婦女運動對她們的貢獻大。誠然，婦女運動會直接的及間接的替

訂開

悉小

候會

團遊

及共

裕而

的極

以政

總律

迎都

竹無

際

的性格最能充分地及優美的表現出來。在所有這些學問的範圍以內，婦女會產生過被男子列入——雖然不是列入同一門的男性天才之偉大的作品內——男子的著名的作品中之作品。在當別人作品的媒介這方面，我們這個時代的女子是由印刷物而獲得其重大意義，並不是如開明時代或哥德時代之由會話及書信而獲得其重大意義。無論如何，現代當論文家、傳記家、繙譯家及收集家的女子都是文化上有價值的中間人。不幸她也是個危害文化者，並不是她所產生的拙劣作品足以危害文化，因為這些作品不久便會如男子的類似的作品一樣地湮沒無聞的了。真正的危險，是缺乏智識上及道德上的修養的女記者人數之大大加增，而以上兩種修養又該為從事新聞事業的人之必需條件。然而，這種職業現在反成為一般愛好此道而沒有專門訓練及名譽的人之一種最易打進去的事業。結果是，那些缺乏以上兩個條件的男女，便在她們的報紙上不分清白地把鄭重其事的人的真正作品及主要的性格貶抑。而在他方面，這班咖啡館的人物則互相褒獎為皇帝及皇后——只是一天的！這班報棍子遂在小刊物內賣弄他的風情及報復他的仇恨。未開化的人所用來掙進敵人的胸膛的刀，現在改變為評論者用以中傷一個競爭者最近的作品之筆簡。

言之，婦女現在供給報章的工作，偶然是優越的，往往是平凡的，差不多通通是無價值的。她們的女子的性格使她們比男子易於更完全地俯伏於報章的神座之下——即一般社會。這種『女性』特別表現其能力於如『以動搖的鎖去握住那流動的時光』的舉動一樣，也表現於能夠預先斷定這種帶時間性的鎖是靠不住的，及那一時的約束是無益的。

一羣婦女既趨向於新聞事業，在婦女運動應指導她們去做的事業內——如社會學的及心理學的研究工作——便很少有她們的踪跡。差不多所有論及小孩，青年及婦女的常態的，非常態的，犯罪的精神生活之重要作品，俱為男子所著。不幸他們在科學的作品內也論及女性的精神生活。在這裏面，作者膽敢談及『女人』，雖然除了從他的母親或姊妹，妻子或愛人處得到的幸福的或不幸福的經驗以外，他對於女子是一無所知的。

男子向『無人過問的境界』內去探訪——這是女子們所缺乏的——使他們得以享受一點使用『科學方法』的令名；這件事實便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麼要讚揚女作家對於討論女子問題的的作品為『科學的』。其實，這些作品還不是同男作家的著作一樣的膚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爲婦女所寫而講及婦女的社會學的及心理學的書籍，並不能真正的把一般女子及特殊的新女子的事物告訴當代。唯有在稗史、抒情詩，或自白的文章內，女子曾貢獻關於女性的最有價值的文件；在一方面，那些文件說明因婦女運動而起的女子本性的變化，在另一方面，它們說明那部份的女子的基本性質仍然未有改變，雖然這種本性在現代婦女身上所顯出的各部面，比在以前的婦女身上所顯示的多；這各部面是由於女子現在多次的與生活接觸及衝突而生的。

從文學的觀點看來，這些自剖的書的價值——就表面而言——是不能與現代天才的女作家所寫的客觀的，古典的作品比較的。然而，一本這種自剖的書籍——在這裏面，作者曾坦白地敘述她自己的歷史——是往往具有真正的文學價值的。即使這些作品裏面有虛僞及自怨的地方，有對男子或其他女子作愚笨的不公正的評論的地方，對於顯示現代婦女的心靈這方面，將來它們是比以上所言之清晰的，技術完善之婦女的作品有價值的。因爲關於這個婦女時代中的婦女實況，只有從那些講及力爭自由、工作、權利、或名譽之激憤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或從那些抱另一種憤激之情的作品見到——在那些作品內，靈魂或肉體或兩者皆永遠不息地吐露出她們的渴望，

並不顧到已得的自由與工作，權利與名譽。我們現在用來反對這些書籍的正當的理由是它們的不顧一切的態度，然而這點將來也許正成爲它們的最有價值的地方。

因爲，直至現在，文學中最妙美的以及最可怕的女性都是男子所創造的，許多男子以爲他們比婦女自己對於婦女還要了解得多。只有在這一點上男子是對的——就是婦女曾因戀愛而登峯造極，也曾因戀愛而陷於墮落之途。可是除此以外，婦女有一個更清楚的見識，因而她們對於彼此的理解比男子對於女子的理解更深一點。當一個婦女適合地講及她自己與其他婦女時——有時也講及小孩——我們便即覺得文學中的「永久的女性」(Das Ewig-Weib)可以照其字意地創造一種女性的藝術。目前我們很有理由地希望藝術及科學都不單是表露出男性或女性一方面，而是把一個完整的人格顯示出來。然而這不是說，這個人格已把男性的與女性的性質溶化爲一個普通的人類，因而使它變爲衰弱。在這樣一個人裏面，男子及女子的特性都并肩地存在及輪流地或和諧地盡量發揮它們的力量。在能人中，我們可以找到女性的男子及男性的女子；可是在天才中，則永遠找不到的。在天才的隊伍中，每人除了他性的最優美的特性以外都充分地

及完整地保護他本性的特質。爲先一時代的文化特徵之特殊的男子品性或特殊的女子品性，在當代的偉大的男子或女子中，反而往往缺乏的。換言之，他們恰好缺乏那些男女用以在文學及生活中互相取悅及取悅羣衆的——不是同時發展的特性——極端的男性或極端的女性。

在直接爲婦女運動所引起的婦女文章內，我們可以閱讀到女子本性的全部——由最高尙的女性以至最卑賤的女性。這種文章指出若干婦女是如何的不加思索及無防禦的投身於競鬪中，而其他婦女則又是如何的理智及富有準備地從競爭中奮鬪出來。這種公正的評判可以從我在前一種婦女中，往往找到附從者，而在後一種婦女中則遇到反對者。這個事實得到證明。

半由於演講及文學的活動，半由於辦公廳的例行公事及組織的工作，婦女運動本身已成爲婦女的一種新工作區域。甚至在這個區域內，許多婦女雖都被徵，而被採用的則是寥寥無幾。然而，除了戰敗以後我們曾幾見沒有行李的軍隊？

在家庭權利這方面，婦女運動曾直接地及間接地大大的改良了未婚婦女的法律地位。最近

的證明是我的國家。在七八十年間，它曾予姊妹以與兄弟一樣的遺產權；它宣稱未婚女子的成人年齡與男子一樣——這個成人年齡日後因丈夫做妻子的監護人的職權之停止而增大。宜於結婚的女子年齡已展延為十七歲。慢慢的婦女與男子佔在平等的地位。經商及經營實業；她已得到充當若干政府職位的權利，雖然有許多職位仍是她們所不能參與的。已婚的女子卻適得其反，她們仍永遠如一個未成年的人一樣；如果結婚沒有確定給與妻子的財產，則丈夫便有權處置妻子的財產；他握有管理他們共有的財產的權利；他可以限制她工作的自由；他有權管束兒女。然而有幾個小小的進步是可以指出的：婚約的效力的增加；妻子有受薪金的權利；若干對於財產分配及離婚的改革；幾個對於私生子的地位的改善。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改革——直接地因男性的發端，間接因婦女運動的影響。可是各處的家庭權利仍以父權為原則，丈夫對妻子有無上的權，婚姻不能解體，否則亦需經過若干困難。

關於公民資格這一點，我亦將從我知之最深的國家舉出例子。在瑞典，婦女很久以前便參與選擇教師；她們佔有市的選舉權已五十年了；以後在某幾種情形之下，她們已獲得市的被選舉資

格，例如，有資格被選爲學校委員會委員，慈善機關委員會委員，及在最後被選爲市參議會參議等。其他可以舉出來的例子還有的。其他國家的婦女，有得到更多的，也有得到更少的公民權利；只有幾個國家的婦女獲得「政治的」選舉權；予婦女以政治的被選權者，只有芬蘭國。

在家庭權利及公民權利這方面，婦女運動已獲得的權利，與仍未獲得的權利比起來，是很少的。可是我深信我所見到的在下面花園演着的「母親與小孩」會佔有一切妻子、母親、及公民所應得的權利。

在它現在這種方式下，婦女運動便算完成了它的職務了，如果它能爲每個婦女取得發展及運用她的個性的法律的權利，不因她的性別而受阻礙。然而在做一個人及一個公民那方面，婦女得到解放以後，在做一個女子這方面，婦女仍未得到解放。對於這方面，任何法律的定規或法律條文可以獲得的思想的方式與情感，禮節與習慣等改變，都毫無裨益的。現在的婦女運動會爲，及仍在爲這個最後的解放創造社會的環境。可是它對於它自己的工作之過於擴大的結果是不贊許的。它希望一切婦女都有同樣的權利，也有同樣的責任。如果一個獨身女子，利用婦女運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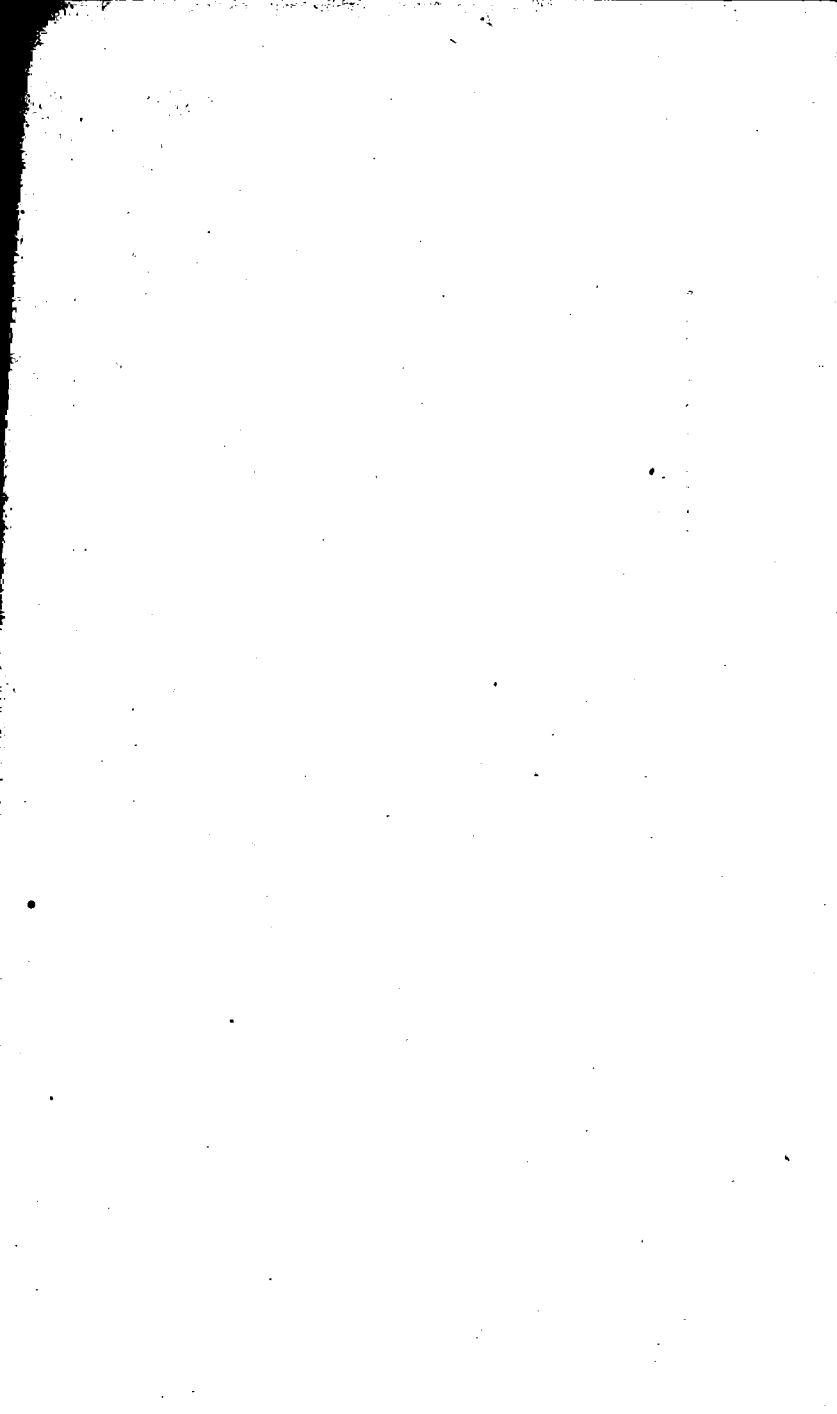
她爲社會之一員——爲她取得的自由，依照她心的深處的要求來形成她一個人的生活，老的衛士便會對着他曾勇敢地參戰的自由戰爭之結果生出憂慮了。

可是最可以肯定的事情是，無論她的內心的希望是精神的創造的本能，是戀愛的幸福，是母親的喜樂，或是宇宙人類的良善，女子的個性總會永遠得到表露的新方式：那些表露的方式，一半是曾一度是自由派而現在變爲較守舊的婦女運動者，及現在社會主義的婦女運動者所不能預知的，一半是她們因知道而哀悼的！目前甚至「已解放的」女子也慣常追隨社會習慣特爲女性而設的路線，及服從屬於男子的文化的思想。可是如果在未來的一千年內，一個女性的文化真能增補男性的文化，那末婦女在這裏面也會有勇氣來創造爲多數婦女運動家現在所不敢想及的事情。那末我們便可以明白現在一切的社會運動，尤其婦女運動與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爲超男性及超女性——或完善的人，如果你喜歡一個舊一點的辭句——找尋路途的工作而已。

如其他的「老衛士」一樣，女權主義的老將寧願戰死沙場也不會投降的。在花園下面的小女孩們將有一天會慶祝她們的紀念日。因爲由於她們的奮鬥，那條通出大海的路——在那裏，一

個駕易碎的小船，在黑夜中冒險的人許會遇到破船之險的——變爲少年人通行無阻的路。許多人將會冒這種水程而聽候命運的決定，其堅強，自重，及鎮靜的態度有如什文特（Schwind）的水彩畫（Wasserfahat）內的少女一樣——未來婦女的優美的象徵。

（註一）除了織物業以外煙草業僱用女工最多



第二章 婦女運動對於內心的影響

如果我現在開始注意那受上述各種情形的影響而發展自己的婦女的靈魂，也許很多人會希望我對女性精神生活的性質作一種論說。可是，當心理學上許多最大的問題現在都在急變中及還未決定的時候，正如各種箴言之不可答辯一樣，作這樣的一種論說在學術上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混亂的過度的時代中，要想根據經驗來對婦女的心靈的特質下各種肯定的結論，也必是膚淺的很。只有一個關於婦女精神生活的堅決的見解——因我對於精神及肉體生活的進化的一元論之觀念——我是不能不表示出來的。這個見解是，至少在十萬年婦女運用身體上的為母的功能之中，那些關於母道根本的精神特質，必已一定發展得非常強大，結果使男性的靈魂與女性的靈魂之間生出一種斷然不同之點——那就是說，各處的婦女的靈魂與肉體都是適合於及渴望做母親的——一種適合與準備狀態至今仍可稱之為常態。為母親所必需的精神的性質

已成為女子的特質，而為父親所必需的性質也成為男子的特質。這不同之點其對於兩性在延長及發展種族的功能上的適合之要重，有如青年一代的生命的富源一樣。因此這種不同之點的消滅或保留遂成人類的一個重大問題。

用譬喻來表示，我覺得這種程序是由宇宙人類的精神生活的一條總根，發生兩條在開花時可以合在一起的莖。這種分枝必定在兩個同樣重要的區域內生出分工的事實。根據這個觀點，我在以下表示我對於婦女運動對婦女精神生活的影響的價值之意見。

我們都知道生命以動作來表示自己，而動作則會產生更改與變化；這種變遷可以形成較高的組織也可以形成分化的作用。

在世界的歷史上，婦女運動是各種自由運動的最重要的運動。這個運動到底是引導人類趨一個較高尙的抑較低下的方向這個問題是當代最嚴重的問題。無條件地肯定了前者或後者的人，都是在發表一種未成熟的評判。這個問題須要以公式表之：

(a) 是否婦女運動會帶給人類多一點的生活力，大一點的自衛力，完全一點的組織，使較

簡的方式變成較精密的較複的方式，使較單調的東西變為較豐富，較不同的東西；使不連貫的東西得到一個較完善的結合？抑或是婦女運動引出一種遏制生命的活動並使社會及人類一致的能力退化，消散，及減少？

(b) 現在一般的婦女的精神生活是否超過婦女運動剛開始時的水平線？現代的婦女是
否有較精細的知覺力，較深的情感，較清楚的思想，較穩固的意志，較豐富的聯想力？她們精神上的
才能是否因共同工作而能互相增長，不致互相妨礙？簡言之，現代婦女的精神是否比任何一代的
婦女的精神充滿一點？

(c) 在生命的各階段內，現代婦女的身體是否比前世紀——婦女運動真正在歐洲開始
時——的婦女更強壯，更康健，及更美麗？

(d) 對於履行做母親的身體上的及心理上的功能，現代的婦女是否比前世紀的婦女更
為完善？

如果這個問題這樣提出，則客觀的研究者便須要答覆一切的問題——「是與不是。」

可是如果這個研究者是一個進化論者，他便會知道每一個社會的進化的進程，都是如現在女界所嘗試着的一樣。在任何一個社會的範圍內——在這裏面人的行爲，都因法律及習慣而得到一種純粹的本能的確定——我們首先見到爲這些法律及習慣所壓逼的人，爲了發展及運用他們的能力，是需要如何反對外界爲他們設立的範圍。這種反叛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在一種紊亂的狀態中，那時一切事情都好像要崩潰一樣——而在前一個保守的時代，「團結」卻生了重大的危險！可是過了這樣一個紊亂的時期以後，建設的時期便確實地來臨了，此時一部份舊的東西便被組織及混入新的東西去了。然而這種舉動已不復是種本能的衝動。人類已重新覺到法律及習慣的價值；這種法律及習慣是經過思想之認可，情感之環繞，意志之認許爲仍是時刻必需的，可是比人們以前所反叛的法律及習慣高一籌的。然而正如在夏天日光之下曾一度在樹上長得蔥綠的樹葉之漸漸會落在地上一樣，這些新習慣的動機慢慢地湮沒無聞；男子復依照本能的確定而一致行動——直至這個新的不振的時期喚起一種新的反叛及個人主義的成就爲止。

婦女運動已將由動的階段轉到靜的階段。就在這個時候，對於婦女運動的鑑定纔有可能；同

時各人也需相信婦女運動對於人類提高生活這點的理想及實際的方針，將來必受從婦女運動的效果得來之知識所影響。

個人主義的每個大的成就都如春潮一樣的輕率，且必須如此纔可以有力量去做它的工作。婦女運動也是如此。可是它遇到當時兩種其他大的思想，即社會主義及進化論。結果，婦女運動逼得慢慢地更改它對於女子個人及她現存的地位之觀念。

一方面，按照已表現的事實，男子須要明白「公開的競爭」與「個人創作」並不是絕對的政治經濟的真理。在另一方面，婦女權利的保護者逼得漸漸地明白婦女的靈魂並沒具有不因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價值——精神生活是以環境的轉向為轉向，並從環境取得它的印象。五十年前的婦女運動者，嘲笑商業的或政治的生涯會使女子的性質消失這種異議，可是現在那些具有進化論者的頭腦的婦女，則知道一切人的精神生活皆受變遷律的支配；正如男子的精神生活之必然因各種不同的職務及環境而改變一樣，女子的精神生活也一定會改變的。這些婦女運動者的主義是「婦女運動」只有抱穩固「真正女性」這種信心纔可以對婦女，男子，小孩，家庭，社會，

及人類有裨益。

如果婦女運動沒有這種固定的宗教的信仰，它怎可以抵抗在女性及他性中所遇到的如許的偏見及愚笨的事情？婦女運動已得勝了，因為它是自己迷信自己的。

這是很自然的——經過幾世紀的穩定以後——其時婦女的地位只是因一般文化的進步而改變——婦女最後知道她們可以加速她們自己的進步，並可以因而也加速宇宙人類的文化之蝸牛似的行程。於是婦女遂鼓勵自己及加增自己的行動。這種運動變更愈速，則她愈為與有力的身體的或心理的行動同來之狂歡所佔有。當時有那一個運動能比這個運動前進得更快的呢？人民的移居，反抗運動，奴隸的反叛，革命，曾引導一個種族，一個階級，一類的人越過若干地理的或社會的界限。婦女解放會移動或擴張半數人類的自由運動的界線。難怪她們把這個運動的範圍增進以證明它的方向之無錯誤。所有的出發點，人的天然的權利，個人的自由，社會的需要——這一切都向着那個在社會如在自然界內一樣的，照耀男子也照耀女子的日光走去；他們都登上男女兩者都可以呼吸到高峯的空氣之山巔。因「女子的本性，」「家庭的福利，」「社會的意思，」

「上帝的意旨」等類似的爭論而生的一切障礙都已證明是暫時的。爲了生命的最深的規律，爲了生命的發展，生命擴大的規律，社會也不得不演進這個運動。當它開始時，正如聖經上對於風的描寫一樣「人不知它從何處來，也不知它往何處去。」現在人人都知道了。當代的精神與婦女運動家的理論同調。解放的思想，已如桿狀微菌一樣地瀰漫空氣，只有野蠻的人纔會完全不受此種思想的影響。

現在沒有一個當代巨大的運動的路線不插進或與婦女運動的路線平行的。每一代青年都無意地及不自覺地被它牽在一起，已達到之目的，在現代看來是很明顯的；現在人們仍在爲他們而奮鬥之目的，在將來看來也會是同樣的明顯的。甚至它的最殘酷的敵人，現在也得當婦女運動是一種力量。因爲一種狂熱的結果，這種力量很快地便獲得它的優越的地位了。正如尼羅河之清流與白流混合一樣，在每個當代的巨大潮流中，熱心與狂熱混合在一起，後者產生最大的效果，因爲它予一般人的情感——好的及惡的——以生長的力量。

每一個偉大的思想，都是因偉大的具有新異的精神的宣傳家而起。婦女運動的精神也是起

於那些不附從當代的精神的男女；他們從寂寞的山丘上面對當代發出他們的警鐘。予當代以新的理想的人，往往具有宗教的本質。這就是說，依照一個好的介說，他們「本身是個人主義化的，行動是社會化的。」

具有這種本性的人，首先抱着火一般的熱情去尋求自己。然後，他們抱着火一般的熱情去犧牲自己以救助他人。他們視他人的痛苦及錯誤如自己的一樣的關切。一個不抵抗地忍受他人加諸自己的不公正之事的人是不會具有為他人的權利而奮鬥的氣質的。堅忍地忍耐了一切的人，會變為一個加諸他人以不公正的事之從犯。一個抵抗自己所遇到的不公正的事情的人，可以為他人打開一條正義之路。這種探險家，是婦女解放的最初的使徒。他們抱着一個信仰而委身於這種工作。這個信仰是不需證明的。這個信仰使他們看見他們的勝利所予人類的光榮的將來之幻景，並聽這個光榮的將來的佳音。他們不是從科學的研究，不是從政治經濟的制度，不是從哲學的證據，也不是從政治學的學說出發。他們之投入鬪爭中，並沒有充足的利器，也沒有作戰的計劃，只聽精神之推動。然而這樣的一個辦法往往會引起以後信徒的爭論的。於是宗派生出來了，慢慢的

一個教會的形體出現了，所謂正教，羅馬教，及異教徒裁判所是也。苟人類的最大部份仍是羣集的，則這種路程是物質上所必需的。保羅比基督還要基督教化與路得比保羅還要保羅教化這類變本加厲的事實，婦女運動也會遇到的。

在大多數的文明人中，這種路程已過了使徒，殉教者，及先驅的階段了。這個運動已經達到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內，若干特殊的顯示，若干慣例上的形式，證明自婦女運動的思想成爲自明的真理，平凡的思想，一時的風尚以來，那些曾用石頭擲先知的集羣，現在已把它們歸諸己有，並想照他們的想像來改變它們，使之合於他們的需要。

這種舊的故事一再演述：山神偷上帝的武器，可是不能用它們。還有值得我們惋惜的就是一個統治思想界的才閥，往往會因爲他的後裔的無能而減輕他的工作的價值。同時我們也須認清的，就是沒有一個精神的構成物是一擊即滅的。奴隸的思想，陰謀，卑賤的性情，誘惑——這一切都是婦女運動的偉人想使婦女逃脫的——不能都驟然滅跡人間。既然這一切都得找一個去處，於是它最後在婦女運動本身找到它的歸宿。

可是在另一方面——既然每件事總有它的另一面，我們須承認在「一個思想開始變為法律及習慣」的時候，普通人的劃一的與保守的趨向是含有真價的。

那些只能在羣衆中工作的人，恰好因他們的共同的工作而得到他們的重要地位。他們推開本身所不需要的「個人解放」，因為他們沒有個性去被解放。可是由於他們的勤謹的及有效的工作，他們獲得若干與大衆的利害有關的結果。於是，這些鄙俗的人便把前一代與他們同樣的人認為障礙物的，做成他們的踏步，從這上面，他們輕看他們那個時代的新的真理。那些明白及擁護這種新的真理的人，離開那整齊的大隊伍，這個隊伍正在平安地向着那已為小先鋒很苦勞地打開之路途前進。那些離開大隊伍的人會成為新的先鋒。他們本着最初的使徒的精神，不僅獲得一般婦女的解放，且獲得每個婦女的解放。當婦女運動達到共同的與普遍的目的之工作目前已不復需要時——因為這種目的已一一達到——現在的「急進」的婦女運動的工作便來了：求得

「解放」的方法，是把解放帶上探險家已在設法達到的最高峯，在那些高峯上，每個女性都可以選擇她自己的，也許與別人不同的，人生的路途；她可以自由地，只按照自己的良心去選擇她自己

的人生的路途。雖然這個摘要按照歷史及心理學來類集婦女運動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可是因爲這三個的類集互相參進了許多分枝的原故，婦女運動現在遂呈纏結不清之狀，使人無從劃清界限了。

誰想目睹這件事情，誰都會見到剛纔所描寫的進程——對於這個進程，現在的勞工運動也可以供給如婦女運動一樣的好的參考材料——在第二個大的解放運動中重複演現。我所指的是兒童的權利與自由運動，它將成爲婦女運動及勞工運動勝利的無條件的結果。這種思想的激動仍在黎明時候。然而從除去毀壞兒童的家庭訓練這個吶喊中，我們可以聽到那隊鄙俗的人將於午後到來深切地接受這種思想！

由於與社會主義比較的方法，我曾想鄭重說明婦女運動的主義的構成，及它的主義的狂熱，並不是因女性精神上的特性而生之結果。這些現象，是當代各種運動的特徵。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因爲一個沒有主義及沒有儀式的新信仰，對於一般人，有如一把沒有柄的刀一樣：它沒有真實的獻議，因致民衆無從與這種思想發生關係。

若干婦女運動者仍相信婦女運動的前進有如以色列人之出埃及一樣——這就是說，在上帝特殊保護之下，得免誤入迷途；她們醜詆那些認婦女運動如其他自由運動一樣地受心理學的及社會學的規律所定的確說爲「叛逆」及「背信」——這表明許多婦女運動的領袖是如何的缺乏心理學的及社會學的基本觀念。雖然如此，這種缺乏是繼續地在補救中。在現在前進的這一代中，主義的狂熱已頻於消滅，可是純粹的熱誠則被保留。

因此我們可以期望這一代對於必需的社會鎮壓有一個更清楚的了解。這種鎮壓，婦女運動的力量現在足以施行而不致損害其爲自由運動的特性。它不能也不敢停止這樣做，直至它達到它所有的目的。一天法律待婦女如一種人，待男子又如另一種人，婦女問題便一天存在。非等到男女平等及一致的共同爲人類而工作時，婦女運動是不會成爲過去的。

第三章 婦女運動對於獨身婦女的影響

以下對於五十年前的婦女生活——尤其她們的精神生活——與因受婦女運動的影響而形成的婦女生活的比較，是按照下降的尺度來排列的。這些比較是以未婚婦女的生活為開始的——從增進生活這個方面看來，婦女運動的影響對於未婚婦女的生活是最有利的。

在七八十歲的婦人當中，你現在可以找到一種或他種優良的教育，這種教育是一個有天才的獨身女子——在舒服的環境內——在前一代可以獲得的。她的家庭——尤其如果是個在鄉村中的房屋——成爲一個爲戚友們發出光及熱的文化的火爐。那些較少才能的，每人按照她的本性而傳給人以安慰或痛苦，然而她們仍可以確知——最少在十分危險的時候她們將來的後嗣會敬服她們的。對於那些倚賴她們的人，這些婦人有時是慈祥的，有時是冷淡的，有時是嚴厲的：對社會負責這種思想，她們是不知道的。反之，赤貧的獨身婦女便充當女教師，女伴從，管家婦等

「可敬重的」然而也帶來不少屈辱的職位——在德國同時也有在許多小宮庭中充當侍從者——或是服役於一種慈善機關如貧困救濟所中。可是她們多半住在親戚家裏的一隅。這一隅有時成爲全房子的最溫和與最親密的地方，在這一隅，小孩可以聽到故事及得到糖果；青年人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個可以吐露苦衷的懷抱，一個靜聽他述他的最美麗的夢的耳朵。然而事實上「姑母」多半是被認爲一種「不得已的累贅」的。因受侮辱及痛苦，她變爲精於使在她左右的人爲她的悲哀而受苦的一種人。在她們未變得極端衰老以前，這些姑母因在遲暮的時候努力想抵達「結婚之鄉」的原故，而往往或爲少年人的笑柄；而她們自己則以嫉妒的眼光來看少年人的佳運。那個時候的未婚女子，盡其所能以協助家庭的管理與分擔一切快樂及憂愁。她的地位同一個忠僕一樣。在她的樓頂的房間內——在那裏她可以住到死的一天——她回顧着一個替代了現生活的豐富的生活。

她往往拒絕一個求婚的提議，爲的是要與她所喜歡的男女主人在一起，因爲她知道他們極須要她。這些以上所言的過多的女子，會投身在俾挨爾齊白布（Beelzebub）的懷裏，如果他來求

婚當大好的時年過去了，而她們的希望活動的心及她們對於心靈的安慰與官感的滿足之熱望仍未熄滅時，則瘋狂往往爲這些孤寂的女子捏造一個她們求之不得的生活。然而現在那些「被捨棄的老處女」都呈現出完全另外一種人的派頭：快樂的，活潑的，自立的未婚女子被首先真正認識的人稱爲「光榮的老處女」。在這些因工作而獲得自立的，且有用於社會的女子當中，我們也許偶然仍能找得那種舊式的女子——「解放」被一般解釋爲自由做做男性這個時代的殘存物。扮男裝，「男性化的女子」，身穿男裝，一手拿着防禦男子的利器，一手拿着雪茄，她的靈魂充滿爲女性謀幸福的狂熱的願望與——代表全體女性——對他性的仇恨心，這樣的一「男性化的女子」往往是很少的。現在她幾已消失一切，呵，除了雪茄以外。然而她現在往往與男性朋友一同抽雪茄了。她的生活的方式及她的衣服都以美的規律爲歸依——避免使人不悅；她設法或只用一朵或兩朵鮮花來使她工作的地方顯出一點舒適的慰安的樣子。在公共的生活中，這種慰安往往是與女子同來的，這個事實也許可以解釋爲甚麼許多開頭以怒目視他們的女同事的男子，現在會覺得需要她們。這些女子的教育愈變爲個人的，則她們愈想——應合她們的時代與方法

——用她們的衣服的顏色與樣式及她們的房間的佈置來表示她們的人格。那些佔有好位置的女子，在工作快完的時候，往往得到一個自己的小小的家庭，或與一個朋友共有的家庭的享樂。她們或者加入一個合作的事業，因而可以提高她們的生活程度。同樣的女子，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她們輕視的宣稱她們永不會埋首於烹飪的工作，可是到了五十歲的時候，她們都覺到餽饌對於腦筋的活動之重要；誠然，她們現在覺得燒一盤好菜餚，便會像在少年時代考試優等及格一樣的驕傲。

如新近被解放的各階級及各種族的男子一樣，被解放的女子在開始的時候也會很不穩定地摸索一個新的形式，這種現象是不足為奇的。反之，最使人驚奇的事實是那些女子能很快使自己適合於新環境；過渡時代產生了極少奇異的女子；現在顯出很多很和諧的各行其事的女子，獨身女子這種和諧一致并不只是形式而已。在對於她們的生存——按照她們的願望的生存——的滿足中，這種和諧一致的形式找到它的內心的補充物。這種心理學是不徹底的，如果它認婦女運動只是一個「老處女的問題」，一個由於女子的過剩及男子的漸漸難於與不願結婚而起的

未婚女子的問題——因此它是一個醜女子而不是美女子的問題；未婚女子的而不是已婚女子的問題；貧窮女子的而不是富有女子的問題。因為許多美貌的女子願意不結婚；許多有錢的女子希望工作；許多已婚的婦人是熱心的主張婦女參政者。五十年以前，我們見到最聰明的女子理想一個猿爲上帝；現在，一個現代的，智慧的工作女子，當她左右找尋她的理想時，她便運用她的活潑的鑑定力。她往往與一個表現出她的理想的某方面的男子調情，可是她的了解力太大了，她要做的的事情太多了，叫她對一個不值得的人生出一種深的情感是不可能的。因此往往她度過了青春而沒有爲這樣的情感所激動。她并無深悔的便到了那個以志氣及求得權利的心爲她的生命的興奮劑之年歲。由這些具有優越的思想與意志的女子慢慢地產出斐勒羅（Ferrero）所謂「第三性」毛茲利（Maudsley）所謂「中性的蟻」；她們是強有力的，聰明的，樂於作她們工作的，冷淡的，可是健全的，在私人生活，在每日的熱心工作中，她們往往是自私的，可是遇到社會危急的事情時，她們是願意犧牲的。

於是，一大部份的五十歲的婦女成了一種例外，因為她們具有真正的本能而不結婚。因為她

們的金似的本體愈是適合於社會的組織，則愈是不合於爲丈夫及小孩組織一個家庭。雖然如此，她們也并不輕視這種工作的價值，除非她們是狂熱的婦女運動者。如果那樣，她們便譴責那些希望結婚而背棄婦女主張的婦女；她們間或以爲是對這個主張的一種不可推諉的忠實，而要求她們的朋友最少也須以聯婚的形式來反抗現在的婚姻法律，如果不是以不結婚來做反抗。她們的平等理論甚至有時實行——像法國最近所實行的——主張婦女也履行男性的軍事職務。

可是她們的主義雖然有乾燥無味及剛強的地方，這些婦女運動者也總比前一代的「性情乖戾」的姑母近乎人情得多。那些姑母之所以變成「性情乖戾」完全是因爲她們的性質是屬於以上所言的那一種人，而他們又找不到做她們所渴望的可以活動的地方。其中一二人也許是野心勃勃的，因爲有些婦女及男人只能如異教的上帝一樣地在祭獻的香火中生活。在他們的青春時代，這些有大志的本性可以從社會生活的勝利中得到滿足。可是後來，情感遂如火之在火藥箱一樣，引起了不息的爆炸。現在電的發動力是一切公用事業的活動力。那些前一代覺得自己被人輕視及損害的「姑母」最易復見於文學的及藝術的工作中。這些文學及藝術的工作現在爲

許多被生活或志氣所逼的婦女所參加，她們想藉強有力的工作來補償爲自然所否認她們的才能。這些婦女既然是富於情感而不是富於理解的人，在加倍的意義上，她們必定不滿意於一種，就大多數情形而論，仍是充滿了經濟的顧慮——因而引起許多屈辱——的生活。雖有這許多不如意的事情，她們現在所過的生活總比五十年前所過的那種生活豐富得多。在五十年前，她們便逼得坐下，依着醜陋的花樣來縫那些不須要的無窮的手工，或爲她們所憎惡的人撰作祝壽的感情的詩句。

可是現在仍往往有那些婦女，她們往日具有一個真正的「親愛的姑母」的性質，她們溫柔的使衝突平靜，并填補她們也是一份子的家庭的缺憾。這些無論天晴或下雨，年年月月都爲她們心裏覺得無關重要的工作而來回奔走的婦女中之最溫柔及最易感者，往往歎息的渴想着那些她們能够以「姑母」的身份來在一個家庭內接受及分與溫熱之氣的日子。然而在有些時候她們便又知道獨立是如何的可貴，因爲只有獨立她們纔可以予別人以幫助，否則是不可能的；例如，她們可以送一個姪子去大學讀書，或送一個朋友到療養院養病，或爲她們的母親僱用一個她們

不能充當的護士。

這種獨身的女子多少總履行了維繫家庭的使命，正與她時刻的借言語與行爲以維繫朋友與同志們的關係一樣。這些女子專心致意於她的事業，甚至讓戀愛的時光，或戀愛本身過去而不察覺。她們的青春飛去了，她們悲傷地覺到她們的女子生活已不復存在了。然而她們勸導自己說，她們已在她們的工作中獲得不少快樂，這許多小小的快樂便足以替代一個大的幸福。她們真實的相信這個道理，有如嬰兒之相信吮自己的指頭便得到滿足一樣。可是當她們過了五十歲以後，有些這類的女子也許會承認她們往往想對她初次所認爲最好的男子說「給我一個小孩。」有時在她們遲暮的時候，她們會用承繼義子的辦法來平息她們做母親的渴望；有時她們藉戀愛的關係或結婚來自己生小孩以慰這種渴望。這種晚的與尙未確定的幸福，完全因她們的工作而得以實現。在那個時候，如果不在更早的時候，她們便祝福這種子她們以經濟的能力及冒這個危險的勇氣的工作。

比這些較慣常的事實是，過了最初的青春的獨身女子，在對別個女子所發生的友誼中，找到

發洩她們的大部份沒有用過的情感之門道。在有些地方，這種友誼是嫉妒的及嚴格的，在有些地方，它是真實的及專誠的。我想鄭重聲明，我在這裏所講的完全是些自然的精神的情況。現在講及像詩人薩福所描寫的『性生活』的事情很多；她們或有採取如男子所想像的不潔的方式者。我從未遇見過她們，我推測大概是因為我們一生很少遇到與我們的原質完全不同的人。然而我往往察覺那些現代的精神優美的女子，正如以前希臘的精神優美的男子一樣，她們在女性中最容易找到那些使她們的精神生命感到欽仰、興奮、同情、及崇拜的性質的人。

.....

這裏所描寫的幾種主要的獨身女子，具有智力的人及富於情感的人，隨處皆可遇到。根據一般輿論，則前者在美洲已佔優勢；我覺得，在歐洲則後者仍佔優勢。每種婦女都包含許多種類，這一點是不用說了。例如有許多很平常的家庭的女子，她們會覺得幸福，如果她們可以放棄她們自立生活來享受她們的父母的或她們自己的家庭的庇蔭。同時我們也可以找到像古代的安丁（Antine）一樣的，沒有靈魂的，冷酷的女子，使一切男子都變為她的奴隸。如果她充任何職位，她知道

怎樣爲自己取得最少的工作；如果她在藝術的事業內工作，她便知道如何取得最好的批評。她從未反問過良心，她認爲每樣快意的事她都該享受的；她只避過任何不悅意的事情。雖然工作也是屬於不悅意的事情，但她仍繼續去做，直至她找到機會來在婚姻市場上應有盡有地表現她的「品質」。

這種曲線所造成的女子的正相反的對偶，是直線所造成的女子。正如上先那種一樣，這種直線造成的女子也是常常有的。這種女子，除了「工作與責任」以外，從未要求過別的事情，而在一生的各種職位中，她總有許多工作與責任。她年年月月的坐在辦公檯傍，穿着合適的工作衣服，不加半點修飾；她覺得驕傲。如果她從未需要請過一天的假；她覺得自傲，因爲她從未遲到過。反之，她從未依時離開過辦公廳。因爲她對於工作或職務方面已非常老練，她毫無怨言地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有如一個飽受訓練的兵士之在一個勞苦告老的隊伍中一樣；如果她的長久的小心的工作能給她一點小小的終身年金或養老金，她還更覺感謝呢。這種女子多半是在五十歲以上的——僥倖得很。因爲這種婦女運動以前產生的女子會因她們的幾近於有罪的「節省」她們

的謙卑的，謹慎的服役而致減低了她們生氣勃勃的同事的薪金。後者在開始工作時便抱有工作最後會使她們自由的願望；這就是說，工作不單給與她每日的麵包——疾病或事故的變更都隨時可以使她們失掉的麵包，而且能給她們內心所渴望的東西。也許她們甚至不能獲得她們可以憩息與屬於自己的房子！薪俸過薄，工作過多，極端疲倦，如果這些婦女失了她們也許會具有的活潑的仁愛，雖動猶靜，可人的溫柔等「婦道」的本質，誰會覺得驚奇呢？古代愛斯蘭德（Icelandic）的詩人已知道「受過傷的人而變為美麗的是極少的。」這些婦女須竭力做她們的工作及穿「適中」的衣服來隱匿她們的過薄的俸給，否則她們便會失了她們的職位。對於其他各事，她們得極端的節省，而她們的節省也許又為他人所取笑。她們能够很使人欽佩地使自己繼續為自重與平等而奮鬥，棄絕可以增加入息的「戀愛的」小賬，及依照良心地履行她們的工作的規程。她們仍得以非常的趣味，保持着的精神緊張力，及寧靜的溫柔來做這種事情——因滋養不足，睡眠不足，休養不足，及每日的極端勞頓而致消耗的精力，是不足以應付這種事情的。她們的神經病態借冷酷的或病性的情感的表情來發洩，而為她們的乖戾的性情所擾的人們，卻很少推測到辦公室、商

店、咖啡館或類似的場所演成的悲劇。如果悲劇的結果是自殺的話，人們只顫震一回——一切又復如舊。

這就是「解放」對於千萬的婦女的實惠。對於這種事實，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間接地應負何種責任，這一點我們已經着重講過了。

然而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的現行的經濟狀況。不斷的狂熱的競爭及財富的積聚，使人精疲力盡，使人失了靈魂方面的生活，使人失了良善的美德及歡樂。當歡樂的偉大的，美麗的，永久的源泉已被耗盡的時候，人們便完全從肉體的娛樂中尋找生命的興奮劑。他們往往使肉體的娛樂變得更加興奮一點，俾能在衰弱的神經統系中喚起慾望的情緒。此外，則有那些對生活感到厭倦及痛苦且工作過多的不斷地為他們的物質的安全而恐怖的人，他們只要能得到已為那些因財富而忙碌的人所不感興趣的高尚的與簡單的人生的歡樂便可以復生；然而對於這千百萬的人，這樣的歡樂是沒份的，因為富人對獲利之渴求減低了工人的薪金。此外如果我們更考慮到那些因休戚相關的情緒日增而痛苦日大的最良善的人；如果最後我們想到那些以前曾因家庭的保護得以

保存一點傳給溫熱的力量，的婦女，現在慢慢地都被趕出家庭以外。這件事，那末我使得到幾個我們現代之所以沒有歡樂的原因——比宗教的及哲學上的原因更大的原因。

.....

在有形的情形之下工作的少女，對於生命的歡愉，是現代衰微的佳運的一個補助。這些少女，具有一種新的精神，可以簡稱之爲貪欲一切足以增進她們個人的發展之精神。她們對於已獲得的東西是非常慷慨的。她們可以藉遊戲、旅行、書卷、藝術及其他促進教育的方法來滿足她們的個人發展的堅強的願望；在工作時間以外，她們的行動的自由是不爲私人責任所限制的。她們可以一如己意的利用她們的餘時及她們的入息來從事休養、娛樂、社交、社會工作或私人的慈善事業。沒有父親也沒有丈夫來干與她們的自由動作。這種能給與多方面的歡樂的自由，對於她們實在是太可貴了，這些人數不斷地在增加的少女，甚至拒絕爲了結婚而放棄她們個人的自立，因爲甚至那先有最幸福的愛情的婚姻，對於她們獨身時所享受行動的自由，也往往是一種約束的。現代的女子既然知道，在精神的價值方面，沒有一件事可以獲得而不無犧牲的，她因此願意爲保留行

動的自由而犧牲愛情。如果她選擇相反的方向，她以往所享受的自由愈大及爲時愈久，她則愈難適應相反方向的環境。這種現代的少女，如果她俯允一個男子的求婚，她的美麗的腦袋往往充滿了平等的理論，致她有時（在美國往往如此）以婚約來極詳細地規定種種自立的條件，有時婚約內還載明要分房居住及任何一方不得有對方房間的鑰匙一節呢。

這樣的新婦女也分有幾種。例如有些頑皮的女孩，「浪子」她一生不能拋棄狂歡的嬉戲及惡作劇的。有些抱有大志的女子，她犧牲一切其他可貴的事情來達到她在藝術上或科學上的奢望。有些抱有狂熱的利他主義的女子，她把爲人類服務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她甚至覺得她沒有權利來享受一個「利己」的戀愛的幸福。有些制慾的精靈化的女子，她把結婚及生子看作肉慾的機能，有靈魂的人所不值得做的尤其不美善的。對於許多這些現代的從美學方面看起來是優美的，極端易感的少女，這種美的觀點是絕對無疑的。然而俄維德的（Ovidian）變態往往會出現，這種少女把白雲或天鵝幻變爲上帝，在這個上帝的聖壇前，她快樂地犧牲她在數星期前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行動的自由及其他一切東西。以一笑來看這種過程的男子，便以爲那些反對戀愛

的思想只是兩性的永久戰爭中的一種防衛的新利器而已。然而當這些男子也參與這種戰爭時，他們便知道他們的看法是如何的錯誤了。他們遇到的婦女，都是非常驕傲，看重她們的自立，對於自己的精力毫不愛惜，天性很易受創，熱烈地專心於她們個人的事業，及很堅決保持她們的自由，致使她們很少能認識戀愛的和聲。不錯，這些婦女之所以拒絕戀愛，往往只因爲它是她們的自由的一種約束，她們的工作的一種障礙，使她們的意志服從於他人的意志的一種力量。

而只有把自己整個的貢獻出來纔會覺得真正自由在心底裏是充滿了女性的婦女，現在已在繼續不斷地減少了。可是如果現在仍有這樣一個完全忠實的女子，她便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一種最高尚的女子。尤其如果她出身於一個舊禮教的家庭。那末，她便把相沿的習慣中及爲婦女運動所引起的革命中之最好的成分化合在她的人格內。她本身的原質都自然確定地從那些幾代來曾產生自重，盡責家庭的愛，教育的必需品，及形式的優美等美點的，富庶的土壤中吸取它們的滋養料。然而她的自覺的精神生活是在現代陽光之下開花的；她有新的思想及新的目的。正如她之毫不否認她的盼望戀愛的心一樣，除了在精神一致及人類的平等的條件之下，她是絕不希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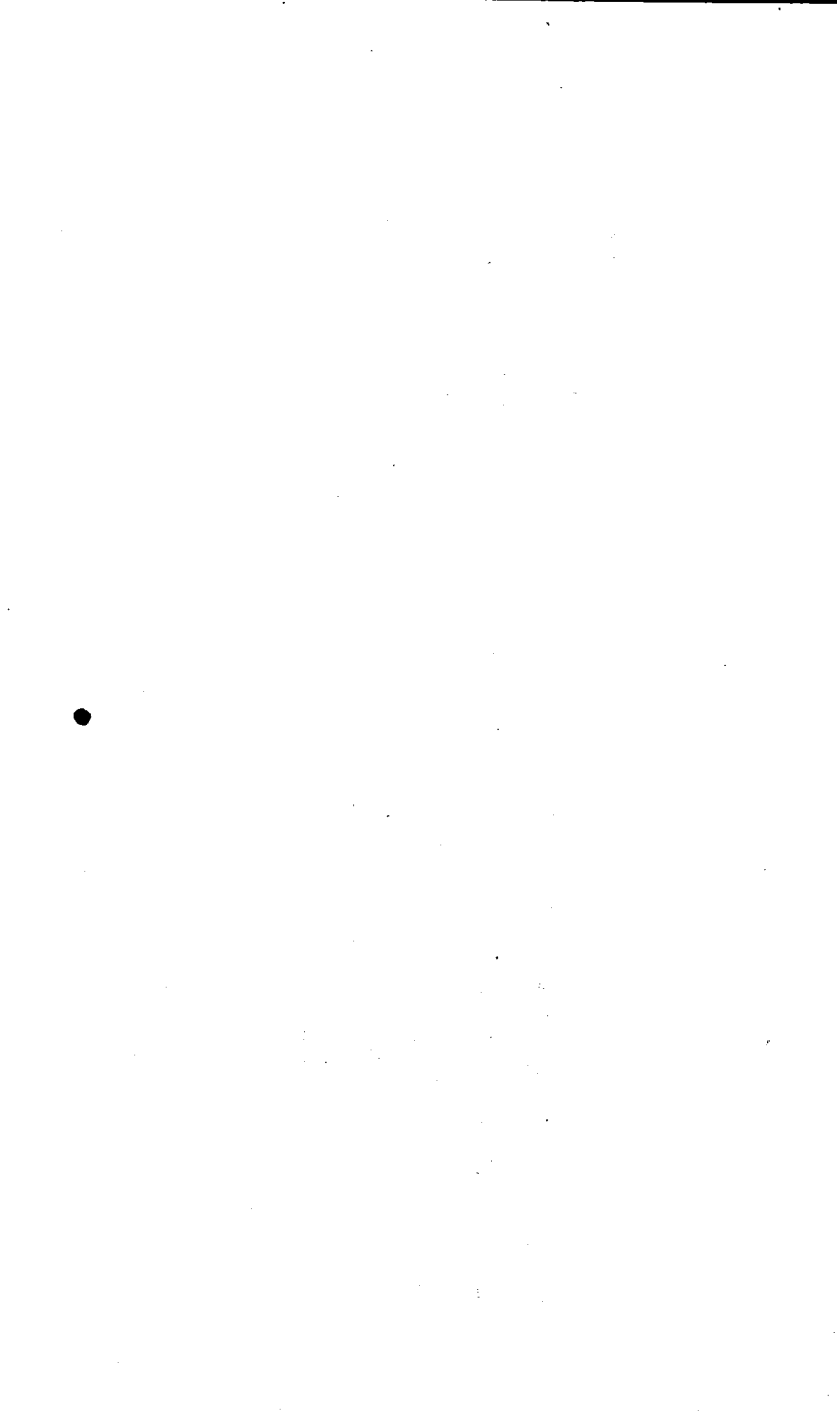
戀愛的。如果她遇到一個可以給她這種條件的男子，同時如果她也愛他，那末這個男子便可以比其他任何時代的男子更肯定地知道他是真正地愛着，沒有外間的動機能够隱蔽這個自由婦女的專誠。他看見她很易感受到一切生命的寶物；他看見她幫助着做社會的工作，履行每日的責任，快樂地工作，並以由她工作所得的自立為誇耀。他知道她會繼續如往昔一樣，一若他並未侵入她的生活中似的。這種女子與前時代的女子是如何的不同呵！前時代的女子為生活的空虛所驅使而繼續不斷地去嚐試那既不能達到結婚與沒有愛情的婚姻之愛的經驗。

這種最美麗的新女子，在精神上是與以前所講的那些獨身的年老的婦人接近的。這些獨身的年老的婦人，因為她們的經濟自立而得到時間來受一種優美的個人的教育。她們在年青的時候，往往以愉快的同情心遠遠地跟從着婦女運動的進程。後來她們卻因它的極端主張而搖頭。她們快樂地注意剛纔所講的，發展得比她們更廣闊的少女，因為這些少女是由於積極地運用其能力而發展的。這種能力是那些老一代的婦女所不能運用的，雖然她們須集合她們的消極的力量來反對習慣，以保持她們的人格。這種少女往往從這些老一代的婦女處得到一個使她們深深酬

答的精良的了解。這樣的友誼是現代最美麗的友誼：它們有如北方的中夏晴天的朝霞一樣。

我們這個時代的非常的女性之多，是任何時代，任何生命的階段所不能及的。非至她們予許多羣衆以一個幻想時我們不要因前代的圖像——如戲場的兵士——不斷地記載婦女的顯赫的名字便斷定這樣的婦女在古文化時代是很多的。

像馬塔 (Martha) 這樣的女子仍比瑪琍這樣的女子佔優勢。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於虔誠心的減少，一方面是工作的種類及社會生活使然。五十年前，獨身女子在精神方面往往是確定了的，而現在則她們往往不能確定任何方式。她們的傾向外表的生活，擴張了她們興趣的範圍，可是卻使她們的精神生活變為膚淺。好動對於「個性的發展」——就是婦女解放的目的——是最不相宜的。這種發展之所以遲緩，大概是由於缺少與其他個性作個人的接觸，及缺少與人作直接的，密切的聯絡。這種機會，無論如何，是非現在獨身女子所專心注意的社會與團體生活所能供給的。



第四章 婦女運動對於女兒們的影響

就在六七十年以前，富貴家庭的女兒們仍然極少與家門以外的生活接觸的。出了保母的手中，她們便在家庭女教師的教導之下，行過堅信禮以後，她們便不再讀書了。如果她們的家庭是個文明的家庭，那末她們就往往練習音樂或高聲誦讀，因此在那裏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一種準備投考的資格之「特種教育」，卻只是一種優美的普通人類應有的教育而已。在家庭內，對工作具有熱心的女兒們是常常有事務的。大櫃裏裝滿了往往為女兒們所紡織的亞麻布；在秋天的時候，她們集在一起來做臘腸或製臘燭；後來又為耶穌誕而烘麵包及燒肉；在夏天的時候，她們把無數的用玻璃杯載着的貯藏物放進貯藏室去。耶穌誕以前，她們夜夜做聖誕的禮物；耶穌誕以後，她們夜夜跳舞。這些跳舞會內的氣貌不揚的女兒們，在她們的一生中必須有好幾年先嚐期待的滋味：跳舞會——或與求婚有關——的約請會不會來呢？每一個男子，只要他參與跳舞會，立刻被視為求

婚者。時光年復一年的過去，那將到二十五歲的而被視爲「老處女」的女兒，會見到她的父親及兄弟以憂愁的目光來看她，不錯，她甚至可以聽見他們說她是如何的「不幸」。如果這樣的女兒在一個缺乏書籍的家庭——它們大多數是如此——內過活，那她就甚至無法獲得一本她所期望的書。如果她們得不到那只有運用極大的機能纔够作她們的服裝費之弱小的零用費，這些女兒們都是年年不斷的白做工而沒有薪金的。終年都有施洗禮及生日慶祝會；在夏天的時候，她們作種種的遊戲，有時還可以組織騎馬會，在冬天的時候，她們便組織雪車會。其他運動被視爲多餘的。少女是不許到距一里之遙的鄰居的；在星期時，以長途的散步做一種娛樂，或坐着閱讀借來的書籍這種舉動都被認爲浪費時光的。夏天時，她們須只以冷水洗澡——只有在病中纔許洗溫水澡——可是游泳卻被視爲不是女子應爲之事，所以誰學游泳使得嚴守秘密。甚至如果在鄉村是許可的話，划船，乘雪車，及溜冰也仍被半毀譽爲「男性的」。

當祖父敘述有些女祖宗——她的自傲的儀容呈現於家庭的圖像中——的英勇的行爲時，這個家庭的女兒一定會自問爲什麼這種行爲卻被稱揚，而她自己則被禁止做一切「勇敢的」

事情呢。

她們的時光都年年月月地費耗在顧繡或縫紉，在閒談家內的與鄰人的事，在永久的衝突及來回的爲小事而起的爭論中。在一個無論大小事情——依照家庭權利的第一節——各人都互相干涉的生活中，叫人激怒及興奮的機會是很多的，被限制的強壯的力量遂找到它的出路。

無論如何，在鄉村裏的生活是比在城市的充實及新鮮一點。在城市內的少女的工作較少，且從不敢單獨外出。不錯，在那裏面，散步也被視爲多餘的，當女兒們堅稱她們需要運動時，瑞典的偉大的婦女運動者夫累得利卡布累麥（Fredrika Bremer）的母親便勸她們在椅後面跳上跳下！

.....

即使那不背的與緘默的服從之原則不是完全的見諸實行，女兒與父母的關係也是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關係。他們彼此都不知對方的內心的生活。母親的品性決定了每日家內的安樂，父親的意旨決定了外間生活的事件——由赴跳舞會至結婚。志向與父親的意旨一致的女兒便是幸運的。對於違反己意的姻婚，女兒雖然哭泣，也得服從。一個小女敢在結婚的聖壇面前說「不」

婦女運動

簡直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女兒們被打一個耳光并被禁在房間內擇的新郎爲止，這種事情是往往有的。甚至一個母親感於自己年青時也很少能成功。因爲父親的權力對於妻子也差不多一樣大的。然而最澆雁來紅花，而卻沒法用它來做自己結婚的花冠。因此雖然她心裏愛明的做法還是答應了一個可以接受的求婚者。只是具有價值「一噸爲美人的女兒纔可以冒拒絕求婚這個險；不錯，她可以讓自己只爲了求婚者愈多，她愈覺得誇耀；這樣一個美人，甚至在她的結婚禮服的週有她前時的求婚者的名字。

未婚的女兒仍留在一個充滿以下這種思想的環境中；這種思想飾；她的範圍不出家門；她的首飾便是她的文學。有才能的女兒爲她的精美的漿過的襯衫并嘆息：「呵！只要是一個男子」

當家庭的入息微小時，她也許以願繡來增加家庭的收入，可是她

一個高貴的家庭的女子爲金錢而工作，這件事是一種恥辱。關於她的叛反的思想，她也許有一位可以盡情吐露的女友——或姊妹。可是正如同度隆冬的北極探險者之必定遭遇一樣，那些共同長大且因需要而團結起來的姊妹，最後往往彼此心內都互相壓惡。然而，能長老與死於她們幼時的家而不致被逼做親戚家內的老家擋的姊妹，已經是最幸運的了。

因爲父親，兄弟或監護人爲了個人的，經濟的私利而阻礙她們的婚姻，或因爲一個兄弟爲了欠債或讀書而詐取她們的遺產的原故，這個最後的命運往往成了她們的定數。

年老的或年少的未婚女子的，同時也是渴望一個深一點的滿足的妻子的，第一個精神的解放并不是婦女運動，卻是那始於幾與之同時產生的北方人中，瑞典稱之爲「Lässeri」，（演講）的宗教運動。因爲她們極看重聖經內「人須不顧家庭的命令來跟隨基督」這個道理的原故，家庭慢慢地不以家內女子之自由行動爲怪了。然而這種行爲往往需極大的奮鬥。因爲這個「讀經者」是多少被人視爲瘋狂的；父親以她爲羞恥，母親爲她悲傷，兄弟取笑她。然而沒有什麼東西能够阻礙那些具有堅強的信仰的人去跟從內心的呼喊的。因此這些婦女不自知地遂成爲那種婦

婦女運動

女解放的橋樑，然而她們後來——手拿聖經——卻往往成爲

.....

這種運動無論如何是不能阻止的。而現在——它現在在及她將會成爲什麼人。現在，姊妹與兄弟一同去學校或學院今戲的生活。現在，父親母親們只單獨坐在家內，因爲女兒們已成父母以一個短期的探望。呵，這些探望也不常常是一種無半點而衝突。然而一個矢羽指出風吹的方向，父母們注意到在女兒與他們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在另一方面，女兒覺得她的父母太乾燥無味及冒犯的態度來辯護自己的主張，女兒則以不屈的於她的自由生活，回到家裏她又須對抗那些對她舉止失措的獲得的個人生活的一切舉動。及在她們重行分首的時候，祇好在另一種情形之下——當父母跟着時代走，而女兒們則明白

的教練時——這種回家的探望遂成爲兩方的生命中之興奮的奇遇。女兒在父母的仁慈的懷抱中休息。只當她們把它與她們的慣常的孤寂生活比較時，她纔知道仁慈的可貴。父母把她們的憂慮訴述給女兒聽。女兒間或可以給他們寬慰，同時父母們也可以借女兒的精神方面的興趣而恢復自己早已放開的精神生活。由於她自己的工作生活，女兒對於她的父母發生一種完全的尊敬。由於她的脫離父母的權威，她現在具有一種坦白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思想有真正的互相交換的可能。他們發現他們彼此可以有互相裨益的地方。做父親的，當這些年青人起始離開家庭的時，也許會嘆息不已，但是，現在則承認，如果整隊的少女留在家裏，空着手，沒有一點專門的訓練，只靠着他的遺贈，那是再愚笨不可了。曾經幫女兒們說服父親的母親便在傍微笑當父親堅持的「不願意以他的能幹的女兒來換男兒」時。到現在他完全不害怕女兒們想結婚而不能結婚；他的確沒有忘記他的同時代的人如何地宣稱他們「將永不看一看一個女學生」，然而許多這種人現在卻很快樂地與女學生結婚。除了這些女兒們的自立——提高各方面的生活的自立——的結果以外，則有那些相反的情形；例如，一個外無經濟的壓迫，內無個人的需要的獨身女兒，只爲

了時代的潮流，而離開極需要她的工作的家庭去從事外間的職業。女兒住在家裏而在外面工作這種事實的結果的價值，不特從社會的觀點，就是從家庭及她自己的觀點看來也往往是可疑的。因為這樣一來，她們之願意受較小的酬報便減低了那些需完全供給自己的人的薪金；同時她們自己也過於勞頓。如果那個家庭有幾個女兒可以分負家內的責任的話，過於勞頓這個結果也許不致發生。可是當一個獨女需兼顧精密的職業工作及同樣精密的家務時，她便會為她的相重工作所困頓了；她便會覺得工作是一種累贅，而不是一種快樂。所有在外工作而在家庭居住的女子，甚至在最便利的環境之下，在工作完畢回家時，也得費精神來應付家庭內的羣居生活的各種需求，及那些喜歡的與憎惡的，同情的與反對的——決定一家的溫暖或冷淡的——許多不同的事情；如果她不想她的工作因她之休息不足及缺乏時間來預備而受影響之話，她便須免除那些費精神來注意的各種感覺，拒絕那些費精神來注意的家內的需求。這一切都既是如此的傷神，這個少女便不能自制的渴望自己有一個小家庭，在那裏她可以自己主使她的空閒時間，並可以去探望她自己的朋友——不單是她的家庭的朋友——在那裏她可以和與她見解相同的人往來，簡

言之，她可以依照她個人的需求來生活。如果她可以的話，她便往往這樣做。因為今日的少女是爲實行婦女運動的原理——個人主義——而生活的。老一代的女權提倡者希望女子能有權來發展她的才幹，可是同時她須運用它們來爲他人謀福利；她們希望她能從法律及習慣得新的權利；可是同時她須時常爲她的行動尋得「法律及習慣的擁護及保障。」在另一方面，年青的女權提倡者相信她們的生長——正如禽獸及樹木一樣——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自我發展，她們生長的方向是在她們自己的品性內逐一指明的，因此她們沒有權使自己爲環境所限制或使自己爲那些足以妨礙她們的能力的發展——依照她們個人的本性的發展——的勢力所屈服。這種個性的感覺愈精細，這些青年人愈精確的知道如何採納對她們有益的，及拒絕她們對有妨礙的事情。可是在她們未達到這種確實的目的以前，她們往往表出一種非必要的忽視的態度，家庭指年青人自私，是對的。她們沒有機會來幫忙父親或母親，也沒有機會來參與老人家的事情。甚至在吃飯的時候，全家也很少能集合在一起；女兒們及兒子們都匆匆出外聽演講，做工，遊戲，及去俱樂部。做母親的看女兒們這樣忙碌，不忍心再加重她們的工作或妨礙她們的娛樂；因此她便讓這些青年

人的自私行爲日漸增加，至她開始激怒地——有理及無理的——反對這種行爲。少女於是便以訴苦的口吻來回答她母親的譴責，說「媽媽不了解」她，并且母親爲「她這個時代的落後者」。尤其那些考試得到優勝的年青人，拿出在俱樂部誇耀自己的態度來在家庭中誇耀自己——在俱樂部內她們蔑視那些沒有考試合格的老婦人，正如她們蔑視她們自己的母親一樣。

處境最快樂的家庭——現在也仍有許多——是做母親的自己曾讀過書或曾在外工作過，因此知道那幾種家務她可以那幾種家務她不可以叫女兒們做；她自己直接的了解年青人的智識方面的職務，并能保留着她的少年氣味，因此她遂往往成爲她的女兒們及兒子們真正的朋友。反之，如果做母親的，有如許多母親一樣，在婦女運動開始時，爲了她家庭的願望或家庭的需求而犧牲了她的才幹——雖然當時她有許多發展她的才幹的機會——那末她便往往絕對的不了解她女兒的利己心理的。她自己以前的辦法是完全不同的呀！或者她充分的了解她們，她看出她的女兒們及兒子們經過風雨艱苦而得到了一種新生活的觀念，這種新生活是與人類生活青春時期俱來的，而在她則很後悔的未曾享受過。

在這樣的「春天」，少年人并不是如父母所希望的家庭內的陽光及歌囀的小鳥；卻是三月的暴風雨及四月的黑雲。做父母的在開頭的時候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無用了，與爲自己的幻想所欺騙了。少年人所發表的正確的新見解，雖然使他們發怒，可是同時也使他們返老還童。不錯，做父親的及做母親的都可以再過第二次的青春生活，如果他們自己同時代的人不以其不贊許的驚奇的口吻來減低他們的活潑氣，如果做子女的不冷淡地拒絕他們的父母做他們的伴侶。可是雖然有這兩重反對力，現在做父親的及做母親的，不特能如他們的子女們一樣活潑地享受生命的一切快樂，其所享受的比他們的子女還要深切呢；而前時代的做父母的尤其做母親的，則在四十歲時，已是萎靡不振了。我們常見到那些如她們的女兒一樣的過着靈魂充實的與情感的生活的母親，她們保存着她們身體上的青春，她們因經驗及自修而得到一個很優美的精神生活，因此她們所予人的印象，甚至往往敵得過她們的女兒，這種現象是愈來愈多了。她們已默示那種在表示解放中已找到舊的忠實的思想與新的自我主張的思想間的平衡之婦女。因爲她們以超然的態度來觀察生命的原故，她們觀察她們的兒女的問題也能不失大體。即使這種問題的結果都不

是母親所希望的，這些母親因了解個人主義的思想的原故，也讓子女們按照他們自己的主張做去。

現代的父親想得到一個如從前有一羣女兒在內一樣的快樂的家庭是很難的。可是他們卻得到一個更滿意，沒有瑣碎爭執的家庭。因為家庭每一個份子都希望自己有應得的權利及自由的原故，他們都慢慢地知道尊重他人的權利及自由。如果做父母的以莊嚴的態度來尊重兒女們的權利及自由，則少年人在表現因受了自由的麻醉的影響而生的大膽的行爲以後，對父母這種體諒也會報以相互的體諒的。始初很驕傲及堅強地肯定她們是在予生命以新的理想的價值之少年人，現在自己開始經驗到世界是怎樣的對付這種新的理想的價值；她們曾一度認爲是他們的父母的成見的，現在都成了他們的新的啓迪。她們的自我主張遂成爲一個由原料做成的文化的產物。她們的個人主義的表現繼續不斷地變爲較謹慎的，較節制的，而同時也是較重要的及較有效的。如果那時少年人已經找到她們自己的途徑，而做父母的卻想把她們帶轉大路——他們稱爲智慧或責任的路——去，則少年人便必然地與很有理地取防衛的態度。

甚至一個忠實的女兒，她現在對於家庭也不能如以前一樣的不分心的了。可是這種轉變，就是一件當然的事情，如果我這句話不錯，則這種轉變也是現在這種情勢下的自然的結果。不過如果現在有一個少女為孝行而犧牲才能的話，那末這就是一種無限偉大的個人的犧牲；一種真心的選擇。如果她不作這種犧牲，這也完全不是為了利己。人們的深信基督教「強者須體恤弱者」這種絕對的要求，往往使弱者成為利己主義者及暴君；而對於人類較為重要的強者，卻因此而變為無能的。

如果一隊運動員都繼續不斷地使自己列於最弱者的地位，那末他們便都會留在低程度的階段上，而弱者對於在另一範圍內獲得勝利這件事則不會感到興奮。

在另一方面，當強者能幫助弱者達到他真正可以——按照他自己的特殊方法——達到的目的時，這是件好的，十分健全的，與精神的生長的規律和諧的事情。產生這種最美麗的力量，既不是異教也不是基督教；是兩者的合體。最能完備地表露出這種力量，是同那泰羅 (Donatello) 的聖佐治圖像及邁開蘭哲羅 (Michelangelo) 的大偉圖像，在這些像上面，我們看見少年人，他

們的戰勝力裏面藏着同情心，他們的同情心甚至能達到被征服者身上；所謂力量的象徵已變爲仁慈，仁慈的象徵已變爲堅強。如果做母親的看見她的兒子或她的女兒面上有這種表情，那末她便可以用西密翁（Simeon）的話來對生命講：「現在讓你的僕人平安地離去吧，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榮光了。」因爲生命的兩種基本的力量——征服與專誠；自我主張與自我犧牲——能得和諧，便是生命的光榮。每一個人類道德的發展的新局面內的文化問題，就是這個和諧的問題，而文化之能有獲益，并不在兩種力量中的某一種佔優勢，而在兩者能完全的結合起來。

在無條件的犧牲的精神成爲女性的必需的貢獻已幾百年以後，這個和諧的問題，現在已因婦女運動而成爲佔人類半數的女性的真正問題了。在婦女運動的第一階段內，大多已解放的婦女仍爲她們的犧牲的精神所限制，她們渴望把這種犧牲的精神與她們外面的職業的工作聯合起來。這一代婦女過着非她們的力量所能及的生活。現在年青一代的婦女不相信上帝給予人們無限的力量。因爲她們會見那些不停止地過着非她們的力量所能及的生活的人最後便沒有力量爲他人或爲自己謀福利，她們知道一個人終久只能賴自己的原力來生活，而這些原力也必須

保存及更新俾能充足。然而這種知識都只是使這個問題——年年月月間作多方面的不同的變化——更難於解決而已。這個問題是在家庭的責任，對個人自己的責任，與對社會的責任間的衝突中，找到一個正確的擇選；這個選擇又須能使生命有重大的增長。

有些婦女運動者這樣解決這種衝突：每件稱爲家庭關係及家庭情感的事情都是指「非人格的」本能的生活，而我們的「人格」則在心意的動作，讀書，創造，普通人類的目的，社會的活動等裏面表露出來。解放的原理既必然是「人格」的解放，依照這種思想，就這個人格的解說來看，則這個解放了的人格必須把智識生活的責任看得絕對地比家庭生活的責任高；把職業的工作看得比家庭內的工作高。簡言之，前時的女性的介說忽略了普通人類的要素，而現在人格的介說則又忽略了女子本身的女性的要素。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後的方法也如第一個解決的方法一樣地是單方面的。

剛纔所述的「人格的原理」在美國特別受歡迎。歐洲仍有深深地反照出她們自己的本性的婦女——她們仍迷於深沉考慮中。這些婦女仍未能把她們生命的中心問題化爲簡式。她們知

道不特本能，意志的衝動，情感，做成了自然給予她們的個性之最強大的部份，且還知道這部份會決定她們的思想及創造能力——她們整個自覺的生存。她們知道由她們個人性情的某一方面的發展，會給予她們的整個人格許多特徵。在一種人格內，智識的生活會佔優勢，在另一種人格內，感情的生活會佔優勢，一個是道德的動機，一個美的動機。只有當一個重要的動機都沒有缺乏，當一切動機都得到相當的發展的時候，這個人格纔可以得到和諧。這個和諧既然只有這樣纔可以獲得，則每一個動機都不會得到最大的發展機會的。這種和諧久已為最美麗的女界的特別的性質，而最重要的男子，平常總是犧牲了全部的和諧來取得他們一方面的超越的力量。如果現在的婦女相信她們不用犧牲一點她們的和諧便可以取得男子的力量的話，她們便是相信她們的女性可以勝任一切男女兩性都很難得到的——得到也只是例外的——可能的事情。經驗告訴我們的是：獨身女子的有限的生活比缺乏和諧的女兒們的生活還要和諧一點，由於後者的較豐富的生活生出了許多勢不兩立的問題的原故。因為想解決這些問題，她們有時須犧牲了智識的價值，有時又須犧牲了感情的價值。就一切情形而論，犧牲的結果，並沒有使她們因履行了責任而感

快樂平靜，反而使她們因一個責任的仍未能履行而感到如被咬嚙一樣的不安。每一個有心靈的女子也許都知道責任之對於她的人格，與她的研究科學的熱情之對於她的人格，最少也是一樣的重要的。例如，如果她逼得捨棄了對一個有病的父親表示親愛的服役來從事科學的研究，她的心便必然在病房內，反之，如果她捨棄了科學的研究來服侍有病的父親，則她又必然會思念及試驗室。稱一種要素爲「本能」，另外一種要素爲「人格」，我們是不會真正有所獲的。空談理論的女子可以很容易地寫她們的理論——那張紙是任你寫的。可是人的本性是血和肉做成的呀。所以千萬的女子現在摸索那些使她們感到痛苦的問題：——當我們女子都完全從事實業工作及社會生活時，誰來從事愛的工作呢？只有受僱的人。如果對人仁慈一舉已變爲一種職業，其餘的人都不用再做此事——因爲我們的「人格」還又更重要的工作可以運用它的力量——這種分工的辦法已確立了的話，那末人類生活中的熱情會變成什麼？如果我們以冷淡的心情來從事社會事業，那末我們爲社會而生存又有何意義呢？如果人類的熱情是必須保存的話，那末在私人生活中我們便須有餘時來談愛情，有戀愛的權利，有談愛情的工具及安靜的環境。只有如此我們纔

會熱心於社會生活。如果我們無條件的犧牲了最接近我們的整個人類之一部份，則整個人類可以真的有所獲益嗎？當我們離開了我們可以——由我們的行爲——真正地表示我們個人的同情心的人時，我們對人類的休戚相關的情感可以增加嗎？

她的本能的生活是濃厚及穩當的，她的人格在生活中——不單指社會的生活——已根深蒂固的女子，她也知道如何決定那一種生活是對於她有最深的意義的；無論她仍在家庭內盡個人的責任或到社會去盡社會一份子的義務，她都知道怎樣盡職。

誠然，女兒須甘心願意地爲家庭而犧牲她的社會工作——這種犧牲，家庭永不會希求於兒子身上的——這種錯誤的思想仍然流行於許多家庭中。可是，女兒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這個保證不知不覺地把一種對於女兒的犧牲的新觀念，灌入家庭內，並給予她勇氣來在家庭內取得一個與她沒有別的選擇時的不同的地位。如果我們把現在有效力的女兒的愛之總數與以前的估價一下，則這個總數現在並不見得少了一些。可是這個總數，現在是以大量的金額來付給，而以前則是以許多小錢幣來付給的。因爲女兒從事職業的工作的原故，家庭內現在往往缺少那時在目前

的慇懃的少年人，她的幫助是父親及兄弟所極願意獨佔的；缺少那愉快的慰藉者，那欽佩的服從者。然而在重要關頭時，則現在的女兒或姊妹的個人的了解，往往比以前深切百倍。如果我們以為一家人愈在一起，則愈是團結一致及忠實的話，我們的推論便是錯誤的。少年人之服從是因她們自己為家庭的權威——如一個蒸汽機之經過他們的意志及心靈一樣——所恐嚇。然而他們心的深處所覺得的憤怒，他們對彼此間的批評，比現在能公開地表露的情形還要利害的。

五十年前的家庭生活是試驗外交手腕的生活；以狡猾來對付父親的權威一舉，這種外交手腕尤其有用，而做母親的也往往教兒女們用這種弱者的利器。做父親的現在也不願說「我禁止你」這句話來使自己變為可笑的，因為做女兒的會答：「好，等我到二十一歲的時候幹吧。」「我剝奪你的承繼權」這種恐嚇會因女兒的「我可以工作」這個決心而避於使用。只有一個遙遠的省區，一個細小的市鎮，或一個大城市的「貴族之家」裏面的女兒們纔仍是受一種不足以自謀生計的「普通教育」，她們整天的忙碌而不感到自己是在工作。她們侍候下午五時的茶聚，為慈善市場等顧，繡等。可是她們也因為充分的覺到當代精神的力量而知道她們在過着一種自私

的，而不是一種自己的生活。家庭愈貧寒，則女兒們須做的家務愈多。然而因為工作的組織是一種家長政治的組織，她們做這種家務仍不須自己負責，得不到獨立的快樂，得不到有常規的空閒時間，及得不到一個由自己使用的辨士！

雖然如此，甚至在這些範圍，當代的精神也是活動的；就一切情形而論，這樣的女兒，現在所度的生活，總比幾十年以前的豐富得多。幾十年以前，甚至已到了中年，她仍然被視為愚昧無知，她仍須將自己獻於隨便的一個求婚者。她感到病苦，當她見到她的做服從的妻子的母親之不斷的一致的微笑，使她的嘴的週圍長了謙遜的縐紋，她的繼續不斷的鎮定的音調，使她的聲音變為哀哭的聲音。她感到痛苦，當做父親的以「你已經聽見我說什麼了——那就行了」這句話來遮斷一個不同的意見。她感到痛苦，當她的弟兄們覺得她是「毫不重要」，或宣稱她的新思想為「狂妄的」。但是，因為她們時常遇到關於婦女權利與自由的新思想，使她們對自己的地位日見敬重，這種自重的態度無形中便發生了效力。在另一方面，做父親的逐一的失掉他對家庭內的女性之合法的權威這個事實已經發生效力，因此他們漸漸地改變他們的口吻，他們以緊握的拳來拍桌這

種舉動也慢慢的減少了，對女性的輕視也沒有了，甚至在省區內，家庭生活也慢慢地由專制的政治組織變為民主的政治組織了——在這裏面各人都以自己個性的特長來保持自己的身分。誠然，現在仍有些男子想把「婦女的範圍」限於四件事情內——烹飪，衣服，小孩，教堂。可是現在沒有人堅持「一個少女不能學數學」或「瀏覽羣書是不適合於婦女的」——這種話，五十年前仍是往往聽到的。必然的，現在仍有些男子認家庭內的女性之愛撫地，小心地照顧男子是一種當然的尊敬的態度。然而抱着一種警惕享樂的態度而接受女性的溫柔的舉動之男子，現在都漸漸的多起來了。前時的女兒們及姊妹們曾寬恕父親及兄弟的過失不下七十七次；現在的女兒及姊妹們則把已被損傷不可復原的愛及信任的殘片捨棄了。女兒及姊妹們除了寬恕以外不能做別的，因為她們都得依賴她們的煩擾者，這種確信往往使前時做父親的及做兄弟的變成極端輕率的。現在的男子，如果想他們的女兒及姊妹在家內，他們便有對他們表示體恤及相當待遇的需要，而這種需要會使他們變成文雅的。簡言之，女兒們及姊妹們因不復被壓逼而在精神上有所獲益，父親們及兄弟們因失了壓逼他人的力量在精神上也有所獲益，而兩者的獲益之大則是一樣的。

這種經驗將會在婚姻中再次產生的，當男子與妻子都是絕對自由及平等的時候。

第五章 婦女運動對於一般男女的影響

在她們的求得自由，求得與男子同樣的求學的機會，同樣的工作範圍，同樣的公民資格的奮鬥中，婦女會遇到一切可能的反對，從最近宣稱整個婦女解放運動為最大的罪犯之主教的反對，及國會的反對，以至於學生的粗鄙的戲弄。男子仍繼續不斷地設法劃定「婦女固有的區域」的界限。例如，一個女醫士，在讀書的時候，她得努力反抗解剖室內的偏見，在行醫的時候，她又得努力對付男子同業間的嫉妒。在婦女解放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紀載有許多男子的可恥的行爲。極不願意承認婦女工作的收效，這種態度仍是普遍的。當他們把女子的工作——例如文學上及藝術上的工作——與男子比較時，他們並不希望從這種比較中得到一個對婦女的特性更精密的了解，只想羞辱婦女的工作吧了。承認現在男子所往往缺乏的能力可以在女子——往往充分地具有這種能力的——身上找到這件事，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在羅馬語言的國家內，自給的工作婦

女常常被視爲一種特殊階級的人——這個階級的人，是男子所不與通婚的，無論在理論上他是怎樣的敬重「強健的少女們」(Les viergesfortes)

然而一般男女間——尤其條頓民族的男女——的關係現在是如何的不同，及更爲美滿呵。在大學，藝術學院，音樂學校，商科學院內念書的少年男女，彼此間都有一種親善的友誼。在北方，這種友誼往往由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研究院仍能持久不變，結果兩性都有獲益。尤其在二十歲以下的時候，這種友誼的意義之重大是無法估計的。以前監禁在一個狹窄的，乏味的，不歡愉的家庭範圍內的少女，現在往往在男子的同伴中享受到青春的愉快——沒有這種愉快，生命便沒有春天了。從前只認識那些他們所絕不該接觸的年青女子之少年男子，現在開始認識精神充足的，清心的少女，由此他們對於婦女生出一種新的觀念。兩性現在以團體跳舞，遊戲，等活潑的及有意義的方式來共同嘗試青春的歡愉。他們有機會在一個大團體內興奮地互相交換意見，及與幾個性情相投的朋友作安靜的討論。在最近二十三年間，少年男女開始在精神上互相有所發見。這種發見，自浪漫主義產生以來，都只有從文學的染了顏色的玻璃中得之。在浪漫主意的時代，男女互相對

彼此運用一種感化力。男女對彼此的類似的感化力現在也有，可是其基礎則比以前的廣濶得多了。浪漫主義時代的男女只是因精神上的關係而合在一起。在這種精神上的關係中，女子渴望求得男子的教育及與他們共同參與智識上的事業，而男子則提高女子的「求得男子的教育、藝術、智識，及名望之願望。」現在研究各種學問的少年人彼此都用感化力，因而從智識及性格與氣質各方面，彼此得到互相的了解。於此，兩性在少年時代會一度以此互相看待的某種錯覺及被逼而成的觀念，都消除了。男子及女子對於「女性」的觀念以及「男性」的觀念都得到一個較精細的標準；兩者都發見隱藏在這些觀念裏面的無數的陰影，兩者都承認兩性不單在戀愛這方面，就是在普遍人類的各方面也可以互相幫助的；最後，兩者都知道他們愈變為備善的及完全的人，則他們愈須彼此致謝。

在戀愛關係中得到了解是最難的，因為，在這方面女子比男子進步得多。然而女子的愛的理想已漸漸地成為少年男子的理想了。在另一方面，少女們開始更了解男性的本質，男子在那裏面受教化，獲勝利，及遭失敗的整個的世界，現在對於女子已不復是一個未知的地方了；她們以前對

男子的所作所爲之盲目的尊敬或盲目的對敵的態度，現在已經失去了。在另一方面，男子漸漸地明白爲家庭的舒適而做的家務，他們一向視爲女子的唯一責任的家務，不足以吸收她的整個靈魂，家事使許多願望未能滿足。因此兩性彼此都開始從自己這方面建築一度橋梁，橫過慣習及法律在他們中間握成的深坑。少年人雖然仍在默想那些難解的相反的性質，可是他們覺得有許多屬於人性的方面是彼此相同的。然而，在伴侶的關係中，那種「武士的行爲」便消失了。這種行爲是少年男子應常常負起一切的擔負與責任這個理想中的各事項之一。現在，少女在遊歷時，慣常自挽行囊及付自己的一份費用。可是如果她確是需要幫忙的話，青年男子也如以前一樣甘心情願地幫她的忙，正如她也情願盡她能力所及的幫忙青年男子一樣；誠實的友誼替代了奪人心目的武士行爲。這種親睦的友誼，往往使少年男子對於女性的仁慈及享樂這種需要，在那些危險的年輕頭得到滿足。那時少年人會說，「一個少年人的生活，自覺的與不自覺的，有四分之三是性的生活。」最足以防止青年男子墮落的，莫如使他接近一個環境，在那裏他可以安靜地與自由地會晤少女，而不致遇到無禮的，打擾的家庭的監視，干涉，及盤問他的來意。如果在兩個這樣的伴侶當中，

戀愛的情感終於發生了，即使他們在一個試驗室而不是一個絕美的亭園內求婚，在愛情朦朧之中，也難免有錯誤的可能。雖然如此，兩者都有機會在許多可以看出彼此的性格的場合中互相觀察；他們不單用自己的眼光來互相觀察，而且還經過他們一般友朋的較精密的觀察。在另一方面，討論及互通音信往往使他們成爲意見及氣質相投而不是本性適宜的朋友。如果他們能及時發見這個事實，這是很僥倖的。否則結果必致發生劇烈的衝突，如果一個很強的個性想把對方模造成像他自己或像他理想的男子或女子一樣。因爲任何一個人，能清楚地愛惜他人的個性，這種情形現在仍是很少的。然而因爲少年人從友誼中互相了解彼此對於戀愛及一般人世間的事情之理想及夢幻的原故，現在這種情形已比從前較多一點了。可是如果這些理想與夢幻真能暗示對方的性格的話，也只有友誼給少年人一個觀察對方行爲的機會——不單是聽他們自己說及自己的機會——少年人纔可以從友誼中真正地知道對方的性格。在喝茶與抽煙，奏音樂與讀詩詞的場合中，對自己的靈魂及他人的靈魂作這種分析。往往會予「有趣味」的男的或女的寄生蟲以陷被害者於牢籠的機會，而被害者遂在知識或戀愛方面——往往甚至在經濟方面——被

其廢盡了。

然而，即使這種思想的交換真能裨益各人，它會因為行之過度而變為對於工作，坦白，及理想有害的事情。無論現代對於性問題的率直的態度是怎樣的有益，對於人生的本能的討論——現在已成爲老生常談——也是危險的。這些關於人生的根苗的討論，其危險之多，有如我們繼續地掘入樹的根苗來看它是怎樣長成一樣。

婚姻能够愈早完成，則因此而致失卻青春這種危險愈少；夫婦因彼此競爭生存的困難而會共同生長——正如一般夫婦一樣——這種希望也愈大。可是如果這種競爭的困難在青春還未完全過去以前便減輕了的話，那末在男子的生命中，便會遇到一個實用法文稱爲「四十歲的病態」(La maladie de Quarante ans)：男子需要一個新的戀愛經驗之危機。那些具卑下的戀愛觀的人——現在和一切其他時代是一樣的——之在暫時的，秘密的，結合中尋找這種需要，使現在那些具有高尚的戀愛觀的人遭遇一個最悲慘的分離。在這種情形中，經數十年的共同過着最親密的生活，共同做着最忠誠的工作，及數十年的互相諒解以後，做丈夫的把妻子趕出家門，以

便帶一個年青的妻子進來。這位青年的妻子，從不如那位被棄的妻子一樣做——也許永遠不能做——他的共同奮鬥及互相幫忙的人，可是她對他有一種神秘的魔力，一種在男女同學，討論性問題，及服裝改良時代以前，少女對男子所具有的神秘的魔力！

現在女學生避免家庭的女兒前時的一種危險，就是由於沒事幹而發生戀愛。她們沒有時間，往往也沒有資財，來讓自己作戀愛的夢想。女學生中有許多貧窮的少女，她們不敢錯過一個學期的時光，因為她們得趕快自謀生計。還有這樣的一個少女，她知道如果她屈服於溫柔，給養，這種熱烈的要求之下，則她的命運將會如這個或那個享受過短時間的幸福後便被她的貪新棄舊的情人所拋棄的女子一樣。於是她不僅為苦痛所籠罩而誤了許多工作的時間。一個悲傷的女子愈埋頭讀書，則科學或藝術所啓發她的它們的富源愈大，雖然孤寂，缺少資財，及衣衫襤褸，她仍覺得她的生命愈為幸福及充實。

女學生中也有許多如上述的那種頭腦的人，她們對於友誼及愛情的溫柔都不需求，不錯，她們生怕兩者都是她們的「自由個性」的一種束縛。她們參與遊戲，辯論，戲謔，與男同學在一起，開

心見誠的與毫不介意的，不管他們高興與否。所有這些少女現在都絕對自由地跑來跑去；甚至在羅馬語言的國家內，一個年青的女子現在也可以攜着她的袋或她的網球拍獨自外出了。因為那班仍未受到讀書的影響的人，會因遊戲而生這種現象。

因為男子之早就職業的原故，學生生活漸變為單方的，女性的伴侶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女子彼此得為她覺得比男性更有趣，更值得取悅的對方而顯露她們的化裝術。甚至在歐洲，學生時代的女性的伴侶關係，有時是最親密的。因為一個少女與一個青年男子間的友誼的結果，往往是一方面發生戀愛或在一大堆親密的朋友裏面，某甲鍾愛某乙，可是某乙卻鍾愛某丙，諸如此類。這類或有的事情是一個聰明少女所要避免的，因為它們可以損害及阻礙她的工作的。與女子結伴，她可以彼此交換意見而不致發生這種危險，這種意見的交換，可以鼓勵讀書，使教育淵深，啓發新見解及引起一切新的推動。最少現在是如此，對於研究，解決問題，及理會思想的方法，男性與女性是不相同的，因此與女性結伴並不能替代了男女間的友誼。然而具有深且美的本性的人，在生命開始的時候，除了與他或她的同性發生一種友誼以外——在精神方面的意義上——往往再難有別

種的友誼因爲每種新的精神上的接觸，都成爲一個新的及困難的問題了。對於這種男子或女子，一個同性的友誼往往是他們學生時代最可貴的，最有利益的東西。一個環境良好的學生，往往以照顧一些孤寂的同伴爲快樂。在她的房間裏，他們從一個親睦的歡迎，幾朵鮮花，幾幅圖畫，一個開水壺，一個壁爐，這些事物中覺到那種爲震顫的學生們所渴求的親密的溫暖之氣——這種渴望往往把一個孤寂的，易感動的少年，從慘澹的學生宿舍驅到「粗陋的娛樂場所」去。現在當他離開這個朋友的小環境時，他的對於家庭的最甜密的記憶，他的最優美的夢想，都在打動他。而懦怯的少女也因此而肯定還有另外一個少女在掛慮她的不幸的命運。

在這種安靜的及較活潑的伴侶生活中，兩性不單對彼此能互相了解，同時對各種階級的人也能了解，而在若干歐洲大學裏面，這種伴侶生活是能使兩性了解幾個國家的人。一個細小的伴侶範圍裏面包括九種或十種人，這種情形是很平常的。於是意氣相投的堅強的顯示或優美的影跡，使各方面的生活都豐富起來；精神上的愛好及厭惡互相交錯；使人興奮的與使人感到約束的印象輻射八方。估量這種友誼的往還對於生活的豐富的影響，其困難之程度，有如估量一個風嘯，

蝶舞，蜜蜂鳴的春日裏的生活一樣，

在這樣一羣伴侶中，專心與犧牲的能力是過去的信仰，尤其在一個「少女留短髮而青年男子留長髮」——有如一個滑稽家描寫在外讀書的俄國學生一樣——的國家內。兩個俄國少女，整個冬天只共同佔有一雙鞋子，因而永不能一齊外出，這種事實是表示大學裏最貧困學生的休戚相關的情感的大小事實之一。

當侶伴的生活完全採取咖啡館的探訪的形式時，女子便須反對。然而，喔，她們往往順着潮流而走。因為咖啡館的生活始初確曾對於智識有相當的琢磨的原故，在一個短期間，它是有它的可原諒之處的。然而當一把刀口已被損耗殆盡的時候，生命的技師便應停止磨刀；否則，如果他仍不斷地用磨石，最後他的手裏便只握有一把刀柄而已。從前只有青年男子，而現在則連少女也在未鄭重地用過她們的利器或工具前，已把它們損耗殆盡了，

.....
男女同學的最蒙昧之點是，女子只有從那些與男子同樣的學科及試驗中表明她們與男子

同等的能力。女子希求在讀書及戲遊中得與男子一樣的熟練的這種渴望，往往產生身體上不幸的結果。由於對性的功用的矯枉過正的觀念之減少，及衛生的意念之增加，這些結果已漸漸地稀少了。雖然如此，智識方面的不幸的結果仍繼續存在，它們給與兩性的痛苦兩性是同樣的；然而因為少女的具有志氣及自覺力的原故，她們所受的痛苦也許更大。她們考試合格的代價往往是很高的。這種現象在始初的時候是沒有人注意的，那時女醫生仍被人驚奇地視為文化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產物，而女子自己亦以驚奇的眼光自視。不錯，她曾因勤學及匆匆預備考試而犧牲了許多少年人的快樂，可是她也曾因此——如人們所想像的——獲得更大的寶物。不過，這種情形并不是常常如此的。在道德方面，有自覺的少女必然比一個往往在自衛這種不自覺的本能中虛度光陰的男子強。可是在任何的決定方向中，後者的智力往往會比前者保存得好一點。有自覺的與熱心工作的少女，滿腦子載着為將近的試考所逼的，而不是她們自己所甘心欲讀的功課。因此她們並未把匆匆預備的功課同化，結果它便不能增進她們精神上或智力上的生長。可是這種功課在腦海裏佔了位置，因而妨礙了智力的運動自由，及強逼本來的個性把自己壓縮，致腦袋內經過

很久纔有位置來讓它再次伸展——如果它不爲一切已被吸收的混亂的東西所阻塞的話。有多少少女是充滿求智的渴望及工作的精力而進大學或藝術學院的！可是過了幾年以後，她們會感到懨倦，除非她們遇到一個指導她們科學的或藝術的要義的教師。於是她們讀書的快樂纔真能如她們曾一度夢想的一樣多。不錯，也許甚至她們的祖母，在伊們須以爲「小女孩」而寫的小「教科書」來使自己滿足時，也曾夢想到這種快樂。許多少女現在因有些教師或男同伴之助而保有精神上的發展，這種發展，在前時，只有一種父女間，兄妹間的例外的關係纔可以給予的。

當男子及女子可以在一起讀書時，則男性及女性以後在共同工作者之間的關係上，慣常會比學生時代兩性獨自工作時的關係好一點。誠然，男性的競爭者現在仍運用傳述她們的女競爭者的無能之方法——有時他們卻真心地深信這種說法。自然，他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男性競爭者。可是對於男的，他們仍有一「個人」的問題，而對於女子方面，則男子之所以指她們的工作爲次等，其唯一的證據就是她是「女性」。然而，就大體而言，我們可以說，男女同事間的關係也表

露出與普通學生生活相似的好的地方。雖然其好之程度自然比學生生活少一點。共同的工作往往沒有給他們多少時間來彼此作有義意的意見的交換，而在做完工以後，各人又往往希望看見新的面孔。共同工作的影響，往往限於一性在他性身上所運用的改良的效果。他們互相爲彼此效小小的勞役，每個勞動者也知道尊重他人的事業，或者一個勞動者因應派給他人的工作現在派在他身上而發怒！

如果女子做與男子同樣的工作，她往往便會因她所得的酬金較少而憤怒。可是如果一個想成立家庭的男子，因他所找尋的職位爲一個在父母家裏住的，受較少的薪金便可以滿足的女子所保留而沒法獲得時，則這種對女子不公平的待遇，便已變爲公平了。然而婦女運動者很容易地便忘記了這種事實。由於這種嫌隙而引起的雙方的仇視，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下是沒法補救的。婦女運動者可以要求同樣的報酬，然而爲婦女所羣趨的職位之供與求的比率一天是百與一之比，則勞工婦女一天不會得到這種報酬，受俸過微的婦女，對婦女運動者說「幫助我們獲得可以維持的生活狀況吧！」這種呼喚是徒然的。唯一的誠實的答覆是「有如男工以前的互相幫助一樣，

以工會及休戚相關的態度來互相幫助吧！

男女在工作方面的競爭，只是間接地與婦女運動有關；它是社會問題一部份，因此我在這裏只略論之。

兩性間的競爭所引起的反感，是社會戰爭的一個原動力；如果婚姻的數目因這種競爭而減少，則這種競爭是一種社會的危險的事情。如果我們以為婦女運動是這種競爭的原因，則這個問題是完全假定的，喪失了父親或丈夫而不用在外工作也可以有充足的收入在家過活的婦女，現在已漸漸稀少了。此外還有別的事實，就是有許多男女都受同樣薪金的職位，僱主們因女子的較誠實及盡忠職位而願意僱用她。我們還須特別注意的是，甚至在中等階級的職業中，完全自謀生計的女子的數目也日漸增多——這就是說她們不是為補助收入而工作的，因為如果她們不工作，她們便會成為男子的負擔且也許因而致他不能結婚的。許多這些女子所最希望的是，能享受男子在理論上叫她們享受的「家內的爐灶」的溫暖之氣；可是既然沒有男子給她們以這種溫暖之氣，則她們最少也須有為她們的寂寞的爐火獲取柴薪的機會。

當男子宣稱「女子的有人生價值的唯一責任就是做男子的助手」時，他們須不要忘記婦女做這種職務的機會已漸漸的稀少，因為男子寧願不要女子的幫助，甚且覺得獨身的生活比結婚生活豐富。他們也該不敢忘記的是一大堆不願意或不能做工的男子強迫他們的姊妹，女兒，妻子去負起供給家庭的責任，同時這些女子又須先行「在家庭的安靜的狀態中，做男子的助手」這種事實。

無論婦女運動的論理往往是怎樣弱，它也不如男子的反婦女運動的理論弱。男性的愚笨，曾在這種論理中找到一個它舉行這種最不可思議的訓練之場所。文狂者的歇私的里亞病，平凡的男子之粗暴的威風凜凜的本性，一無所長的男子對於女子能力的增加之憤怒，對於婦女的競爭之混淆因果的發怒——這些都是現代男女間之對敵的原因。而最深切的原因是：女子愈被逼在一種與男子被逼去競爭生存時所處的一樣的社會狀況之下，去競爭生存，則她愈失去那種她因之可以給男子以幸福及從男子處得到幸福的性質。結果，她們愛的吸引力往往減少，其所以減少的原故，並不是因為女子的工作，是因為她們的工作狀況使苦役的，精疲力倦的女伴，最後在男同

事眼中只成爲「中性的蟻」，有時她們真的如麥尼挨（Meunier）在他的“Woman miner”，——一個偉大的鼓勵思想的藝術作品——內所描寫的一樣，消失了一切女性的特徵。

現代許多極端女性的女子，因她們的女性被逼變爲中性而感到痛苦。而其他的女子則認這是一條走上完全人道之途。

然而只有男子或女子能栽培及運用他或她做人所具有的能力，而沒有因此消除了性的特質，完全的人格纔可以成立。如果一個人的本性本身是與常態的性別不同的，這是一件悲慘的事情，可是如果當代的思想使健全的本性變爲衰弱，而敦敦教誨不健全的本性時，這是一種罪惡。藉過激的女權主義——賤視女子常態的性的責任爲卑下的，禽獸的功能之過激的女權主義——而生長的，不是女子的本性，是變性的女子。

健全的男子之厭惡這種傾向，是正常的。在另一方面，錯認整個的婦女運動爲女權運動的一種變化，也是不當的，因爲整個婦女運動的本身，抱有一個爲母親及小孩的福利而工作的偉大的誠懇的願望。許多男子現在仍贊許以禮拜她自己的美做畢生事業的女子爲表現女性的最完善

完備的形式。這種自己的美的禮拜之附帶的現象是圍着祭壇建築廟宇的一種審美的教育。然而在這種完備的及似乎是興奮的形式之下，男子很少能找到他所尋求的東西：真正的婦道之以愛的與母親的熱誠來予男子以幸福這種渴望及能力。如爲她們的書卷及工作所獨佔的用頭腦的女子一樣，這種女子也讓一個真正的愛錯過；男子只是禮拜的獻祭的僕人而已，主祭司之擇選，並不是以情感的動機爲根據的。據說這種人，在美洲比在歐洲較爲普遍。可是幾千年以前，泰伯（Tiberit）及尼羅（Nile）河畔都有這種人。克利把塔（Cleopatra）用女性口氣所說的『個性權利』的觀念，只能說是一種代表女子稀罕價值的權利——正如白的孔雀與黑的蘭草一樣的稀罕——不能將她變爲『婦女運動的產品』。

可是若干男子，如果他們曾被一個女子所欺騙時，便會以一種與女權運動者稱男子爲「壓迫者」、「腐敗者」——而沒有注意世界上充滿爲女子所敗壞或困惱的男子——的一樣的心

理來形容她在這種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互相控告當中——在那裏，「有才能的」男子對女子所保持的概論，其正直之處有如「愚笨」的女子對男子的概論一樣，在婦女運動的時代，兩性間的疏遠與接近的程度是幾乎相等的。兩性會因戀愛及工作的競爭而疏遠；也會因彼此的共同的事業及社會的活動——除掉男女同學——而和好。

歐洲的中等階級的婦女仍然很少參與生產的管理，因此我們不能決定她們是否已覺悟到新的社會狀況是婦女運動完成增進一般生活的使命之基本條件，關於她們之提倡較合人道的勞工狀況及較公平的分潤法的願望，我們仍不敢有所預言。在現行的制度之下，如男子一樣，她們須依照它，否則在經濟方面便陷於絕境。在公立的辦事處及同樣的工作中，情形也是如此。正如許多青年男子的做法一樣，在她們的事業伊始時，許多婦女想破除惡習及減輕儀式。可是她們遇到障礙，因此她們逼得如青年男子一樣的放棄努力；否則她們便被逼拋棄她們藉此獲得微少的麵包的職位。

大抵女子在慈善事業這方面的工作，曾予男子以對女子服務社會的能力下一個正確的估

價之機會。因此男子使在一個比往往爲他們所忽視的家庭範圍。更廣闊的範圍內，學會賞識女性的熱誠與組織的能力，女性的精力與專心，女性的進取心與忍耐性。無數的男子——從兵士始，他們在克利密阿（Crimea）的醫院內真正地佛羅稜薩（Florence Nightgale）的女護士，落在醫院病房樓板上的影子——在最近五十年來，已知道自從社會的母性獲得相當的活動餘地以後，生命對於她們已變爲較親切了。在與男子合作中，女子愈不怕表現女性的衝動的，野蠻的性質來反抗不公平的與殘酷的待遇，她們對共同的工作的重要性則愈大。在這種共同工作中，最少現在她們仍具有一個較幸運的手藝——母親的手藝。

既然一件事實比一千句話還要叫人深信，婦女從社會活動得來的事實，在較近幾年來，已獲得許多男子擁護婦女參政。從抽象的權利這方面得來的爭論——無論它們對於每個納稅及遵守法律的女子都是怎樣的明顯——現在已落在「社會的功利」這方面的爭論之後了。

不單女子本身，就是男子，現在也援引女子有機會在社會服務時，她們所能成就的事業；他們指出有些改革之所以受阻滯或工作拙劣，皆因婦女在決定經費分配及制定法律的機關內沒有

直接的影響。

使兩性歸於和好一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少年人之共同從事社會工作。制慾運動或民衆教育，或社會主義，現在把一大羣少年男女集合在一起。他們因此明白，如果男子及女子共同參與的話，則社會的及私人的勞動生活都會增加力量及財富。

然而，怕女子從事政治生涯的男子是對的。正如它之曾經損害許多男子的最優良的特質一樣，這種生活也會損傷許多女子的婦女身份。既非女子的或男子的靈性，也非他們的次要的身體上的性質，可以抵抗他們私人的環境，他們私人工作狀況的影響。爲什麼女子就能够抵抗公共生活的影響？如果男子是因替國家從事政治工作而逼得極端地忽視了國家的基礎——家庭——的話，那末女子又怎能不做同樣的事情？男女兩者之從事政治工作，可以裨益一般家庭，可是他們自己的家庭，則最少須有一個時候因此而受損失的。如許多男子所已經知道的一樣，女子將會知道她們參與政治生涯時所具有的新的熱誠及無窮的希望，不久都因黨派的壓迫，一般人的偏見、

投機及和解的需求而消失殆盡。正如現在許多男子爲了這些原因而退出議會一樣，許多女子也將會如此做法，如果她們明白她們所能够在那裏以自己特有的性質來獲取的東西是非常無意義的，它並不能賠償家庭因失去這些性質而蒙的損傷。

如果我們想女子的被選舉資格真正裨益社會，則母親的辭職權便須是無條件的，同時她們亦須明白，苟小孩仍在家內，則議會的訓令與母道是矛盾的；同一時代，一個家裏的母親同樣的不要因有選舉權而衝入選舉運動的旋渦內。僅投一張票與拿一張伙食帳單是同樣的不會損害一個婦女的手的純潔性的。

因爲如果女子是要帶給社會組織一個真正的新份子，女子的母性便須被保存的原故，她得常常在私人生活中過活及工作，俾能同時在公共生活中也有用處。婦女所要發展的社會改革的，天才，只有在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內，只有它產生予社會問題以新見解的思想，尋求新工具的志願，與渴望新目的之心靈，方可以補充男子這方面的天才。如果女子在因男性化而失去直覺的與本

性的能力以前，便得到一切的公民權利的話，女子便可以使文化進步，有如日爾曼人之驟起對於古社會之影響一樣。

總而言之，婦女愈早獲得選舉權，則我們可以期望於它的愈多。這一代現在會爲爭參政權而掙扎的人，都完全覺到有些改革須待女子以促其最後實現的。這代女子會在政治生活中始創一種新鮮的潮流。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希望從女子獲得一種政治生活中新的推動及較好的組織，正如社會生活已獲得的一樣。可是每一代與男子同受「政治訓練」的後起的議會的女子——苟現在的經濟狀況仍流行——愈來愈會爲了經濟的利益而在議會有所主張，同時也會爲了其他原因而做成與現在男子所做成的一樣的議會之弊端。正如惡男子之很少因有選舉權而失去惡性一樣，壞的女子也很少會因選舉權而失去她們的惡性。因此女子之參加政治並不足以——如若干女權主義者所斷言的——表示高尚者戰勝卑下者。它只表示以前在政治生活中並不活動的卑下的及高尚的勢力之大大增加，他們在那個較大的範圍內，彼此繼續地互相反對，時而勝利，時而讓步。雖然如此，男子與女子共同制定的法律，總會比男子單獨所能制定的較合於人道。關於

婦孺的問題，如果由男女共同處理，則一定可以比現在單由男子處理較真切。男女共同考慮社會的生活時，其觀點必比男子單獨所能見到的更有意義。爲男女所共同組織成的政府會比以前的深奧。沒有一個會注意男女合作在前述的工作中所生的結果的人，會懷疑這點的。誰能否認女子的責任心會因有公民權利而增加，女子的見識也會因有公民的權利而擴大？同時她做男子的妻子及母親的價值也會因而增加？爲了那些與她有密切關係的男子，她本身的價值及對社會的注意都會增加的。前時的女子——在她看來，只要她的家庭興旺，社會崩潰是沒有關係的——只是一個極狹窄的意義上是男子的助手。在若干大的生死關頭，她往往只因完全缺乏社會的意識而背棄他。

很明顯的，議會的女議員不能限制自己只注意弱者的保護及新國民的教育等問題。女子愈專注於以公理反對強權，及以愛國心反對私人利益等主張，則這種主張對於女子本身及公共生活的利益愈大。然而，不幸，集中的方法卻恰好是現代議會制度所不提倡的；它所提倡的是分解的方法。

然而，女子自以選舉者及被選舉者的資格參與議會生活以後，至現在為止，她會正確地表出她之傾向集中方法。她會爲道德、制慾、及衛生等問題而努力；爲關於民衆教育及學校的問題而努力；爲母親及小孩的保護而努力；爲婚姻法的改革，及同類的事情而努力。那個有思想的男子可以斷言一切這些事情都不屬於「女子的範圍」，或說這些及類似的社會的利益都已爲一個完全男性的政府所充分的照顧到？相反的危險已呈現於若干社會的區域內：一個完全「女性的政府」。然而，在現在這種公共生活的方式之下，無疑的，許多女性的能力會被浪費的。只有思想高尚的男子始創一種新的代表各種職業的利益之人民代議制時，女子的最高尙的職位——母道——纔可以得其道。

女子也得經過黨派政治的階段，俾能與男子共同達到社會政治的階段及最後達到文化政治的階段，這是歷史的發展所必經的路途。

可是女子不能一直等待這種發展之完成；她們須與男子共同完成它。正如最好的男性的勢力之早晚須集中來改變那愈來愈難維持的議會狀況一樣，最好的女性的勢力也將會在同一方

向努力，尤其如果做母親的因不單想喚起她們的小孩的愛社會心，且想爲他們創立較好的社會環境，而深切地具有這種志願的話。

近年來，女子參政運動不單使全世界充滿了參政運動的會社，這種主張甚且曾在十八個歐洲的國家，在美國好幾個州的立法機關，在奧洲，在加拿大及菲律賓各立法機關內獲得多數的代表。這個運動正在進展中，在愛斯蘭德如此，在意大利也如此，在日本如此，在南非洲也如此，誰以爲它不能達到它的目的，誰就是不解政治。

當反女權運動的男子預言男子將不會如往昔之愛他們的母親、姊妹、妻子及女兒，如果她們成了他們的政治上的對敵或競爭者。他們所預言的，就許多情形而論，是真的。政治會使父與子隔離，兄與弟隔離。然而，只有政治的熱情勝過個人的情感，或前者已把個性中可愛的性質毀滅了時，以上這種情形纔會發生。可是如果男子真能談愛而女子仍是可愛的話，即使她投票選舉不同的議會候補議員，一個男子也不會放棄愛一個女子的。在男子想以類似的警告來脅迫女子放棄的其他的事業內，這些預言也未得到證明。因爲如果女子能保持她從和平、和睦、及仁慈等性質產生

出來的女子的美，她便能保持她的節制男子的力。決定男子的情感及行爲的，不是一個女子所講的事情，也不是她所努力的事情的本身，是她做這件事情的方法。女子可以因一篇政治的演說詞而把男子迷住，也可以因閒談而把男子遣去。一個貧窮的勞動婦女可以不發一言便使一個男子在電車內讓位置給她。而這同一的男子回頭便可以粗暴地對待一個共同工作的，驕傲的與無能的女工。簡言之，女子怎樣使用她的權利，及權利怎樣影響她——就是這一點決定了她可以期望於男子的尊敬、同情、及愛的分量。

女子已失了她們的平衡力這個事實是無可否認的。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在最近半世紀中，

她們不單曾與男子同受過自然主義 (Naturalism) 與浪漫主義的運動 (New Renantic

Movement) 新康德哲學 (New Kantianism) 與高級鑑定法 (Higher Criticism) 卑斯麥與

培培爾，易卜生與托爾斯泰，黑克爾 (Haeckel) 與哈特曼 (Von Hartman) 及其他等等的教訓，

而且她們自己也極迅速地失了她們在社會的，爲家庭所保護的，已佔有幾百年的地位。這是很明顯的，目前女子精神上的易動性一定比她們的一致性大；她們所佔有的文化的原料一定比她們

所能利用的分量多；她們生活的經驗一定比她們生活的技術更有意義。現代女子目前是一定不如男子前時的理想女子這樣勻稱，而且是較變化的。然而持久的文化的進步，是不能以詩裏面的或前時的生活裏面的理想人物做比較來估量的。我們須根據某一時期的普通人物來估量它。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通女子是比五十年前的女子較有生氣與較能適應環境，個人發展較大，對社會裨益較多。社會的意識因行動的自由而增加；生活的內容因參與普通人類的文化而豐富；精神的生活已變成較複雜，而表露這種新精神生活的機會也較多。

然而因為在這個時候，通常的男子沒有經過可與比較的發展的原始，他迷惑了，他離異了，結果他拒絕一個直接地及間接地為發展他自己的高尚的精神之氣質而作這種巨大的要求之運動。以前男子可以強迫女子忍受過分的干予，因此剝奪了她們受教育的機會，由這種教育她們可以同時考慮行爲的意念與行爲的可能的結果。然而婦女運動現在已在兩性間引起一種分割的狀態，這種狀態有如水族池內的一樣，在水族池內，我們需教導梭魚許可鯉魚也在那裏生存；每次梭魚突擊鯉魚時，他以他的頭撞障礙物，直至遏制的動機很強，我們可以把玻璃的內壁拿開時，

婦女運動

梭魚與鯉魚兩者便都和平地共同生活。

第六章 婦女運動對於婚姻的影響

若干女權運動者相信婦女運動在改編家庭的權利這方面所獲的効果甚微，這種相信的唯理由是，曾一度爲他們本身的利益而創設這種權利的男子，現在仍由於利己心而堅持不公平的待遇。這些女權運動者忘記家庭是種羣居的生活方式，在這裏面，習俗具有最大的權力。它發表的論調是與血統關係所發表的同樣的；它影響我們最深的本性，我們生活的最強烈的需求，我們心的深處的情感，因爲這些東西都經過幾千年在家庭的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方面不單求得紙上的改革，且求得有力的變更——就是，深種在一般人的新精神的狀態中的新法律及新習慣——這件事，比男子允許女子參與制法律那件事還需要。人們須經過無數循環更新的變化，以至最後達到完全的自覺以後，這種精神的疆土纔能建立。男子之所以仍舊是一家之主，是因爲一切的經驗及社會的要素曾一度使這種安排成爲對父親、母親及小孩最有利益的安排。女子將能使她

的關於愛的生活及母親的權利的新思想實現，以證明——不單在演講及文字中，且在有力的日常生活中——這些理想的重要的効果勝過現在通行的思想的。

.....

在最近半世紀內，在條頓民族中，家庭的生活已生重大的變化，而在羅馬語言的國家中，則十九世紀上半頁時爲這種人民所特有的特性現仍存在。婚姻是由父親安排的，離婚被視爲一種罪過或羞恥，父親的權威仍是無限制的，家庭各份子間的同類的關係——在快樂及憂愁中——是不能破壞的。然而，兒子對母親的情感——幾如禮拜聖母瑪琍亞一樣的情感——及父親對小孩的熱情，往往是羅馬語言的民族，而不是條頓民族的特性。

在後者當中，個人主義的完成——始初在立法方面，再而在習慣方面，最重要的是在思想的方法與情感方面——曾改變了個人在家庭內的地位。五十年前，家庭裏面是團結一致的，女子在裏面是不佔重要的位置的，可是現在則家庭的各份子，夫婦、父母、子女都是一樣的不單在家內擁護他們的個性，甚至往往爲擁護他們的個性而反抗家庭。妻子們往往引婦女運動的主義來作她

們自我主張的辯論。

誠然，在這百年間，許多已婚婦人已能在婚姻中找到表露她們的重要的常人的或女子的特性之機會，因而使它變為高貴。而提高妻子的位置這種自覺的努力，同時也以社會不能因她的性別而否認女子的任何——無論是婚姻範圍以內的或以外的——人權這個要求為開始。

個人主義已使私人的愛情代替了家庭的利益來決定一個婚姻的完成。為了她的人格及她的工作，女子漸漸地有更大的權利來希望她在婚姻中能獲得成年人的身分及與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正對個人主義，進化論現在提倡對以私人的愛情來造成婚姻這種自由加以若干的限制，可是為了種族的更高的發展，進化論同時又提倡——與基督教的性道德相反的——新自由。這種新的人生觀已見諸實行了，由這種新的人生觀，塵世生活中的一切幸福與發展的可能性都得到一種新的價值與力量。

現代性生活的觀念的最極點的表現，是戀愛的理想主義。自‘*La Nouvelle Heloise*’出來以後，這種戀愛理想主義便為詩人及幻夢者所高高舉起，而世界著名的情人又指出這種奇異

婦女運動

的愛之可能性。婚姻的工
響。因為這種運動震動了
的家中的權威；不錯，許
想不到的。如果我們把理
尋到造成不可變更的經
種織物的模樣較最新的
在這裏指出在婦女
常重要的。

始初社會來了一小

記了所謂女子的人權，不
之權利。其後又來了反對
囊，」它只有從男子處獲

代，除了求得甜蜜地過一種完善的生活以外，別無其他婦女問題。一種女子以不結婚的戀愛生活爲這種完善的生活，第二種女子希望過戀愛而沒有小孩的生活，第三種女子期望過有小孩而沒有結婚的生活，第四種女子希望過有小孩而沒有愛的生活——工作及小孩是生活的呼聲——，第五種女子只爲了小孩而需望男子，第六種女子只爲了男子而渴望小孩，而第七種則爲了自己而渴望男子與小孩兩者！

有些女子以爲在男女的普通戀愛的生活中，兩個人的靈魂也須有一種精神的人生價值，俾能互相充實及互相發展，這種信念便是「易卜生主義」。自從易卜生將這種理想的需求擠進當代的意識中以後，許多男子——不少女子——都感到一種精神上極端的緊張以後的輕鬆，如果他們所希望於彼此的只是「感覺上的完美的幸福。」女子的「人格」、「平等」及「人權」等都是些陳舊的玩具，都被拋擲在廢物堆內。

這種返動力的反動力現在在進展中。正在這個時候——後來所表現的也是一樣的單方面的——她們爲了著重女子的一般人性而犧牲了本能的生活，爲了她的社會的工作責任而犧牲

了家庭的生活，爲了她的個性而犧牲了家庭。

在所有這些曲曲折折的運動中，思想較深刻的女子都不斷地覺到她們既不必爲了過分的發展女子的一般人性，也不必爲了過分的發展女子的女性而犧牲了她的其他性質；完備的人生，并不是指兩性的精神生活壓抑了性生活，或性生活壓抑了精神生活，是指兩者在第三種較高的情況之下獲得充分的補救及調和。由於偉大的愛情，非常的人已經創造這第三種的情況；可是現在只有非常人纔能獲得的，教育漸漸地可以使它成爲許多人都能獲得的東西。

這種偉大的愛，需求忠實。然而往往只有一方面——通常是女子這方面——經驗過這種偉大的情感。於是甚至她這方面的深切的專誠也不足以維持共同的生活。爲了防備內心的空虛而保持共同生活的形式——前時是這樣做法的——是與現代女子的戀愛的意識相反的。這就是現代女子——甚至現代化的男子——之所以漸漸的愈難下結婚的決心之最深切的原因。他們兩個人都知道吸引他倆的熱情與由他們性情的相合而生的同情是不相同的，這種熱情須不要太完備，致失了對戀愛很重要的意外的與神祕的東西。現代的女子問她自己，「什麼東西可以證

明一種戀愛的同情是深奧的，真實的，爲自然所命定的，與永久的。」她所問的是具有良好的理由的。如果兩個知道他們互相在用全副精神來使對方幸福的情人，強迫他們自己——各人在房間的一隅，坐在凳上——每日盲目地互相款待三個鐘頭歷三個月之久，這個試驗也許會防止了好些沒有同情的婚姻。可是這種試驗並不保證經過這樣一種集中的精神的交換而後結婚的人便可以維持長久。因爲人之精神在其發展的某階段中，好似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而對愛情則往往變爲祇求彼此得到滿足而停頓的。現在年青的妻子深深地知到婚姻對於每個新婚的婦人是一種什麼新的問題。想預先知道她將會遇到什麼困難，及善意與圓滑的適應是否能克復這種困難，這種事情，她明白是不可能的。她知道即使成文法使她與男子完全平等，即使她由於只參與一種具有較高較新的意念的婚姻而使她自己平等，一切內心的，最困難的，最深切的問題仍然存在。這種現象當然引誘許多女子變爲那些不望共同生活，只想望快樂時光的男子之所愛者，情婦。更多的女子現仍不把戀愛幸福的機會劃入她們的生活的計劃中，因爲她們沒有經驗過她們所夢想的理想之愛，或者是不能使這種理想的愛實現的原故。（註一）

有時她們對於愛情的持久及靈魂的結合之懷疑，決定了她們一生，有時她們對於個人終身事業的渴望卻成爲她們這種決定的原因——因爲這些女子曾爲這種終身事業而苛刻地受苦，而被剝奪了許多快樂，而努力奮鬥的原故，她們都非常珍重它。她們覺得完全棄絕了戀愛的生括比受如中世紀所謂「四馬分屍」的死刑——受職業、丈夫、家庭、及小孩的瓜分——的痛苦較爲容易。這種結果往往證明獨身生活比妥協的生活較高明。如果一個未婚女子的工作是沒有個人的特徵的，如果家庭是不需仰給於妻子的收入的話，女子便在結婚後放棄她的職業，這種事實，比比皆是——最少在歐洲是如此。

然而較高的戀愛理想主義已開始反對這種犧牲，并因而與女權主義的保守的方針發生衝突。這種保守的方針，在計劃使妻子與丈夫平等當中，堅稱現在的家庭是妻子及小孩的保護物。

這就是被新理想主義所指謫的見地。因爲所謂「保護」也者，其最深的意思是指男子買愛，女子賣愛爲道德，而指男子賣愛，女子買愛爲不道德的。這種關係上的「保護」的結果，使少女的「貞操」與未有性的接觸的體質同義，妻子的「貞操」與肉體的忠實同義；而少女及男子的「貞

操」則以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來評判。

這種「保護」的關係也曾生出一種思想，就是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樣的公開地表示愛情，除非他是自重與貧乏的而她則是富有的。只有當男子方面停止了供養的責任時，女子纔能如他要求她一樣地要求男子貞潔及忠實；於是她便可以如他一樣驕傲與自然地表露她的青春——她的愛——而不再如現在之以巧好的虛偽來在婚姻市場中增加她的需求。當婚姻範圍以內的或以外的贍養仍是「佔有」女子的一種代價，則男子將目女子為「他的」她愈服從，則愈能滿足他的所有權的感覺。現在的婚姻已成爲只是一種習慣，一種尋常的死態或昏迷的狀態，因爲雙方都不須勞擾自己去維持對方的愛情。只有當女子可以因她的工作而過着一種適合人類的的生活，只有當沒有一個女子出賣愛情，而每個女子都可以自由地給與愛情時，男子纔會體味到完備的女性的專誠是怎樣的。當沒有一個男子能「佔有」愛情，而每個男子都須保留值得愛的性質俾能被愛時，女子纔能體味到男性的專誠所能達到的溫柔與優美的情感。

這種最純潔的與最熱誠的戀愛的理想主義是將來的道德。然而實現這種理想的辦法并不

是——如現在許多女子所相信的——母親仍繼續她們的謀生的工作；是我曾在別處指出的那種辦法。（註二）

然而，這裏我們所須討論的只是那些起於現代的婚姻的精神上的際遇——無論妻子已保留她的工作或已拋棄她的工作。

甚至有修養的現代男子，對他的妻子的人格表示欽佩與同情的男子，也往往企圖在她身上找到哥德會以第一等的辭句來描寫的「女性」：細密有城府的、冷靜的、強壯的、克己的婦人，和諧地信任她的慈祥可愛，純屬自然，具有一個「美的靈魂」，留心，有創作力等本性，可是她只用這一切的天資來創立一個家庭。當他想「贍養」他的妻子時，在戀愛中的現代男子都希望保證這種創作的職務，並請求他的妻子放棄外間的商業的工作——他預料會危害他們兩人所夢想的、美滿生活之工作。保護她的新的自覺的個性及她的深奧的教育，同時又保護「舊的」專心的女子，通常都明白男子這種希望。她雖然有她的理想主義，她也選擇他所希望於她的事務，如果她的工作不是具有十分特殊性質的話。如果她會與她的丈夫從事同樣的工作時，她便把她的才能改用

於了解他，及將他的一切興趣看作自己的興趣；妻子曾與丈夫受同樣的教育，可是後來做妻子的卻整個的專心於家務，這種婚姻慣常是現代最幸福的婚姻。可是如果她外間的工作與家內的工作之重要性是相稱的，則她於取捨之間便感到困難了。如果她具天賦的生產力，則現代的男子便很少會表示這樣一個希望，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現代的女子也不會答應這種希望。然而因為有天才的女子通常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戀愛的與普通人的需求之完人，所以她往往採取折衷的辦法。她在戀愛，在母道中，找到新的顯示；而在她深奧的本性中，為母的功能之生產的成分對於她的創作力的才能，是具有一種鼓舞的影響的。因此暫時為母道所減少之精力便恢復了。她良心上的不安——因為她須把許多關於照顧及教育小孩的事情委託他人——便會平息，當她覺到她已屢次予人類以更優美的貢獻，而她的本性也因雙層的創造的動作而臻豐富與成熟，致她對於丈夫與小孩的重要性比她放棄她的使命來取悅他們時的重要性更大。然而，她的愛的情緒與她之從事不能表示愛的——在強烈的精神的創造中——工作的每日的衝突，是這些思想所不能防止的。在這種時候接近小孩，實在是太費精神了。既然一切的創作都需要自私——指專注於個人自

己的需要俾能有生產力地工作及潛心於工作中——而一切愛的關照又需要勤敏地注意及所愛者的需求，則這種衝突便一定永久地存在及不能解決。

抱着這種信念，許多具有天才的女子都選擇那種較小的衝突：結婚不生小孩。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關係往往是這樣發生的：一個多情的男子第一次因一個女子的工作而為她所感動。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男子往往是較年輕或較未成熟的。在始初的時候，這種結合使男女兩方都感到非常的幸福。可是後來總有一個時候他會覺得有天才的女子的個性太強了；他覺得自己為一個有創造的個性之一切銳感及躁急性所困頓了。豐富的精神上的交換，他已足夠了，他現渴望一個只是鮮豔的，快樂溫柔的，順良的妻子；最能迷惑他的將是那種現在不多見的「純潔天真」的女子了。

在另外一種情形，則是做妻子的感到疲倦，當那個男子既不復能與她俱進，又不能予她以新的興奮時。天才女子與天才男子的戀愛生活表現兩種狀態：在一種狀態之下，他們為彼此相反的本質所吸引，在另一種狀態之下，他們則因精神上的相投而互相吸引；在一種狀態之下，他們找到

感情、親密、本性；在另一種狀態之下，找到精神、熱情、教化。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它們的程序是會改變的，然而這種現象則是循環的。男女兩者所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期望於戀愛的，並不是另外一個相愛的人，而是一種興奮的工具。

有一件事情是我們所要聲明的：一個女子，她的本性愈豐富及才幹愈大，則她對於決定一生的愛情愈其看重；有一個時候，這種愛情使她的生活變為荒涼，在另一個時候，這種愛情又使她的生活變為豐富。因為有天才的女子比男子難去開她自己的定運。男子可以在熱情中丟他的定運，而不致使他的工作力量受影響；反之，女子——甚至天才的女子——則較容易在幸福中丟了她的創造的衝動，在不幸中丟了她的創造力。

就此問題的關連處視之，我們可以回憶起許多最有才能的，最進步的現代的女性并無半點創造，只成為法國人所謂「偉大的鼓勵者」(Les grandes inspiratrices) 誠然，這些女子并沒有如中世紀的「淑女」之受武士及詩人的遙遠的崇拜；可是由於她們之能，在一種現在所謂「愛的友誼」關係中，傳達她們的優美的人格的原故，她們具有一種如俾阿特利期 (Beatrice)

一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現在與一種深具同情心的愛相同，然而在有些情形之下，它很少能達到結婚的。我只須提利查德發格納 (Richard Wagner) 的名字來使兩個這樣的女子出現，其中一個是他的妻子，她的個人的超卓之處勝過當時一切獨自創造的女子。然而世界上也往往有比較平常的女子，因她們的女性特有的說服他人，散布思想，變更見解等才能，而成爲一個偉人的思想的宣傳者。如果將來因妻子的熱心於自己的創造而失了這種教化的成分，則是一件可悲的事。

婦女運動中的一個常見的爭論，是說兩個在同一職業中工作的已婚的人有互相了解的最良好的機會，結果他們得到幸福的機會也最多。固然他們可以共同談及與自己職業相關的事情。可是這就是勞動男子在家內所最不需要的東西；他願意在家庭內找到工作後的休息，或最少一種對於他的工作的煩惱或快樂之不自私的，直接的同情。當一個共同工作的已婚者恰好需要這種同情時，對方也許是因爲太忙或太疲倦而不能發生如對方所盼望的新鮮興趣。或者一個遇到失望的事情，而對方則遇到快樂的事情。那末一種真正的同情便更難產生了。除了這些相抵觸的心境以外，還有那因職業相同而生的無意的，不得已的競爭。妻子有許多病人，而丈夫沒有；他的畫

被人稱揚，而她的則爲人所唾棄；她從戲臺得勝地回家，而他則在失敗後歸家。在工作的時候，一方面的批評往往使他方感到煩擾；在工作完畢以後，報章上的批評擾亂了兩者的和諧。愛情想把他們融化爲一個，而外界則強使他們時常感到彼此已經分開。在開頭的時候，他們想：「我們當中不會發生任何事故的。」可是如果兩人不具有一種稀有的溫柔及稀有的優美的精神，則不久他們彼此間便冷淡起來。只有當做妻子的——法國往往如此——把她的能力用在丈夫的事情上，這種共同的事業纔可以避免競爭。

無論丈夫與妻子的職分是否相同，家庭也時常會因妻子的商業的或職業的工作而發生困難，因爲她很少能找到一個人代替她負家務及母親的責任的。當丈夫看見家內處理不善及小孩教養不善時，他便設法用他的力量來幫忙或——較多如此的——在家庭以外找尋安慰。可是即使這些障礙物可以由另外一個女子掃除清楚，那種事實仍然存在，就是做妻子的因爲工作的原故，一定要求男子方面的犧牲，正如他的工作時常需求妻子的犧牲一樣。她往往因爲丈夫沒有可利用的時間而逼得捨棄他的社會，他的顧念與溫柔。現在每個已婚的人都顧念到對方的餘時及

一切其他的工作的嚴厲條件。可是與這些好的結果並立的有那種有害的事實，就是各人都壓抑他對於對方的同情心的需求，及表露自己的同情的願望，當這種接受及給予同情的舉動會妨礙工作時。如果這種情感變成一方的或兩方的真正的熱情的話，這種熱情便會使他對一切與工作無關的事情失了辨別力，結果遂輪流地惹起快樂或痛苦。這對已婚的人每人都因心境而使對方感到煩擾，同時每人都需要對方的撫愛。這種彼此都不能給予對方的溫柔，他們也許可以在第三者身上找到。

可是如果工作並不具有了不得的吸引力，或夫婦兩個都是理智的，而不是多情的人，則同事間的婚媾便會變為美滿的。每人都得對方做一個有智力的，有辨別力的朋友；共同工作是有趣味的，男女兩者都不給予或要求對方所不能報答的東西。妻子的教育使她成為良好的家庭組織者，這個家庭因此便是安適而無工作的痛苦的。如果這種工作并不使任何一方面感到過分的疲倦，在相當的工作時間告終以後，兩人便精神上很自由地在他們分負責任的家庭內相見——苟他們沒有小孩，則這種家庭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工作也是很容易進步的。當小孩來了的時候，甚至在

這種婚姻裏面，做妻子的也便開始過着一種能力所不及的生活了。

然而因爲自然爲了種族的利益而往往使相反的個性互相吸引的原故，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富於情感且愛小孩的丈夫，配一個視科學爲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的妻子，看低情感及目母道爲一種禽獸的功能的妻子。做丈夫的得把渴望小孩及溫柔的心放下，去參與一個女學術家的成敗。或者我們看見一個妻子她夢想與她的丈夫過一個親密的生活，且爲這種生活而犧牲了她的工作；然而這種生活卻因丈夫的專心注意於藝術而整個地被破滅了，做妻子的便得受二重空虛的痛苦；沒有工作及沒有幸福。然而我們又看見有些實例，在那裏面做妻子的爲了經濟上的需要及爲了想賴她的年青豐富的精神來履行一切義務的原故，而仍保留她的工作。她可以做這一切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是她所辦不到的——就是在極端勞頓的情況之下，保持她的美，她的魔力，她的彈性。或許她是屬於新婦女中之最高尚的一流，她們對於自己，男子，與愛情都看得很重，因爲過於驕傲與專一的原因，她們甚至於連最低限度的修容行爲都辦不到，而盲目的信賴於精神和調的結合力量。但是或許有這一天，當這些剛強與各方面聰明的女子除了給男子自由以外，別無所

有，就是根據男子的感覺與幻想所需求於妻子的一點魔力也不復存在。不過，如果那個男子不是一種看重日常家庭的慰安的人，而是一種需求更新的人，則妻子之因工作而暫時離家，便可以保持這種關係永久新鮮。這種現象是假定她知道爲其他這種女子所不知的事情：給予愛的方法，須使男子時常希求更多一點；不單做朋友，還須做情人；不單能作莊重的談話，還須能戲謔。現在經過許多試驗的妻子，對於男子需要那種「服侍」這點，往往是深深誤解的。她們的祖母的簡單的智慧是：多多的給予，可是不作任何的需求，時常以溫柔及謙卑的態度來服從男子，永不在他面前表出自己自由的，自決的個性。現代的妻子，神聖地深信婦女的權利與自由，她們對保持她的個性一點比取悅她們的丈夫還重視，她的所需求的數量往往比她所遺贈的質量還值得人注意。現代婚姻之結果良好，表明現代丈夫的適應性已如前時妻子的適應性一樣的大了！

當妻子具有一切婦女的新要求，而丈夫則具有一切男性的原始的本能時，這種婚姻便已是絕對的破毀的了。使每個性的關係密切地結合或深深地分離的，是各人本性所具有的戀愛的強度。現代男女間戀愛的強度的不同，使她們彼此愈離愈遠，這種離異，破壞了現代無數的情人，同時

又成爲一般男女對於婚姻的態度的一種重大的影響。戀愛得體的女子以仇恨的眼光來看現代男子的二元的戀愛本性。這種二元的本性，以無數極細微之點來在三種特有的狀態中表明自己；對戀愛作無窮無盡的討論，可是精神上或官感上并不能爲這種討論所打動；只能作官感上的戀愛，不能發生精神上的戀愛；最後看低官感上的戀愛，而只期望着「精神的愛。」對於發育完備的現代女子，注重空談，注重動物的本能，注重制慾的靈性，都是一樣的可厭的。可是有時愛情的薔薇色的烟霧，可以使這種女子在上述數種中的一種戀愛裏面，爲自己創造一個幻想。這種事情往往發生於一個強有力的，對於外表使他迷惑的女子之精神上的原質毫不觀察的男子身上。於是這個現代女子的悲劇便如黑培爾（Hebel）在「朱提斯」（Judith）劇中所顯示的一樣，她的女性本體爲這種有力的男性所吸引，而這種有力的男性則又是她的原性所仇恨如死敵的。因爲按照她的個性，她之佩服男子，只是佩服他的精神上的能力。而在男子這方面，則深悔自己不選擇一個「舊式的」美麗柔和的少女，她依時地爲他準備餽饌及願意地與他共牀；一個「易卜生沒有把幻想放進她腦海中」的女子，她「沒有讓自己因女權主義的空談而去作愚笨的事情。」

同樣的男子及許多其他的人，把婦女運動之要求已婚女子有財產權及在家工作的妻子有捐明的收入，這種行爲也列入這種「愚行」中。然而，做妻子的須捐輸了她的財產或酬金來做全家的管家婦——這個結局，是那些堅稱「當男子須爲全家而工作時，他便成爲一個奴隸，可是做妻子的則可以保留一切爲她所有的東西」(Strindberg)的反女權運動作家所忘記了的。

在結婚以前，因她的工作而自立的現代女子，想及問人要錢的時候——甚至在最幸福的婚姻中，也是個最痛苦的時候——便感到非常憎恨，結果這種懣討的心情有時遂使做妻子的決定繼續她的工作。反之，如果她放棄了這種工作，她前時的自立的自覺力往往使她變爲非常易感，結果丈夫對她用錢偶有異議——無論是怎樣微小——她便覺得受委屈了。好些男子因妻子的不合理的要求而後悔，他曾請求她放棄她的工作。在另一方面，也有好些女子，她們繼續她們的工作，因而只增加了一個一無所長的男子的無能。雖然在許多國家裏面，法律現在允許妻子自由處置她從勞動得來的收入，可是在上述那種情形之下，這種法律的規定是沒有什麼裨益的。縱然如此，

「如果男子吞併了他的妻子的錢財，他也是得到她的同意的，因此更改法律是無益的。」這種斷言是可笑的。因為，是法律予他以這種吞併權，抑或是他強取這種權，這個分別，對於男女的相關位置，關係甚大。可是就這種及其他情形而論，婦女一天為內心的不自覺的力量所推動而去作那些與她們的自覺的個性不相合之行爲及犧牲，則婦女運動便一天不能解放她們。一件婦女運動已經成功並且可以繼續成功的事情，就是男子的過分的侵佔不復有法律的保護。

在另一方面，有一件事實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就是未婚女子的個人的及經濟的自立做成一種妻子，她們在婚姻中表出非常自私的行動，可是她們仍不斷地責備男子的自私自利，她們自己并不表示多大的專誠及精細的情感，可是她們卻把眷顧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這些妻子就是五十年前男子稱爲「磨具」的。可是，缺乏溫柔的舉動——有些女子通常是因生產的關係而生的——已成爲現代女子的無可約束的習慣——至少在少女自由的時代是如此。她的不對丈夫「屈服」的決心所得的結果，始初是一種武裝和平，其後是戰爭。在這種戰爭中，妻子的工作是一個彈丸。「我有我的工作，我爲什麼要留在這裏供人使用及受痛苦呢？」她問自己。當發這類疑問時，她

們往往只有一個答覆。

予女子以謀生的機會，有一個無疑的益處：就是女子可以因此而再次在家內獲得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是前代既不在家從事生產的合作，又不擔任母親的義務的女子所得不到的——她們爲男子輕視爲既不如她們的生產一切家計的必要品的祖母，又不如她們的現在自立自給的孫女，只有社會報酬做母親這種職業時，女子纔能覺得這種職業是自給工作的一個充足的代價。

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另一派佔人數很多的女子，她們對於她們的工作問題認爲是再無選擇的餘地，因爲搬遷到別的地方，或因爲她們覺得新家庭的工作太多，須屏絕思念一切關於外間之事物的原故，她們的工作便必須放棄了。以爲工業使現在妻子在家庭的工作變爲多餘的人們，只是指大城市的家庭工作，而且往往只是指大城市的富裕的家庭的工作而言——在那裏他們可以較廉的價格來買一切妻子的工作可以產生的東西。可是在鄉村裏面，在各種階級內，母親須爲工作的指導者；在所有鄉村裏面的中等之家內——如在無數貧窮的或不甚富有的都市的家庭裏面——母親的工作往往仍是必需的，而且是比她在家庭以外所能獲得的更爲上算，因爲成熟

的現代女子往往比前時的女子更能理智地管理家庭的原故，其結果更是如此。

前時的母親只知道家庭的工作，現在的母親在未婚及自給時，往往會享受過行動的自由及發展的機會。這種自由與機會，她們現在也許因家計的責任過重而失去了。母親的工作，現在更因僱用工人——至少是能幹的工人——的困難及奢侈的要求而加增。這種情形的結果，使家內的溫存之氣減少，而當代的一家內的窗戶大開，家內充滿清涼的空氣，竈突之間無人匍伏」等口號的表示，又使家內的親熱與和睦之氣消失。不錯，工作過度的母親往往自己主張全家人離開家裏，到娛樂的地方去開宴會。這些宴會曾一度為小孩們對於家庭的最幸福及最快樂的回憶。

多數有教育的現代婦女之專心從事某種——往往數種——社會事業，更加增了做母親的勞頓。甚至這種辦法是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其動機也不能防止這種利他的行為變為一種會如疾病一樣地致人於死地。這種死亡與其他因忽略衛生所致的死亡是一樣的不道德的。除非滅亡是他履行他的義務的條件，誰也沒有為利他而死亡的權利。可是就許多情形而論，這種起因是由於對家庭感到不滿足的女子之多方的參與社會事業；不是利他主義的一種結果，而是希求權力

——家庭內曾一度使之滿足的權力——的一種表示。或者它是現代一種神經病的特質。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患歇私的里阿的女子都被視為女巫，而受焚燒的死刑；現在她們則為一種活動而「犧牲」自己。這種活動實在予她們以一種變化，一種使人醉心的名氣——簡言之，她們所需要的生活的刺激。可是甚至健全的，誠實的，及有自覺力的女子也被婦女運動及社會工作驅使去推開真的責任而擔當假的責任。如果我們不正式地詢問做妻子的及做母親的她們能做什麼，而非正式地把同樣的問題來詢問做丈夫的及兒女們，則這些問題——如果他們確是誠實的話——會證明她們須予這種利他的活動以一種代價的。

自從已婚婦人的工作到了家庭以外去——自從婦女運動及社會工作開始以後——我們很少找到一個完全健存的、快樂的、和諧的妻子及母親。現代婦女的不斷的訴苦是她「永沒有時間。」那些完全不工作，過着奢侈的生活的少數的女子，當丈夫不安地工作來供給那種永不離去的奢侈生活時，便費整天四分之一的時間來打電話去訂裝飾、探訪、及娛樂等約會，而這種約會又把她的其餘的四分之三的時間佔了。而其他的婦女則為家務所累贅或為家務及謀生的工作所分

身，她們怎會找到餘時

她們便沒有時間來作無數細小的溫柔的——加增了人與人間的關係的——表示。一個法國的母親，她自孀寡後便賴自己工作來養育她的小孩，及至她的兒子長大成人時，她從他那裏得到這樣的批評：「你從未有愛過我們。」已經來不及了，當她明白「談愛是需要時間的，」只覺到愛的情緒，及只顧大體本着愛心而工作，是不够的——不錯，是不够的，愛是必須表白出來的。對於表白愛情這一點，現在的困惱的母親是沒有時間及安靜的心情去做的。

以前，只是丈夫及父親沒有時間；妻子及母親都有時間，因此她們便可以保留家庭的親熱之氣。可是現在？

不錯，現在有許多婦人，因為自己要求很少的原故，而以為自己已履行了四重的責任。其實，她們所已履行的四重責任，沒有一種是履行得完全的，她們有時不理一種責任俾能完成其他的責任。沒有一個女子能同時盡妻子對於丈夫，母親對於小孩，主婦對於家務，婦女對於工作等義務的。對於履行最後那種義務，一個已婚的女子因現代的競爭而更感困難。工作愈妥善的人則工作愈

多這個事實，往往使她無法把工作與料理家務的時間作一個準確的與合理的分配。

除了一切這些因事實而發生的困難以外，最後還有那些爲「當代的精神」所惹起的困難。例

如，一個妻子已決心放棄她認爲不適宜於她的家庭的職業，可是她仍不能安頓。「當代的精神」的已婚女子需能照顧家務，同時也需能完成外間的私人的工作這種要求，使她困惱。做丈夫的，也因受了「當代精神」的影響而有同樣的感想，或看見他的妻子因愛他的原故犧牲了發展才能的機會——他個人也許會對這種才能發生過興趣——而感到痛苦；她那種對於職業的渴望復生了，

她再從事她的工作了，結果如果她努力抵抗開始做母親時的衰弱，則她及小孩後來都必定受損害。或者她過一種永久的過於勞頓生活，最後因勞頓到極點而生出神經受傷的狀態時，則整家都須共受她的痛苦。如果她能平靜地按照她的本能在家內打一個根深蒂固的基礎，及以她與年俱增的愛來發展及充實她自己的話，則她的重要的價值必會因而永久的增加。現在她已爲當代的偏見所迷惑。這種偏見的唯一效能，就是使那些爲偏見征服了的人能够很堅決的不顧一切事實。

因若干女權運動者之宣傳這些當代的思想，我們看見愈來愈多的婦女，她們履行她們的

「社會的義務」正如電報桿之施行它們的功能一樣的機械；而實則她們可以履行這種義務，如樹木的生長於花園一樣：開花的，結實的，愉快的，使人愉快的。

(註一)在美國三分二的大學畢業的女子不結婚，而以俱樂部的生活來賠償家庭生活之缺欠。這種事實自然是做成這一個理想的一部份原因。可是其他的動機也是這種理想的成因，由完全委身於有益人類的一生的事業之一這個願望，至精神上荒蕪的少女之不願負責任及受約束這種利己主義。

一個最近在北美住了半年的視覺敏銳的批評家，證實許多人曾講過的話：女學生及做工的美國少女都誠心誠意的專心栽培她們的美貌，研究她們的服裝，與賣弄風情的事，在她看來，這一切都是「美術」，能達到這種「美術」的目的便足夠了，可是在歐洲的女子看來，這些藝術慣常仍是種引誘男子結婚的工具。讀書或工作往往使歐洲的女子在表面上變為較少「女性」——雖然她的靈魂時常保護充份的戀愛能力——在美國，則情形完全兩樣，外表是一個使人迷惑的女性，可是靈魂已不復為戀愛而顫動了。毛茲利 (Mandaley) 三十年前在講及「中性的職」時已經預言的性方面的不能生育，現在一部份已經實現，一部份為女子所自由地選擇。在歐洲一個爲了讀書或工作而放棄戀愛的年青女子，忽然爲一種不可抵抗的熱情所占有，這種事實是常常有的；反之，在美洲，這種事情是極端稀少的。女學生輕視那些受教育較少的男子，他們通常因需謀生而早一點終結他們的學

業。女子在她們的同性身上較容易找到她們所需要的同情心。未婚的女子得到與已婚的女子相同的社會地位。於是不希望有小孩。如果她們最後結了婚，而通常就是因為男子她們以一個比她們自己能創造的較顯赫的地位，於是那個男子便被視為及看待如一個為她賺錢的人。

毛茲利同時聲明年青的學生或女工通常都比那些較年老的婦女，尤其那些力爭婦女權利的婦女——她們往往沒有讀書可是在結婚與母道，自我發展與社會工作的生活中長老的——較少創作力，較沒有個人的重要性，較沒有個人的發展。有趣味的重要的美國女權運動者都是介乎五十歲與九十歲之間的婦女；雖然有卓越的學問及對於工作的造詣極深，現在享受前一代的工作的收效之現代女子，仍是一個缺乏女子的條件，缺乏做人的條件，缺乏特殊的個性之女子。

這些完全新鮮的觀察，在我這本書刊印的時候傳達來我處，我覺得它們有力地證實了我的見解，所以在這裏把它們復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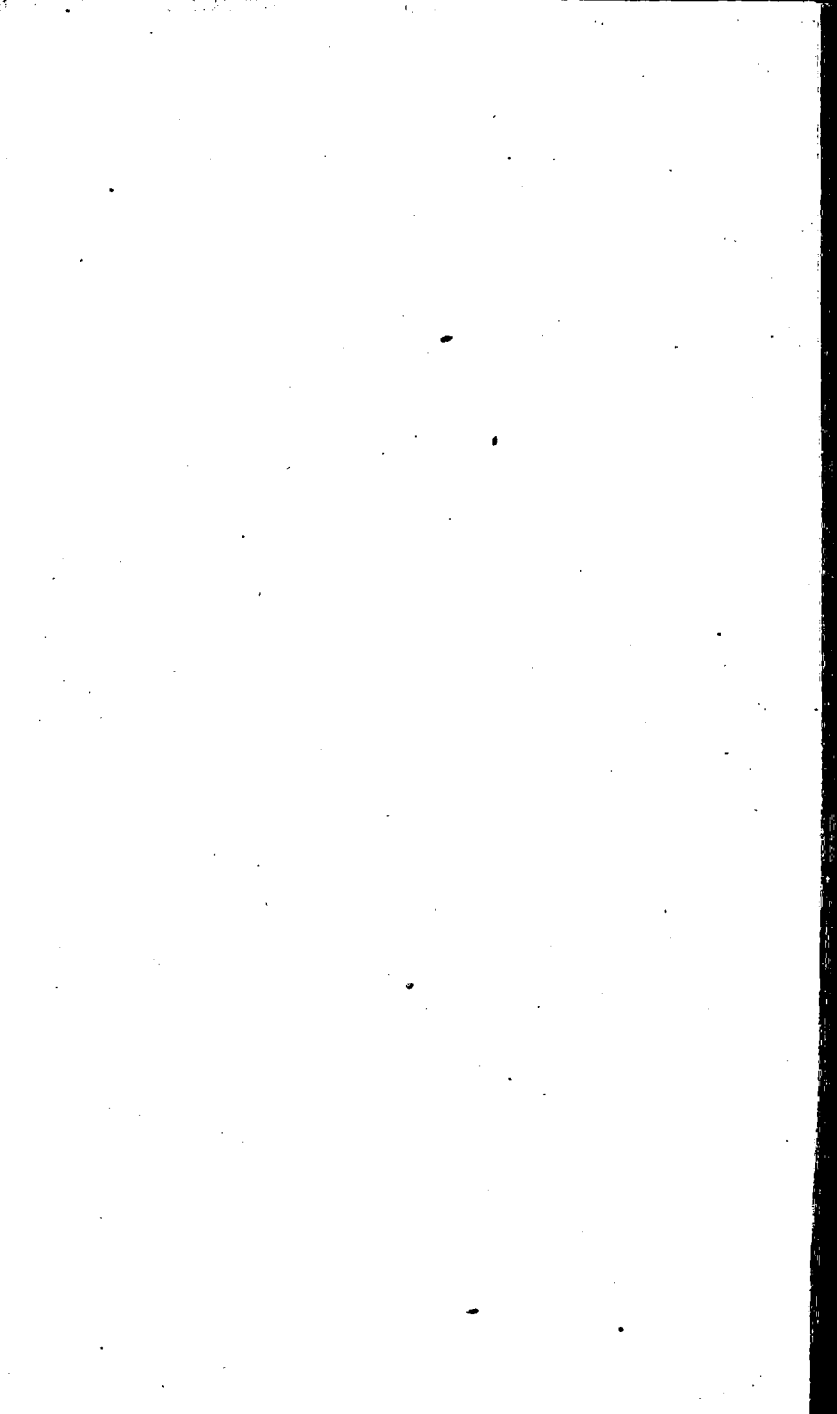
可是在法國及其他的地方，母親們告訴我們她們的女兒是如何的聰明，有智力，及興趣廣博，而同時又是如何的好批評，如何的不為熱情及狂熱所擾。現在許多母親所憂懼的，不是她們的女兒之急速的有愛情的結婚，而是一種沒有愛情，而自私自利的聰明的結婚。

(註二)見“Love and Ethics”, Ralph Fletcher Seymour, Chicago, 及“Mother and Kind”, published

我的計劃是國家向做父親的作特別的徵收，以給養小孩及賠償母道的損失。

由社會上之各種制度，從事母道的保險，嬰兒乳汁的分發，養育小孩與供給小孩衣服，及許多同性質的社會的努力，都已表明父親之供給不足給養育青年一代；而母親的照料也是不充足的，這種照料現在已爲其他如托兒所等工具所補充。可是當小孩最後不知不覺地成爲「一家之主」時，社會便得酬答母道。於是婚姻只是指兩個人以愛情的根據及以做小孩的父母之資格來共同生活。母權在法律上將替代了父權，可是在實際上，做父親的將繼續保留他個人可以運用的一切對於小孩的影響，正如現在的母親所做的一樣。

在這種情況之下，私生子是不會有的；沒有母親會被逼放下照料柔弱的小孩的責任去賺她們日常的麵包；沒有父親會避免他們對他們的小孩所負的經濟責任，及不能因社會之推逼而最少履行現在禽獸比人還履行得安善的父親的責任；盡他們的本分來給養後代。沒有母親會爲她們自己的及小孩的贍養而需要與一個粗暴的男子同居；如果分居，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母親也不能被人奪去她們的小孩，除非她們本身不配做母親。簡言之，社會須以較高的標準去恢復文化較低的階段所創設的安排，自然自己創設的安排；母親與小孩是最密切地連在一起的，他們在一起首先組成一個家庭，而做父親的則由母親的或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加入這個家庭。



第七章 婦女運動對於母道的影響

因爲它增加了婦女的教育與她個人的責任心的原故，婦女運動直接地及間接地促成法定的與習慣的結婚年齡之延長。自少女運用腦筋與男孩一樣多的時候起，在身體的發展上，她們不復能與男孩并進。可是當現代少女完成她們的學程時，在身體方面及心理方面，她們都比她們的祖母發育得普遍些。對於生活的各種困難及實在情形，她們比較知道很多，對於性生活，她們也知道不少。這種知識使她們不願意太早擔任做母親這個嚴重的與困難的職務。她們比上世紀中葉與她們同年的少女較需要真理及教育，而較少傾於戀愛的，空幻的夢想；她們對於工作的渴望與對於社會的情感確定了各種目的，她們也竭全力工作來達到這些目的。因爲，如以上所解釋，兩性彼此的吸力是多方面，而不單是戀愛一方面的原故，少年人對於他們戀愛的決定是較小心，較選擇的。現在最優美的少女都爲尼采的結婚的觀念所感動，這就是說，結婚是兩人意志之結合，由這

種結合可以產生一個比他們自己更偉大的新人來。可是她們的快樂并不在「男子情願」而在她們自己「情願」尤其重要的是，她們有意志來為她們的小孩選擇合適的父親，不單是為了她們自己，也是為了小孩。

如果那直接的，「盲目的」色慾的吸引真是最合乎本能的選擇的話，則現在少年人的伴侶生活與這種生活所生的較清楚的觀察，及少女們的增長着的戀愛理想主義，對於新的種族，都不是絕對的有利益的。然而，這個問題現在仍未決定。在這裏我要聲明的只是，雖然有一切智識方面的發展，現在的少女仍往往為強有力的精神上的與官感上的愛所支配。這種精神上的與官感上的愛，曾有一個長久的時期被婦女運動視為一件極微小的事情。在進化論的影響之下，少女們開始明白她們做社會的一份子的價值，大部份是靠她們繁殖人類的價值；此外，她們也認識鍛煉身體的責任，這種鍛煉使她們能更善於履行這種功能；她們不復視戀愛的渴望為不清潔的與醜惡的，且視之為純潔的與美麗的事情。由於這種精神的狀態，各種保護母親與小孩的運動——在理論上是非常重視的——都着着進行。這些運動是目前最重要的「婦女運動」雖然它們是較舊

的婦女運動所不承認的。這個較舊的運動仍未承認因爲現在的婚姻狀況使退化的，沒有教育的，衰老的人，比年青的，健存的，心地純潔，可愛的人有更大的機會——在婚姻範圍以內及以外——去繁殖種族；所以如果後者沒有結婚便做父母，從種族的觀點看來，它不能算是一種罪過，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它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一切婦女的權利，都沒有什麼價值的，除非她們獲得這一件事：就是一個婦女非法地做了母親不但不至因此失掉一點她個人的價值，反之且證明了她個人的價值，并且她也不至因此喪失了社會的敬重。

我們這個時代可以指出那些代表這種改革的趨向之婦女。有些這種婦女，如果她真正完成了「一個小孩及一件工作」這種空前的事業，因爲在那時候她是被一種比她們自覺的人格更大的力量所驅使着，她們便去從凡庸的，簡單的性質及純粹的美德處抽出她們做這種事業的精神；雖然這些性質及美德，都是她們相信她們做母親時的行動會與之相反的。其他婦女之做母親也是她們自己完全願意的。她們很明白這便是她們享用了女權主義首先帶回來給女子的自由及男性的權利。雖然許多婦女權利的提倡者制止她們的思想發生這種結果，但是那些在其它方

面用自己的自由的選擇來決定一生的行爲的女子，都承認她們這種真正的「解放」是婦女運動的一種結果。

然而在歐洲，大多數三十歲以下的女子，仍然夢想着以在一個有愛情的婚姻中做母親爲最大的幸福及人生至高無上的責任。（註一）

可是，由於婦女運動的直接的與間接的影響，女子漸漸地不願意做母親，這種不願意剝奪了人類許多優越的母親。同時女子的爲自給而做各種工作也增加了她的不孕性或使她不能哺乳——關係小孩非常重大的哺乳。

現代婦女往往因個人的命運或自己的選擇而不結婚，這種事實，對於本身及對社會都沒有危險的。我在上面已經聲明過，這種事實是與許多教育的與物質的狀況有關的，一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女子對於結婚的希望便又會增加的。自從女子開始以反母道的理論來增長獨身的趨勢以後，真正的危險纔發生。那種反母道的理論現在擾亂女性的腦筋使女性的本性走入迷途。

按照以提高個人的及種族的生活爲根據的價值的標準，婦女運動對母道所生的這種影響

是該降到最低的。在這方面，我們在這個時代遇到一個兩重的神秘的情境，就是不單婦女——有乳房來哺乳小孩的婦女——看重這種自相矛盾的影響，而且還有些男人都是母親的兒子，也宣傳這種影響。這些男子會讓自己為那些關於婦女的謬誤的論理所蒙蔽，那些論理宣稱既然富有的母親不願意履行母親的義務而貧乏的母親又不能履行它們，我們便得創立較高的社會的組織來做這種事情；換言之，為一個只是暫時的令人不快的矛盾所煽動，我們將創設一個新的，一個秩序不同的環境。可是，如果這種組織普遍的盛行了的話，則它對於人類的損害將比現在這種不幸的狀況還要大。

總而言之，男子對於女權主義的深切的反感，大概是因這種傾向而發展。進化論的思想現在已開始打進男子之心的深處，這個事實，也是做成這種反感的原因。正如從前一個男子之期望承繼他私人的不動產及他的姓氏的後嗣一樣，他現在期望承繼他的本體的人；他期望永生，這個永生只有做父母的纔能肯定，因為由父母之道，做父親的或做母親的人的精神與肉體都可以因自己的子孫而繼續存留下去，一直到他的最後的後裔。這種觀念使性的本能復變為聖神的——如

它以前爲異教徒所視爲神聖一樣。這種對他們的性的責任的新尊敬，現在使許多男子以制慾主義來防衛他們的性的健康與力量。這種制慾主義的動機與基督教所提倡的制慾主義的動機恰好是相反的。基督教的制慾主義畏懼性的本能，目之爲不清潔的及誘人犯罪的東西。現在青年男子的創造的願望之最深的目的是求人類的更高的發展。對於他們恢復以他們自己爲偉大的計劃中的一份子這種宗教的確定心，及與生命的創造慾及無限的時間和諧這種宗教的渴望，愛成爲他們成功的條件了。

現在有些男子爲提高種族的品質——英國稱這種努力爲「優生學」——及爲保護母親與小孩——法國稱這種行動爲「育兒學」(Puericulture)——而極熱心地努力。有些男子著有關於兒童心理及性教育的卓越的書籍；也有些男子在藝術及詩裏面對生殖的聖神義務，對母道，對小孩表示新的尊敬。論小孩爲一個文化的權威之最優美的文章是一個美國人(註二)所著的，在圖畫方面，現在有新的虔誠的聖母和她的嬰兒的畫像，特別是那些爲一個法國人及意大利人(註三)所繪的畫像。代表少年人對愛情的新願望的最美麗的彫刻是一個德國的彫刻家所

創造的。同時一個德國人，尼采（Nietzsche），最深切地認父母之道及教育爲使人類渡過現在凡人的境界而達到超人的境界之方法。

只有認識了以上所講的一切，我們纔可以想像得到這些新男子的感覺將會怎樣，當他們遇見那些新女子，「她們不復願意做繁殖種族這個本能的奴隸；」她們視母道爲「她們的工作時間的一種損失；」她們的美貌的一種傷害；人生的優美的行爲的一種障礙——一種人生的行爲必須把女子做生小孩者的價值降低，而提高她，使她有精美的，完備的文化的行爲，使她成爲「四海爲家的女子；」并且也是女子創造其他客觀的有文化價值的事業之一種障礙。如果一個具有做父親的願望的男子與這樣一個女子結合，他便會覺得在這種婚姻內他自己是一個娼妓，正如無數的妻子覺得自己是娼妓一樣——當她們只是做男子的願望的一種工具時。反之，希望由新女子及新男子得以提高人類的地位這種觀念是發端於注重她們所生的小孩之質而不在小孩之量。一個有較少可是較完善的人民之國家這種理想，總比仍時以民族競爭的觀點來主張一個國家只須有很多的人民，無論他們是如何的拙劣也沒有關係這種理論高尚一點。

反母道的女子以下面對今日之女子的情感與願望有極大影響的思想，來反對這種完全新的進化的人生觀（註四）

教育現在為女子規定新的責任，比純粹天然的責任還要重要。個人生命的價值愈增加，對區區的性的機能的趣味則愈減少，同時女子在一個因母道而使她成為第二流人物的社會內之「女子的」價值也就減少。誰譴責現代女子為了較屬精神的利益而棄絕母道這個趨向，誰就是缺乏理想力。做母親的只集中她的精神在她自己的小孩身上，而棄絕母道的女子則可以推廣自己去懷抱一般小孩。當做一個母親，女子只是一個自然的人。可是一個有多方面情感及努力的人格卻已需求一種獨立的活動也需求母道。

用她全部的精力來教育她的小孩是一種兩重的錯誤。第一點，大多數的母親都是不好的教育家，如果她們把小孩委托給一個天才的教師來教育，必較有益；第二點，天賦聰慧的小孩能很良好的教育自己，所以一切教育的方法都應該免去。平凡的小孩是較容易受教育，可是他的父母普通也只是平凡的人，所以還是在優越的教師的照顧之下最為有益。在水平線以下的小孩也是任

專家去教育最能獲益。所以在第一年的照料及訓練以後，在做教育者這方面，母親便沒有特別的工作，至少是沒有她可以聚精會神的工作了。叫一個母親更圓滿的履行母親的職務——如教育她的兒童——實等於將她引入一種幻境，在那裏她雖努力而難免苦痛。因此一個可以在別方面運用她的精力的女子，不該把它運用在教育她的小孩這方面。

反母道的提倡者否認母性是女性的標準；她們以女子的外表，她的行爲及她的容貌來做這個標準——簡言之，她們以內部的性質之外的表現來做這個標準，而這內部的性質卻又被她們否認爲女性的特性！「女性」因此只成爲「審美主義」，而女子的精神上的特性則被視爲「普通人類的」性質；女性有權把自己從母性應該爲女界的「本體」或「本質」之道德的模範這種邪說的結論中解放出來。她們不承認女子心的氣質之宜於做母親這個事實證明了母性是女性的特性。因爲在分別愈大的時候，這種氣質愈不明顯。它的適宜性是一種適應的現象，是隨生活的狀態改變而改變的。因此人們不能以這種氣質來做一個限制女子個人運用她的權力之理由。母性不是社會的本能。我們怎能把我們與野獸及野人同具的母性看得比，例如，正義、真理、及其它

漸漸可以獲得的精神上的價值——女子可以藉她個人的活動來提高的價值——還要高尙呢？女子的生活方式愈高，她的個性愈不會爲母性所決定。那末女子爲什麼要爲家庭的生活犧牲她們的個性，既然沒有人要求男子這樣做？女子爲什麼不可以如男子一樣地藉結婚來滿足她的性的要求，此外則從事她的職業，注意她的精神上的發展，她的社會的工作？男子既不因他有若干喜近女子的本性而被逼把他個性壓抑，女子爲什麼只因有若干喜近男子的本性而被罰爲不完全的人——就是，具有頭腦不運用的人？這是因爲家庭生活是「女子的園地」——這個舊迷信仍在混亂人們的觀念的緣故。現在家庭生活的方式把女子過於性別化了。她及她丈夫與小孩的較高的發展將都會增進，如果女子在家門以外的商業中自謀生計來保持她的自立；如果料理家務成爲合作的事情；如果兒童教育在家庭以外施行——在家庭裏面，現在母親的溫存使小孩柔弱并使他們養成一種含有自私的性質之家庭的感情，而沒有社會的意識。於是因妻子在家庭以外工作而惹起的困難都解決了；她的理智的與情感的，性的與社會的本性間得到平衡，她的價值，有如一個人男子的價值一樣，將以她的人的個性來估量，而不是以她的女性，她在家庭內的效力——爲了

實行這種效力她現在逼得放棄她的個性——來估量。

這就是反母道者的意見的要略。

.....

從前已經表示過，婦女運動在開端的時候，只有竭全力反抗「女子不能與男子從事同樣的工作」這種偏見纔能發生效力。然而現在整個婦女運動久已着重一個事實，就是婦女不僅是代表着她自己，而特別是以她做管家婦、妻子、及母親的資格來享有充分發展她的能力的權利及在家庭和社會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可是在上面所舉的反母道的意見裏面，那種爲前世紀整個婦女運動的特徵的狂熱，現在竟陷於一種錯誤，以爲兩性平權也即是說兩性的功能相等；女子能力的發展也包含着女子把能力應用在與男子相同的工作範圍內；兩性平等含有兩性相同之意。當適度的女權主義開始明白如果男子與妻子競爭，這種對敵既不能裨益（註五）女子、男子、亦不能裨益小孩，而反母道的女權主義則慫恿最熱烈的競爭。如果這種競爭的主張一度被認爲有利於女子的個性及社會的話，那末很明顯的她須竭被侵犯者的力量來使自己避免做母親的責任，因這

些責任會明顯地使她流為競爭中的落伍者。

從個人主義的觀點看來這是很明顯的，法律須不限制女子的從事一種職業，除非這種職業對於她自己或後代的康健有明顯的危險。爲了她們自己也爲了社會，女子須有選擇工作的自由。因爲生命及自然佔有無數預先看不見的可能的事情。然而，一個子人類以優越的小孩的母親覺得自己不能教育小孩，這種事情是有的；生有非凡的小孩的夫婦而不堪共同生活這種事情也是有的。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法律或習慣都沒有權強把一個不能忍受的束縛來加諸一個母親或父親身上，或要求一個母親或父親作不合理的犧牲。

然而限制工作的選擇這種權利，是法律所沒有的；自然自己握着這種限制的權：第一，是由於沒有人能同時處在兩個地方這個原理，第二，因爲沒有人能同時用全力來感應兩種精神上的動作。例如，一個人甚至在由一數至一百的數目當中，也不能不因區區的握拳而暫時停止數某一個數目。同時解答一個數學的題目和小心的學一個樂譜，這種權利是誰都可以有的，可是這兩種理智的活動的效力會因而被減少也是一定的。從這些最簡單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最複雜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這種觀察移到家庭的生活範圍去，每個願意對自身作公平的觀察之妻子及母親都會確認分心做事的困難。

如果一個母親在家裏做她的工作，而同時她須把它放下來坐在她小孩的病牀邊，或作那些保證家庭的安樂的佈置，或幫助她的丈夫，那末她便會覺得她的書或她的畫受了損失，她便會覺得使她與家庭更親密的活動有時減輕了她與她的工作的親切關係。一個人可以在日間從事一種乏味的實業的工作，而在晚間造就一種精神的事業；可是一個人不能把自己的精神貫注一方面，而又不致減損其對於他方面的精力。一種工作是需要絕對的專心。從外面觀察，在共同動作中，這種專心是很難獲得的；從內心觀察，當一個戀愛的心靈喚起一種內心的鬭爭時，則它需作一種放棄的念頭。也爲了那個原故，以女子爲題目的文學，幾十年來都是滿載現代婦女生活的大衝突：職業與父母間的衝突，職業與丈夫間的衝突，職業與小孩間的衝突。誠然，以個性而言，家庭往往成爲一個拷刑室，這種由法律與習慣而生的結果，將來必要同現在一樣的被認爲刑具的。然而自然比法律及習慣還要嚴厲，當她使我們遇到一種無論怎樣決定都會撕破我們的心之選擇。

現在要求女子「犧牲個性」的，既不是習慣也不是男子。這種犧牲是那統治着我們全體的限制律所要求的。

有創作力的男子或客觀地工作的男子往往須使他的個性的感情方面只得到局部的發展，他一定爲他的工作而棄絕許多對他的感情方面很重要的家庭的寶物。即使較短的工作時間可以減少一部份這種文化上的犧牲，男子或女子的內心的衝突也是不會因此而平息的。

即使一個男子覺到他的妻子的天賦的才能因而擔負一部份家事的責任——尤其屬於照料小孩的責任——內心的衝突仍會繼續的。這種衝突絕非個人生活須高於本能生活這種反母道的理論所能解決的。因爲，如我已經聲明過的，所謂選擇，並不是個人的生活與本能的生活間的選擇，而是女子的個性的理智與情感間的選擇。那些把商業的工作與婚姻及母道相提并論的反母道者卻沒有發現這個選擇的解決方法。仍未結婚的或放棄不能在家裏做的商業的工作的女子，也沒有平息這種衝突，只是減少它的困難而已。

反母道者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基本的錯誤，是它把母性視爲一種「非社會的」本性，而

在另一方面卻又指女子的「個人的」活動爲一種社會的本性之表現。「因爲一切社會的本性都是由原始的本性借教化而發生出來的。」一切文化的發展都是介乎澳大利亞的黑女子的性的衝動與布勞寧夫人 (Eleanora Barrett Browning) 的短詩的戀愛的情感之間的。當反母道者斷言「我們與野獸及野人同具的」母性不能算是一種個性的表現時，她們的論據的真實性，實如一個因野獸與野人也呈現裝飾的本性而否認西斯汀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的表現個性的品質一樣。

母親的本能之發展爲母性，是文化進步中的最大的成就之一。由於這一個發展，母親的功能繼續不斷地變爲更複雜及有區別的。在高級的禽獸中，母道已不單包含生產的行爲；一個動物不單爲她的小雛而捨生，她并且予它們以一種往往表示判斷力的訓練。例如，一個找不到防止她的小貓入水的方法之老貓，最後把小貓拋入水裏然後把它拖出來，因此她便獲得所希望的她的訓練的結果，這個貓並沒有如許多現代婦女之讀過斯賓塞 (Spencer) 的書，可是她可以使許多這些女子慚愧。甚至哺乳及身體上的照料這種初步的母親的功能，也使母親的精神生活因溫柔、

觀察力、辨別力、判斷力、及自制力的增加而得到一種教化；一個婦人的品性，在她忙於照料小孩的一月間，比在職業工作的數年間還要發展得多。母愛及她所喚起的小孩的互相的愛不單對個人情感的生活有最深的影響，這種愛而且是互助律的第一個方式——它是利他主義的根苗，是現在已發枝的「社會的本能」之樹的嫩芽。

雖然婦女因母道的身體上的區區功能而做成一種偉大的社會的貢獻，如果我們再想及她的精神的本性，則她的貢獻的重要性還會大大的增加呢。雖然父道也相當的使男子發展其溫柔、謹慎、忍耐等品性，可是女子在做父母當中，其身體方面所出的力比男子所出的優越得多。這種優越足以及時創造一種現在仍存在的母子間的親切的關係，及女性與男性間的區別。母道的身體上的功能就是原始分工之基本的理由。這種分工的目的，除了自衛，就是為兩性保護子孫，增進及鞏固男性或女性運用在他或她的特別功能上的性質。一切人的性質都潛伏在男子身上也潛伏在女子身上。可是因為它們被這種分工所專門化了，或者，在另一方面，為這種分工所壓抑的原故，它們現在表現在各人身上的分配就不同了：在女子身上，小心、有管理才、有監察才、維護生命、愛情

自持等品性成爲顯著的特性；在男子身上，勇敢、好動、有意志力、有思想力、有克服自然及生命的活動力等性質成爲顯著的特性；而父道，在心理方面——如它在生理方面一樣——遂成爲一件與母道不同的東西。即使文化繼續消除明顯的劃界線，使我們慢慢地不能對「女子」及「男子」作一種概括的類別，并使每個女子漸漸地需要各自去解決「婦女問題」，然而站在種族的立場來看，這種分工的辦法仍一定完全如往昔一樣地存在，如果人類的較高的發展是須繼續不斷地向更完備的方式前進的話。這些較高尙的文化的目的之能達到，端賴女子以更完善的形態來履行她的一向最爲人所稱揚的職務：生產及撫養一代新國民。

反母道者的母性不能高於正義及真理這種斷言，是一種暴怒的對抗。它好比一個人之斷言「空氣比水好，或兩者比麵包好」一樣。兩種斷言都把生活的基本條件與其他生活的需要放在對抗的地位！如果新國民沒有產生出來，誰來實行正義與真理呢？而且，如果我們不訓練小孩們對正義生較大的尊敬及對真理生較深的愛好的話，正義及真理怎能在人類增長？妥善地履行這一種教育的職務，母親們需要她們整個的一般人類的教化。然而即使情形不是如此，即使母道并不

需求女子的精力之集中；即使母性仍只是「原始的本能」這種本能——在曾維護它的女子身上——對於人類的價值，也比失掉這種本能的女子之普遍的發展地的能力還要大。既不是女子的社會活動也不是女子的個人活動可以賠償這種「本能」的毀滅，這種本能最近還驅使墨西拿（Messina）裏面千百的母親以自己的身體來保護她們的小孩；這種本能最近還推動一個在生小孩以前便知道她須以生命代價來挽救自己的小孩的生命母親如此呼喊：「我已生存了，可是我的小孩的生命現在是屬於人類的——救這個小孩吧！」於是這個母親在還未見到她為它而捨命的美麗的小孩便死去了。然而，在「個人」發展的女子的世界內，在一個新的墨西拿的不幸結局以後，我們會見到手裏拿着她們的手稿及她們的圖畫之母親。遇到如上所述這一種選擇時，做母親的便會答：「隨小孩死吧，我將過我個人的生活以終。」

反母道那種女子目前一定是固執的。我們這個時代確有許多婦女可以在一個可愛的小孩的身邊走過而毫無留戀。在這些婦女當中，甚至有一些母親，她們不覺到——每個有母性的女子都為一個小孩所喚起的——純潔的官感，有見識的狂熱，使人發狂的快樂等情緒；有些母親，她們

對於一個小孩的靈魂可作使人迷惑的題目來研究這一點，是沒有一點概念的。曾責罰無價值的母親，并會把凡因有小孩而覺煩惱的婦人當作可鄙視的動物看待這種方法來喚起被壓抑的母性之哲恩保羅（Jean Paul），現在會找到許多只因她們的小孩在她們左右而煩惱的母親。

這些大腦袋反母道的婦女們應該明白地容許她們有尋求簡單的用很少力量就可以認真處理的家庭生活之自由，而一面去感受那些為公衆人物，世界完人，與天才事業家所享有的力量吧。但是他們絕對無權去假造生命的價值以遷就她們自己的口味，使自己來代表生活之最高方式——「人類的人格」——而以此與「女性本能為中心的生活」作比較，把後者認為代表一種比較落後的發展，貧乏的生活。

.....

作有書籍及藝術作品——其永久之價值有如狂歡節的紙花一樣——的婦女已自己表明其個性，而曾具有一種無窮無盡的清晰的思想，豐富的了解力，親熱的情感，及教育一羣優美的小孩的堅強的意志之母親，卻需要一個公職來證明她自己的「人類的個性」！一個婦人用在商業

上的心思可以證明她的個性，可是一個大的井井有條的家務所需求的心思卻不能作這種證明。替一個母親接生的女醫師表現出她的「個性」，可是那個母親的生這個小孩的情緒，寄於這個小孩身上的夢想，用以教育這個小孩的思想裏面並不具有「個性」！考試合格的女子證明她自己是一個已教育成熟的人；可是她的祖母，伊現在充滿了伊從委身於家庭責任的生活中獲得的仁慈及智慧，在這種生活內，伊的責任所在的有限制的範圍并不妨礙她對文化事業的理解力，亦不妨礙她對人類一視同仁的同情心——而這樣一個婦人卻不是一個「個性」的代表！

當男子以怕女子因辦公事的生活而失卻她的女性這個爭論來反對女子的權利時，舊的女權運動者答稱，女性，尤其母性，根深蒂固，這種危險是無發生之可能的。然而這個反母道的時代的最明顯不過的現象是母性不是一種不滅的本性。正如我們那個時代之漸漸地產生更多的雄性的及不能養育她們的小孩的女子一樣，這個時代漸漸地產生更多的心理上反母道的女子。我們可以緘默地不過問小孩在家庭內或在小孩的家裏被害這類事情，因為這類事情往往與性的反背及宗教的狂熱有關的；我們也可以不過問千百的母親墮胎這類事情，因為貧窮者之墮胎大部

份是爲了需要，而富有者則大多數爲了愛娛樂。此外仍有許多女子，她們因上述的思想程序而喪失了母親的本能。我們這個時代有多方面的證明母親的本能可以很容易地變爲衰弱甚或完全消失——雖然色慾的衝動繼續存在；證明母性不是一種自生的天然的本能。而是幾千年來的生育小孩及哺乳小孩的產品；并證明每代須以母親對她們的小孩之個人的照料來使這種母性強固。一個婦女知道如愛她自己的小孩一樣地愛代別人撫養的小孩，一個可以專心照料他的小孩的父親對這些小孩具有一種幾等於「母親的溫柔」的品性，而照料弟弟妹妹的哥哥及姊姊也會如此。可是當那些提倡反母道的婦女根據這類事實而斷定母性不能用來作女性的標準時，凡從個人與人類的地位同時提高的事實中注意到婦女運動對於增加生活效果之標準的人，都下一個完全不同的論斷，這個論斷就是，反母道的人不單讚成了男子對於婦女運動的結果之錯誤的了解，而且做成婦女運動本身的最大的危險。因爲這種反母道的思想將會引起男女那方面的劇烈的反動，如果這種反動不在一個較早的時候發生於婦女這方面的話。

這個後者的反動也許包含一個反對耗費母親及小孩的精力的工業生產的方法之叛亂。因

爲遇到一個種族沒有完美的及有道德心的母親時這種事實便不能生存，工業主義的「沒有婦女，便不能存在」這個異議則不能成立了。這裏所謂「有道德心」者是指那些可以及願意生完善的小孩，并沿道德的方向來教訓小孩的母親們。反之，如果美洲及歐洲堅持那防礙好些能够及願意的女子做母親之經濟的及道德的原理，如果許多其他可以做母親的女子仍然不願意擔負母道的責任，則這個問題最後將變爲歐美人民的將來的問題。

婦女運動現在須具剛毅的決心來放棄狹窄的，偏癆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前一代是一種心理學上很自然的態度，在那個時候，女權主義的熱心者的估量一個思想，一種研究，或一本書的價值是以它們之有否增進婦女的主張，它們之會否表明女子與男子平等爲唯一的標準。對於婦女的工作、研究及其他的成就，是以能與男子的工作，男子的研究及男子的成就爲其唯一的標準。簡言之，這個提議主張婦女須能同時做一個女子的重要工作及一個男子的重要工作！

女性之越過男性的界限，就是由於這些混合現象。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充滿女子的悲慘的變遷之一個原因。誠然，每一個前進的人都一定贊同哥德的箴言，「我愛那個爲不可能之事所引

誘的人。」因爲，這樣被引誘，那個男子已把他那一代提舉得比前一代高。可是在行動方面，不具有誰踰過界限誰就會得到悲慘的結局這種自覺力的人，是一定沒落的，就現代心理學的觀察，罪惡是附著於擔任他的精力所不及的事情的人。

.....

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也呈現出其他較少瘳孳的過勞的女性之精神的狀態，因此也使婦女得到較光明的命運。妻子們之與她們丈夫的結合，不單是由於彼此的個性所喚起的同情心，而且是由於彼此的性的特質所運用之戀愛的吸引力，這種事實是這個時代所常常表現出來的。夫婦二人因此獲得一種結合，由於這種結合，一切他們的最良好的與最高尚的能力都如受到宗教的影響一樣地得到解放及提高。他們的父道母道遂將成爲這個宗教的最高的表現。

唯一的宗教的本性——按照這個名辭的最深的意義——是戀愛的或忠實的或有創造力的本性。同樣的魄力，在一個人身上它顯露出一種信仰的狂喜，在第二個人身上顯露創造的熱情，在第三個人身上顯露出一種偉大的戀愛的情感，在第四個人身上顯露父母之愛，在其他人身上又顯

露愛國心，求自由的熱心，求改革的願望。有時一個女子的或一個男子的同一的魄力，爲這一切的情感所激動。可是同一的魄力永不能同時滿足這一切的情感，使它們達到最高的功能。一種魄力以全副精神擁護者，無論是上帝，是一種工作，或是一個人，這種專心之宗教的性質常常表出續有增加的渴望，一種無盡的感情；一種較恆久的對表示方法之探求；一種繼續不斷的服役；一種期待所愛者的相互的舉動之不竭的忍耐。一種情感的宗教力量寓於其中，則每種工作每種苦樂的精神——簡言之，即每種精神狀態與事實——都更密切的與上帝，工作及它所愛的結合，直等到一個人將所有的一切最精細的情緒都能借愛人求愛的表現以達到最深奧之境地爲止。

在這個精神生活的專注之必要條件下，我們找到婦女之所以訴說她的男人因爲被工作所吸引而「不復愛她了」的眞象；我們也找到塵世的愛無疑地減除上帝的愛，這種事實的眞相；又找到夫婦的共同的精神生活的財富，在若干意義上，是因有小孩而不可免地被減少，這種事實之眞相；及男子之怕女子專心於她個人所寶貴的重要工作而相當地減少了她對家庭的專心，這種心情的眞相；及母親的職務往往妨礙女子的智力的發展，這種事實的眞相。

只有海內 (Heine) 所謂「粗中細」或我同樣稱之爲「淺中深」的人物纔沒有經驗過耶穌之贊美坦白這種嚴厲的與美麗的心靈的真理。靜聽上帝的聲音或工作的鼓勵或另一個靈魂的柔弱的顫動，這些事情每日每時每刻都使靈魂能完全倚賴它的信仰，它的工作，它的爲愛而生活的條件。由此可以使這些情感得以堅強，這個靈魂也長得偉大——這一切都需「坦白」作成功的條件；簡言之，相稱的配合，渴望完備，內心的平衡，敏捷的感情。忠於一個信仰，一種工作，一種愛，並不是責任的產物。它是生長的一種程序。

這些條件就是許多現代的，底子裏是女性的，然而是分心的，好動的，在暗中摸索的，企圖甚多的婦女所不能降服的。她們甚至可以在小孩身上——對於小孩，遊戲就是神聖的誠懇的事情——學習尊敬這些條件；可是她們卻把最神聖的誠懇的事情變爲遊戲。

反之，其他婦女都開始了解這些生長的條件，及領悟到婦女在家裏的被保護的地位是使她的對家庭的情感能獲得那種只自由專心纔可以達到的深奧之處。可是如果這種事情已不可能的話，則婦女便會以較少的宗教的親熱之態度來愛那些屬於她的人。最足以表明男子與女子在

這方面仍然存在的分別，莫過於以下這一種事實：就是大多數男子會目自己爲不幸的，如果他們的整個能力的運用完全集中在家庭裏面，而大多數的女子則仍然覺得她們自己是幸運的，當她們得到盡量地運用她們固有的傾向之機會。因爲大數的女子都是愛直接的及親近的人物，而男子的愛的權力則往往找尋遙遠的目標。女子之快樂是在她之能把她的愛施予一個與她有密切關係的人；如果她不能這樣做，則她也許是有用的、順從的、知足的，可是永不會快樂。（註六）女子的最堅強的「原始的本能」與她的最偉大的文化的「職務」相合，這件事實是她本身的和諧之一個要素。

現代發育成熟的母親刻刻都感到一種感謝的歡愉，爲的是她過着最完善的生活，當她能把她的已發達的人的能力，她的解放了的人的個性，用來建立一個家庭及從事母道的職務。這些被視爲及默認爲屬社會的——在現在使用這個名辭的概括的意義上——機能，予新母親以一個比現代商業的工作所能予她的較好的機會來運用她整個的個性。在一種這樣的現代商業的工作內，她須壓抑她的本性之理智方面或感情方面；在另一種這樣的工作內，她須壓抑想像的生活

或意志的生活。反之，在家庭的責任內，這些精神的能力可以一致工作。無疑的，這就是——就一般而論——女子之所以變為更和諧的，而在任何特殊的危急之秋，男子變為更強壯的，女子變為更精神充足的，男子變為更有才幹的，最深切的理由。因為這個原故，男子們較願意為一種思想，或一種工作的成就而作偉大的犧牲；女子們則為與她們有密切關係的人而犧牲。然而，在早前的時候，因為男子對於女子在思想與志願方面只求其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而對於增進他個人及家庭的安樂方面則極求其能夠不斷的努力，由於這種要求，便將女子精神能力之合作無形中壓抑了一部份。現在的母親能以分配者的地位來運用她的教化，她的思想，她的監察力，她的判斷力，使女性的先見與組織的才幹成為十分有效的。她用一大部份的精力來選擇重要的東西，并使次要的東西列於隸屬的地位，她用精力來創造物質工作的種種便利，使她有時間及工具來從事於精神上的有價值的工作。喔，這種精神上的工作現仍為細小的，私人的家庭之家政及國家的家政所忽視。做一個母親，現代的女子得到最適宜的機會來擁護自己做一個有思想的及有志願的人。

母親的職務的重要性，甚至曾為適度的女權運動者所賤視。然而這些事實是不錯的，當她們

證明這種職務因履行得不妥善或有缺點而致它的「神聖義務」只成爲一種空論——這一種論斷是尼采與女權主義在一個短的時期內所一致主張的。母親們須要這種藐視的刺激；她們的責任心，她們的一般教化，她們的個人的自立都有爲婦女運動所喚起之必要。只有如此，這個新時代纔可以得到一種新婦女，她們目前企圖以自修的方法來使自己有從事母親的職務的資格，并希望着一個爲所有婦女而設的母道的義務教育將能實現。當婦女不受任何訓練便可以實習這種職務，則普通的母親能爲一個良好的教育者這件事，是完全沒有可能的——除非她們把母愛及母愛對於小孩的本性之直覺的了解看得甚至比外間的教師還高。正如一種歡樂的聲音使一個鄉村少女成爲一個「天然的歌者」一樣，自然常常使若干母親——民間的婦女也有份——成爲小孩的天然的教育者。

差不多每一個偉人的自傳都表明母親因她的人格而在她的兒子生命中所佔的地位，她在家庭中所散播的空氣，她的直接的與間接的影響。可是，只有本着有意義的目的而形成的天才之教化，纔能使母親成爲藝術家。

當尼采書：「一個時代將會降臨，在那個時代我們的唯一的思想就是教育。」當他把這種教育特別放在母親們的手裏時，她的意思絕非指那些教育的藝術而言。反母者相信他們爲保護兒童而反對由母親施行的「藝術的有創造力的」家庭訓練。因爲在他們看來這種教育是一件損害小孩的特性的暴行。

進化論及真正的婦女運動所產生的「新母親」，抱着極深刻的敬意臨在神密的深淵之前，稱她的小孩爲一個貯藏人類整個生命的東西。小孩的本性愈優美，她便愈熱心在設法爲他保存他所需要的「坦白」，同時爲他備辦使他自謀生計的材料。她保證小孩的適合於他的年齡的娛樂，對於這種娛樂，在以後任何一個時候，他都不能像現在享受得這樣深切。

他的遊戲的伴侶與書卷對他的影響，自然、藝術、音樂、談話、對他的影響，小孩所遭受的整個家庭的環境對於他的影響，尤爲重要者是父親與母親的人格與興趣的影響——一個教育專家的母親注意這一切，俾能知道小孩的自然傾向，然後「直接的強固及鼓勵」它。同時她設法找出她需用何種「制止的方法」，「來使這種自然的傾向之生長不爲次要的性質所防礙。」但是，新式的

母親并不想將這些次要的性質廢除，因為她認識麥子與莠草的異同。盛行至今的，曾使用一種約束的壓迫或曾加「有罪的人」以損害的，基督教的教育，一定要被破除及屈服；這種教育是採取皮毛的，而不是心理的方法。

新母親尤以棄卻這種前時的方法爲其特徵。在若干的範圍以內，她許她的小孩以完全的自由，在那些範圍以外，她則要求他們無條件的服從。她幫助小孩爲他自己找到愈來愈高尚的約束的動機。這件事情是她所能辦的，因爲在開始的時候她便已照料他；年復一年，她努力不懈地去建立良好的習慣；她曾試把食料、洗澡、床、衣服、空氣、及遊戲作爲使他的強壯、完善、與貞潔的幫助——以爲他以後的行爲的基本條件——這種按照一定方法的身體上的照料，可由母親親自爲之，否則，在兒童時代的初年，僱用的工人也許會因不小心，愚笨、殘酷、寬鬆，或過於放縱而毀壞了顯赫的可能性。如果不讓自然的可能性入了歧途或被毀。這種防止的舉動包含一切爲一個母親所給與的東西，則這一件工作將會比任何社會救濟的工作重要。

新母親的特色是她知道小孩的頭幾年的絕大的重要性。在這頭幾年中，必有的「訓練」開

始，小孩們將來的生活要因這種訓練所採用的方法——是屬於拷問的抑屬於教化的，是不合理的抑或是合理的——而決定。對於建立內心自願的服從以代替一向由外力致成的強逼的服從；保持已獲得的自制力以代替從外而得來的自制力；喚起自動的棄戒以代替強逼的棄戒；這些大的問題都須解決。因為服從、自制、棄戒的能力是一生行爲的基本品質之一。新母親也如前時的母親一樣的知道這一點。可是她想以慢的及可靠的方法來創造這種能力。對於身體方面的及心理方面的勇氣也以同樣的方法得到，這種勇氣在早年的時候往往會因極度的驚慌而永不能再出現的。習以爲常的，以強迫及禁止爲根據的訓練，只發生表面的影響，並且防礙小孩經驗「他自己的選擇的結果。」

這種用結果來做間接的教育之方法就是新母親的方法。欲使小孩真能擔負他的行爲的結果，她之不斷的注意及耐久性是需要的。做這件事情，她所最須要的是時間，時間，及還是時間。用干涉、防止、處罰等方法，固然可以早一點收到好的效果，然而這種做法卻把真的結果去掉。由於這種方法，小孩的內心的生長便被剝奪，這種內心的生長只有那含有苦與甜的成分的，經驗充實的實

在事物纔可以給與的；而這種生長則是新母親所設法增進的。作這種程序所需的時間比心理學的下棋的遊戲還要多，這種遊戲是在乎以白棋來打倒黑棋的，換言之，由於小孩自己的活動，以正面的特性來征服反面的特性——這一種工作，在開頭的時候，小孩須受指導，正如在同化其他各種技藝的成分時之須受指導一樣，可是後來她便可以自己完成這種工作了。現代關於精神的範圍的研究，使我們發現許多危險。這些危險使我們需要精神衛生學之新方法，正如微生物學在身體的衛生方面之發明使我們見到身體上的新危險與其需要一樣。可是我們仍遺下精神的能力沒有運用，我們仍誤解有時會激烈地改變教育的方法之精神的規律。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候，新的母親會爲兒童設立一種法定的保護，這種保護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只引起我們一笑而已。例如，法定的禁止父母及教師施行有形的處罰；法定的禁止小孩工作，禁止某幾種住居的情況，某幾種「娛樂」，某幾種對於出版物的不適當的用途。目前每個教育家都得把這些法律放在自己頭上；都得勤勉的創造相反的勢力來與特別由大城市所產生的危害小孩子的惡勢力對抗。（註七）

新母親把小孩帶到自然的境界去，并設法以適合的工作來滿足他們的對於活動之熱心，及以適

當的方法來鼓勵他們的愛好發明之心與他們的想遊戲的衝動。在鄉村裏面的小孩可以供給自己許多自然的消遣。然而城市及鄉村的小孩都須要一個熟諳自然的母親，她可以答覆那些小孩爲自己的觀察所激動而發的問話；這種母親現已在繼續地增加。城市及鄉村的小孩也須要一個可以講故事的母親。正如住宅區中的花園之最明顯地表明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是如何地與自然分離一樣，現在爲小孩而設的「故事夜」表出小孩們是如何的遠離母親的左右——她從前在講故事、遊戲及唱歌時，把小孩們齊集在她的左右。最後，小孩所需要的是母親之謹慎地顯示性的「神秘」。這種神秘往往在早時便困惱小孩的思想。這種神秘應由母親寧靜地及漸漸地介紹與小孩們。

一切這裏所概述的教育的影响不單是從覺悟的，非凡的母親發出；現在一般的母親也把它們運用得比五十年前的注重精神的母親還要得當。

欲使這些影響在可能的範圍內收到最大的效果，則這些影響在天才的教育及普通小孩的教育是同樣的重要的。這種影響同樣的強固天才的固有的傾向及世世代代的提高普通人的地

位，使人們能過比現在的標準更高一點的生活。新母親知道利用一切這些在小孩生命中的頭七年間出現之機會，母親的仁慈、溫柔、及忍耐是不足够的；此外他們還需要智慧、幻想、優美的情感，科學的觀察的方法，倫理的與美的教育，及其他她們所具有的精神上的獲得——婦女運動的直接及間接的結果。

當學生與伴侶的生活開始向小孩們招手的時候，當母親的影響——就是說那尊重特異的性格，人的價值，及小孩過自己的生活的權利之新母親的影響——變為更間接的時候，她也記着一件她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當兒子及女兒回到父母的家裏時，他們應該能找到母親，他們應該可以在那裏呼吸到一種和平及親熱的空氣；他們該找到眷顧的目光，愛聽從的耳朵，有幫助的手；做母親該有必需的鎮靜態度，優美的情感，觀察力來了解，而不致于少年人的衝突；她不該要求信任，可是得時常準備接受信任；對於少年人的工作計劃，失望、快樂，她都應該表示重大的同情；她該時常有時間來撫愛、流淚、笑、安慰、及照顧；她須揣度他們的心境，及預料他們的願望。由於這一切的方法在小孩及她自己的不知不覺中，她使她自己的人格在小孩的靈魂裏面永垂不朽。

那種她沒有以她自己的生產的工作來表現之才能，也許往往就爲了這個沒有表現的原故而在後來做成社會事業或藝術工作之兒子或女兒身上裨益人類。在這個兒子或女兒的靈魂裏面。母親會培植社會的思想、夢想、及叛反的思想。尤爲重要的是，在男孩子將變爲少年及女孩子將變成少女之好動的，易感的，決定一生的時期，做母親的需要安靜及餘暇，俾能予難以形容的貧困的小孩們以丟勒（Direr）的美麗的辭句所謂「她的心內所貯藏的，秘密的財寶。」

當我們找到這樣的母親，及我們已經找到這樣的母親的時候，她便是婦女運動播在女子的本性的域區內的種子之最豐收的果實。

因爲新母親曾爲自己在自己的個性四週創設一個空場的原故，當她的兒子或女兒離開她來爲他們自己創設同樣的空場時，她便會體諒他們。因爲每一代的少年人都會棄絕他們的父母的理想及目的。這種認識并不能防止新母親——如它之不能防止前時的母親一樣——不因不可免的被棄而感到痛苦。可是新母親期望有一天兒子及女兒都會自由地選擇她做一個朋友，當他們發現了母親的個性能給與他們一種如何有意義的愉快。

有如鳥巢之只爲小許的稻草及絨毛所造成一樣，家庭的情感是由溫暖的，簡單的東西而成的；是由那些不能算爲政治或經濟的要素之細小的活動而成。當塞干丁尼 (Segantini) 畫兩個尼姑深思地望進鳥巢的時候，他表示出爲許多現代女子所經驗的最深切的痛苦。這種痛苦是起於她們自覺她們的生活雖然自由，然而孤寂的，因爲它會犧牲了她們組織家庭的權利。致它不能予她們以自然認爲她們該有的創造的歡愉，及在她們所生的小孩身上延續生命之歡愉。

在這裏我們達得一點，在這一點上婦女運動與其他社會革命如鐵路的軌道一樣地平行不背，并趨向同樣的目標。現代的男子及女子，尤其女子，因失了安全及同性的感覺而喪失一個獲得幸福的機會。正如因爲擁有財產的家庭從前有做祖宗傳來的財產所有者這種安全的感覺的原故，家庭各份子在家內都有安全之感。現在做兒女的不能肯定地倚靠父母，做父母的也不能倚靠兒女；妻子不能倚靠丈夫，丈夫也不能倚靠妻子。每人都各走極端的只去依賴自己了。人的性格會因此而變更。正如樹木之會變更，當它們被遺棄孤立在侵蝕了的，它們曾是一份子的樹林內一樣。如果它們能抵抗暴風雨，則它們所產生的「性格」會比它們在密切地站在一起。在強逼一致的

互相保護之下時所產生的更偉大。

從最初期的少年時代，無數的女子現在須照料自己，及爲自己決定一切。於是現代女子以犧牲她的和平來增加自立的感覺；爲她的個人的特性，而犧牲她的和諧。她的孤寂之感因社會的情感之增加而相當的得以減輕。可是這種社會的情感并不能賠償若干本性之利益的損失。這些利益是前時的女子所佔有的，在那時她們安全地及受保護地居在家門之內，啜吸家譜中之精華，遵守家庭的習俗，維持舊節日的習慣，過前時的生活同時又過着現在的生活。

新女子過着現在的生活，有時甚至過着未來的生活——她的幻想的境界！舊浪漫主義的「一所茅屋及一個心」這種熱誠對於她已沒有魔力了。因爲她知道實在的事物的原故，她不會輕信女性的二乘二可以會變五這種妄想。反之，她知道的是從幾個四的數目，她可以慢慢地做成十六。前時的女子只能保存，新女子可以取得。女子的對於生命之美麗的，愚笨的迷信已消失了。可是她的切望成就之心仍然可以移山，她的勇敢往往仍抱有一個夢想的光榮。智識的價值對於她已不復是種娛樂，而是生命的必需品；因她的教育，她發展了她的求真理及正義的情緒。這種事

情並不保證新女子時常免除新的妄想及錯誤的感覺，也不能防止她發展那最少具有可疑的價值的情感。可是由於她之決定「做一種人」決定做一個具有特性的人，她已獲得一種對於具有善及惡兩種不同的表現的生命之愛惜；獲得一種新的能力來享用她自己的及他人的個性，及一種因表示她本身而生的新快樂——有時是一種不害羞的，傲慢的快樂。甚至在鬚髮的，頭戴紅帽的女學生的炯炯的目光中，我們也找到反叛的表情，這種表情替代了前時服從社會的態度。

現在的青年的女子，已婚的或獨身的，做母親的及沒有小孩的，都仍比男子更有精神，更有勇氣，更切望生活。因為一切對於男子久已成爲必然的東西，對於女子仍是新的，豐富的，使人迷惑的，如自然中的自由生命，學術的研究，重要的藝術的工作，經濟獨立等事件。甚至一個優美的及精神飽滿的女子，對於她自己及他人也具有一種嚴厲的態度。這種態度是一個觀察者所自然而然地感覺到的，當他稱有些女子爲一個把她所選擇的路程「看得太嚴重」的人。現代年青女子所最希望的是她自己的人格之提高。當她確知她的意志力已增長，她的能力變爲更確定，她的思想的深度更加大，她的思想的聯想力更豐富的時候，她所嚐到的快樂與一個有同樣的遭遇的男子所嚐

到的相同。她願意地選擇她的工作及聽從她的命運；在痛苦及快樂中，她嚐到精神上生長之幸福，她愛她的人生觀及她所委身的工作，往往如男子之愛他的人生觀及所委身的工作一樣地熱誠。

如果我們以現在十七歲的少女與她的生在前世紀中頁的祖宗比較，我們發見前時的少女多半爲情感所搖動，而現代的少女則多半爲思想所指使。前者較向生命的中心，後者較近生命的週線；前者較熱情，後者較有智力；前者較均稱，後者較有趣味。

現在的年青女子有時所嚐到的不安靜的心情，不確定的心情，空虛的感覺、痛苦，第一是由於宗教信仰的解體。這種宗教的信仰曾予老一代的解放的婦女以一個內心的鞏固、忍從、及自修的精神。科學的研究曾剝奪了許多現代婦女的信仰，而能創造一個新的，合乎她們的需求的信仰之婦女，現在仍是很少。於是無家可歸的表面的環境復加上一個內心的離異的狀態。這是真的，婦女運動會因替女子打通到男子的文化之路而間接地做成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因爲男子也受到同樣的痛苦，所以覺到痛苦的最大的原故也許是因爲我們的文化之不穩，無目的、及無格式；而我們的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爲目前沒有一個宗教的中心。甚至將來的時代也不能予人類以一個如

中世紀的，例如，天主教一樣的，新的宗教中心。個人主義的成功已永久地斷絕了這種可能性。

可是以往的宗教之崇敬母道如神秘的事這一個要素，中世紀的宗教之崇拜聖母瑪利亞這一個要素，曾被進化論送回給現代。這種思想所必需的普通的真確性企圖再次予文化以一個中心。偉大的，孤獨的人——往往是先知而不是女巫——會宣布這一代的宗教。可是只有父親及母親把他們之希望一個較高的人類這種虔誠心注入小孩的身心裏面，這種宗教纔會成爲生動的。當婦女爲這種希望，這種新的虔誠心所滲透時，她們便會回復目前——半由於女權主義——失掉的虔誠、安寧、及和諧。

婦女運動所設立的女子與家庭間，女子與社會間，的無數的關係，及一切因這些關係而有的新的精神的力量之交換，都不能有一個固定的方式，最少在婦女運動仍是「一個運動」的時候；簡言之，一天各種事物似在流動的狀態中，仍在變化中，則人與人間的一切精神上的關係都得變更它們的方式。情感之繼續更新的，細的，深淺表現，不用以言語來表示的情感表現，決定了每個女子的靈魂及每個女子的命運。甚至舊的情感也續繼地受到不同的色度，不同的音調。因此，我並不

是在制定什麼法律，我只是復述那以從前講及現代婦女的靈魂——現代那部份在二十歲與三十歲之間的人，也就是現代那部份決定最近的將來的人之靈魂——之言論為根據的若干建議而已。

因為男女同校已愈變愈普遍的原故，男女兩性彼此都開始對對方更為尊重，女子及男子都開始在工作上找到自重心。當所有受教育的及有工作能力的女子最後都變為社會裏面的意志堅強的，自給的，合作者的時候，沒有一個女子會為任何外來的利益而給與或接受愛情。不藉愛情來得到外面的約束及物質上的利益——這是發育最完備的現代年青的女子視為新性道德的最終目的。

新女子深切地相信，只有兩方的各種外面的權利都消失了，當男子及女子在法律的權利及個人的自由方面都完全平等的時候，兩性間的關係纔會得到它的真美及聖潔。

她要求合法與非法的對比，窮與富的對比，男孩子與女孩子的對比，都該消滅；她要求社會對於所有的小孩之完人的發展都該表示同樣的興趣。她知道當兩性都振起一種對於後代的責任

心時，則性道德的真正的事務便變爲一種子種族以一個愈來愈完備的後裔之努力。爲了能充分地了解這種使命的原故，少女及少年男子今後都須求關於對他們自己及他們將來的小孩的性的責任之指導。

新女子也深切地相信只有當她感到快樂——快樂表示個性所固有的能力之發展——她纔能合適地履行她的做女兒，做妻子，及做母親的責任。她可以自覺地犧牲一部份她的個性，例如棄去一種才能的發展，可是她永不能壓服或拋棄她整個的個性而同時又做一個最廣義之社會的或家庭的意志堅強的份子。她須擁護她的人生觀，她的權利的感覺，她的理想。對於她，沒有一種對小孩，丈夫，或家庭生活的社會方面的考慮是高過她對自己的個性的考慮的。當衝突發生的時候，她想盡方法來找到一個使她履行她的責任而不致毀滅她自己之解決方法。可是如果這一點辦不到的話，她覺得她的第一個責任是不讓自己在精神方面或身體方面亞於她的理想。因爲這樣會使她不能正確地履行那些她會因之而自己犧牲不少的責任；這些責任，她後來也許能在其他狀況之下履行之，倘若她會使自己避免爲兇暴或專制所毀滅。

可是在新婦女的心中，與個人主義同在的是一種希望生活統一的情緒——在這種統一的裏面，一切事物都是它的一部份，沒有一件事物會失掉。於是，她便不會視丈夫及小孩為繼續不斷地要求犧牲的人及視她自己時時是一個犧牲者；如在這個種族的古代一樣，她覺得自己及他們都是時常互相因彼此而生存的。她並不為她的愛好所消耗，因為她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她會使她的所愛者得不到她的個性的財富。雖然她不會像前時的女子一樣地完全放棄她的自我，可是她也不會如若干現代的女權運動者之無限制地保留它。她將以更高尚的標準來保存那種舊的分工的辦法，那種分工使男子打獵，打仗，作種種的征服，因勝利而得到前進；使女子把新的領土變為可以居住的地方，使她為自己及她的人而利用捕獲品，使她遺傳已得的東西給後代——一切女子前時的守火及耕田的工作都是美麗的象徵。她覺得男女兩性各人為個人及人類的幸福而從事自己的工作，且站在平等的地位在不同的工作中幫助對方時，則兩性都是最能幹的，而社會的獲益也是最大的。

許多男性的粗暴及專制的行為仍然存在，許多法定的工具仍聽男子的使用，致他能無罪地

施行這種粗暴及專制的行爲，這種事實，就是新女子爲什麼往往仍是一個「女權運動者」爲什麼仍保持婦女運動的基本的主義之原因。可是她並不是一個攻擊男子的女權運動者。她的解答是常常如瑪利窩爾斯吞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 Craft）的解答一樣：「我們不希望統治男子，只希望統治我們自己。」在熟思及判定事情中，她現在往往表露出從前稱爲「男性的」特性：實用的智識，真理的愛好，深信的勇氣；她漸漸地停止不當的推諉及空洞的言論；她提出較多熟經考慮的改良的提議。簡言之，婦女運動現在具有一種較普遍的，非單方面的女性的性質。它漸漸地着重的事實是，婦女的權利是一種必要，使她能在細小的，個人的家庭內履行她的責任，并在大的，全人類的家庭內爲大眾的福利而運用她的能力。新女子不想取男子的地位而代之，也不想廢除社會。她希望她能隨處隨地運用她的最善美的特權來幫助，供給，安慰人類。可是她一天得不到一個公民的自由及沒有充分發展人類的個性，則一天不能這樣做。她知道這不單是她個人的幸福的條件，也是男子的幸福的頗重要之條件。每一個工作，奮鬥，及受苦的男子，都有一個與他同受痛苦的母親，妻子，姐妹或女兒。每一個就她所長而工作及奮鬥的女子，都有一個父親，一個丈夫，一個

兄弟，或一個兒子，對於他們，她的貢獻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含有重要性的。尤爲重要的是，現代女子明白在每個婚姻裏面，如果做妻子的仍因男子之錯用他的法定的權威而受苦，則在最後的分析，還是男子遭到最大的損失，因爲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他是用不着運用仁慈，用不着運用正義，也用不着運用智力纔可以做家庭內的統治者的。因此，當妻子在法律與他平等時，這些合於人道的性質便是他所必須開始發展的。

新女子的神聖的信仰是男女一塊成功，正如他們之一塊失敗一樣。

古代的墳塚，在那上面男子及妻子并肩而立地向着永別之路的墳塚，足以做現代男子及女子之踏進新生活的象徵。在這新生活裏面，他們共同工作，使兩者的最高的理想——正義及仁愛的理想——得以實現。女子的母親的性質是應用來爲小孩們，弱者，及受痛苦者謀福利。女子得到機會來充分地與普及的運用她的社會的母性，這個時代的降臨，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將來某一個時代，人們會非笑我們這個仍慣於辯論這樣明顯的事情之時代。而那些現在嘲笑婦女運動的人將最爲人所嘲笑的。

那時我們將得到一個關於當時那些巨大的勢力——勞動男子及女子的解放運動——的場面，這種場面使我們看到男女兩者都是如何的需要，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了解社會政治的目的不在物質的生產的質量，在種族的較高的栽培，而欲達到這個目的，則母親的職務須受到現在國家給與武官的尊榮及供奉。

被自然造定為溫柔生活的創造者及保護者——自然甚至在植物世界裏面也為這種工作造定這種奇異的設備——的婦女將不復反對與自然作較親密的接合，與土地較接近，較像植物，在外表上較約束，因而在內心方面也比男子——往往有較多如森林野獸一樣的行動自由之男子——較不活動。將來的女子將不會如現在許多女子一樣的希望她能除去她的女性；可是她將能免除性方面的過度發達，以達於做完全的人。人類普遍的性格，因為原始的分工，父親須把他所有的精力用於一個方向，母親用於另一方向，而逼得潛伏不見。至今則因競爭生存的教練之便利而在兩方面發展：女子可以發展潛伏於男子身上已成爲活動的「男性」之性質；男子可以發展

潛伏在女子身上已成爲活動的「女性」的性質。可是會因發展而鞏固的這些特性之比例率，大體將仍是固定的——這個比例率在進化的發展中，關於內心的創造能力這方面，會予女子以優勢，而關於外面的創造能力則予男子以優勢——這一個比例率目前曾使女子成爲感情方面較有才能的人，使男子成爲思想方面較有能力的人；使她成爲精神生活的範圍內的傾聽者及渴望者，使他成爲制度的始創人及研究者的先鋒，因此它會予她以較基督教化的美德，而予他以較異教化的美德。兩性的普遍的，人類的性格之增進也提高了他們運用他們的特殊的功能的地位。這些功能對於文化是一樣有價值的。一性可以——當他這樣希望——擔任他性的文化的功能，這種事實也漸漸多起來了。

反之，兩個精神上的性的品質之完全的融合，會得到與身體上的陰陽合體的同樣的結果——不生育的天才——我們用這個名辭是指天才詩人而言，因爲至現在爲止，只有詩這個範圍有女性的天才——如上面所聲明的，包含男女兩者，可是兩者并不和諧地混合。因爲這種天才正如我們所想像的神人一般，既非男又非女，所以不繁殖。在詩人的靈魂內并肩而立的男子的與女子

的特性，以合作的方式來產生作品，然而，它們輪流地企圖竊得全權，於是不和諧的狀態遂參進那些想同時履行普通的人的責任及性的責任的人之生活中。這實足以成爲男性及女性的天才詩人之所以往往沒有後裔的理由之一，在其他情形之下，一個無關重要之理由是他們的本性不能從事雙重的生產，詩的創作已接受了他們身體上及心理上的能力之最豐富部份。

在這裏所發表的關於天才的意見，無論其爲正確與否，都不致影響普通的情形。因爲天才常常會隨心所欲而行，而平常人則永不會如此的。從平常人的觀點看來，除去精神上的性的品質，對於文化及自然都仍是一件更不幸的事情。因爲就是這種精神上的及身體上的性本質的分別，使愛情把兩個人融合爲更高尚的一個，在這種高尚的結合中，男女兩者發見彼此本身都得到充份的表現及調和。精神上的分別除去，則心靈上的愛便會消失。於是，在一方面，只剩下配偶的本能，而人們便一定把這種本能看成如禽獸的生育本能一樣；在另一方面，則只剩下那種與在同性的友誼中表示出來的相同的同情——那種個人的分別，而不是性的分別，成爲它的吸引力之同情。反之，在愛情裏面，同情心是按能率而生長的，普通人的性質及性的吸引力愈大的人，則男子身上的

「男性」愈爲女子身上的「女性」所吸引，而男子身上的「女性」也同樣的爲女子身上的「男性」所迷惑，反之亦然。可是如果兩性都不需要對方的精神上的性別來做他的補足物，則人們在戀愛這方面便回復古代的性關係的觀念了——關於這種性關係的觀念，柏拉圖會下最後的合邏輯的結論。

當男子覺得他自己是母親及小孩所需要的人時，他的靈魂的裏面的人道便會強固起來。當女子以甜蜜及溫柔的態度來教男子怎樣戀愛，不是怎樣希望時，他的人道便會大大的增加。

在我們這個時代，普通的男子都開始知道女子并不希望他做一個男子，她輕視他爲一個次一等的人，而不需要他做供給者。他完全不了解受最高等教育的女子所企圖，要求，及期待於男性的是什麼東西。可是他知道甚至平凡的女子也棄絕在戀愛方面他須給與她的最好的東西；他知道她爲「全人性」的理想所沾染，她不復需要他做她的性的本身之補足物。於是他的粗暴的性情重新興起；於是他的戀愛的的生活失掉所有它已獲得的人道；於是他開始憎恨女子。他所具的不是思想家及詩人的幻想的，理論的憎恨；而是那因弱者之藐視強者而惹起的盲目的憤怒，在這裏

我們也許遇到現在兩性在文學界及勞工界的鬪爭之最深的原因。

在這裏，那些極端的女權運動者不自覺的圍着一個深淵盤桓——這就是那人性的深處，那些基本的與十萬年老的人類之衝動都由此發生的深處。這種衝動是一切教化的結果與影響所不能消滅的，只要人類繼續生存與照現在之情形蕃殖下去。

女權主義會推動個人主義，使個人不在種族的範圍以內而站在它的對立的地位以辯護她的個性；個人主義成爲自我的與反社會的利己主義，雖然它的旗幟上所書寫的標語是「社會而非家庭」——這種女權主義將會受同樣的譴責，如果前述的憎恨會引起鬪爭的話。

.....

以恐怕這種極端的女權主義會勝利的態度來結束。對於婦女運動的影響之檢討，是件可憐的事情。我不相信極端的女權主義會勝利；正如我之不相信太陽目前會消失或水流會流回它們的源泉去一樣。

沒有「文化」可以取消偉大的自然的基本律；它只能使這些基本律變爲高貴；而母道就是

這些基本律之一。我希望將來能予母道以一個新的及一個比現在的家庭及社會的組織所能給與的更安全的保護。我信任一個新的，具有新道德的社會，它將組合男子與女子，個人的要求與社會的要求，異教的與基督教的人生觀，對於將來的意志及對於以後的尊敬於一起。

當世界開着這種美麗的及強壯的道德之花時，婦女運動便不復存在。可是一個婦女問題——不是婦女向社會詢問，而是社會向婦女詢問的問題——將會時常存在：這個問題是她們能否繼續更努力地證明自己有資格享受做新國民的母親之巨大的權利。

至這種道德瀾漫全人類時，婦女會終身肯定的來答復這個問題。她們的終身肯定的答復的結果，不但使婦女本身的而且全人類的，生活大大的增長。

(註一)向英國女子查問她們願意做男子抑或做女子，結果，在七千個回答這個問題的女子中，三分二的女子希望仍做女子，其最重要之目的是做母親，三分一的女子則希望做男子。這個不願意做母親的人的數目也許是這樣一個考查在歐洲所能引出的最高的數目。可是甚至這些希望結婚及做母親的女子也覺到爲婦女運動的狂熱者創造的思想所壓逼，這種思想往往以下面兩個前時的同學談及第三者時的會話表示出來：「某甲——她現在幹什麼？」「沒有事情幹——她已經結婚而且有小孩了」

少女因想走路不濕鞋子而踐踏她帶給母親的麵包，這種舊的民間神話，可以作許多現代狂熱的女子之象徵；把生命最大最完備的寶物作食料，以供虛榮的獨享。

(註二) 布勒特哈特 (Bret Harte) 所著的 "The Luck of Roaring Camp"

(註三) E. Carriere and Segantini.

(註四) Max Kruse 所作的 "Liebesgruppe"

(註五) 在沙爾羅特柏金斯斯泰孫 (Charlotte Perkins Stetson) 及羅薩美利德 (Rose Mayreiter) 的作品中，這種思想的能力大大地被增進。我發明的反母道這個名辭是用來形容後來前進的理論，因為非母道這個名辭是指一種精神的狀態，「母性」的對偶。母道的學說與反母道的學說相反的是一個婦人所過的生活是最緊張的及最廣闊的，最個人化的及最社會化的；她對於本身是最自由，而對於他人則是最有效果的，最利己的及最利他的，最能容納的及大量的，因為一種自覺的願望，而借母道的功能之物質方面及心理方面的運用來提高種族的生命及她自己的生命。

(註六) 人們甚且可以表明，如果男子侵入所謂女子的範圍 (例如烹飪術或縫衣術)，則他很平常的會有新的發見及獲得偉大的成功。

(註七) 這種情形的最好的證明是，許多女子，在過着一種表面上毫無顧忌的生活時，只好比鵝或孔雀一樣，而當艱難的

日子來臨及予她們以發展她們的愛的能力時，則她們不單證明自己是女英雄，而且斷言那些她們曾犧牲自己的年頭是她們的「幸福的」年頭。

只舉一個例子——不知多少小孩的權利的觀念爲「科柏尼船長」(Captain of Kōbernick) 在釋放時所受的待遇所貶抑。